

護

亭

著 玲 丁

美麗書店印行

1734

丁玲女士著

韋

護

海上
美麗書店印行

1930 8 15 初版

1931 3 20 再版

1 --- 400 冊

~~~~~  
不 準 翻 印  
~~~~~

每冊實價洋八角

上海美麗書店印行

第一章

一

章護穿一件藍布的工人衣服，從一個僅能容身的小門裏昂然的踏了出來，那原來缺乏血色的臉上，這時却仍保留着淡淡的程層興奮後的緋紅，實在是因爲爭辯得太多了，又因爲天氣太悶，所以呼吸遂急促得很。他沒有注意他那步伐的不適宜於他身體，很快的朝那胡同的出口處奔去。而且在心中也猶自蘊蓄着一種不平。他覺得中國的這般人，這所謂同志，所謂康敏尼斯特，不知爲什麼只有直覺，並無理解。又缺乏意志，卻偏能固執。他一迴映起適纔的激辯，他不禁懊悔他的回國了。在北平的如是，在上海的如是，而這裏也仍然如是。你縱有清晰的頭腦，進行的步驟，其奈能指揮者是如此其少，而欠訓練者又如此其多。他微帶着舉起那粗布的袖口，拭額上的汗點。

「喂，德娃利斯章！那兒去？請慢點啊！」

他側過身來，那高人，穿着白袍的柯君，便站在他身旁了。他總一總眉，便

說：

「對不起，我要用飯去了。」

「呀，正好，一同去吧。」

柯君的殷勤，並不能引起他的興致，但他不願再回絕了，只好請他到遠一點的唱經樓那裏去。因為在那裏有一家吃麵包的地方。

時間是欲暮了。一陣陣的歸林的烏鴉，慢天的飛旋起；遠寺的鐘聲也不斷的顫響着。兩人在不明的路上向東行去。章護看着偶爾閃起的燈火。不覺連步履都似乎有點惆悵的樣子，在少人行的馬路上，很懶然的拖着了。

另外那人，也默然的隨着，時時看那路旁的矮瓦屋，及屋前張望着的窮人。那些人都裸着半身，赤紅的背，粗的短髮，並帶着極與那強悍身軀不調和的閒

暇，悠然的揮着大扇，或抽着烟桿。他又去望天，滿天陰沉沉的，無一顆星。他自語般說：

「我想快要下雨了，星都被吹走了呢。」

剛說完就覺得錯了，因為確是沒有一點風。想去改正那吹字，但身旁那人並不作理會，所以只在心上加一個改正，並沒再補充出。他覺得他的德娃利斯彷彿很着惱似的，便又搭訕的向他問及許多閒事。

這個便也不住的隨口答着，且問：

「你怎麼像個安徽人？」

「可不是，我就在安徽生長的。」

「我早先只看你身材和氣色，還以為是個北方人呢。」他實在不能被什麼引起趣味，而且很覺得這談話之無聊，但人情和工作，都磨煉得他很不願使人感到不快活，他簡直是一個很能犧牲的世故者呢。

於是柯君便講起許多故鄉中的事，話又幾次為對面衝來的行人打斷了，因為這已是一條很熱鬧的，有着店鋪的大街了；他又不憚煩的繼續着講，而章護卻很抱歉，他實在聽得太少了。

在一家有着玻璃窗的門邊，章護便讓柯君在前，走進了這家在這街上很放着異彩的洋菜館子。零零落落有五六張小方桌，桌上鋪了灰色的白布氈；在另一張大白木桌上，擺滿了玻璃杯。他們在最後的一張桌上坐下了。同時還有兩個學生模樣的人在吃刨冰，詫異的，又缺乏敬意的給了穿短褂的章護一個白眼。章護也同時感到這衣服之不適宜於此地了。他輕聲說：

「忘了到對門那家天津館去了。那火燒很不錯呢。柯君，我很失悔到那地方來，我沒有換衣服呢。」

「不要緊，夏天，誰留心。」

菜一樣一樣的依次上來，口味真奇特，那炸魚，像麵醬，那牛排，好難嚼

呀，章護不禁笑了。他想起那些連麵包屑都感到是美味的人們來，他眼前所恍起的，又全是那些裹着大圍巾的女人，和穿起大皮靴的瘦弱小孩來。而且他那時，不也正是每天只能得一磅麵包和十支烟捲，雖說他每星期都能領到很夠用的薪水，而且家中也不時寄錢去。於是他將那麵包皮一口吞到嘴裏去，且讚美着：「好味呀！」

柯君被他惹得打起哈哈來了。

於是他與柯君拉雜的談着過去的事。

他的語言是超過那許多事實，而柳君的全心神是並比那一雙木然望住的眸子還專誠。末後他停了話，望見那臉笑了，他笑他怎麼他的五官就剛生好了是生爲聽人說話的。柯君還要問現在怎樣了。他告訴他已好多了，如果他現在要去，可不必爲那一切憂慮。

吃完了晚餐，章護又把腳伸長起，踏到隔壁的一張毯上去，頭仰着，腰向後

去，大大的喘着氣。他實在覺得穿短衣真舒服。但他卻厭煩的說：

「這南京真無味！」

柯君也響應了他，其實他在他的那蒼白和陰鬱臉上所感到的無味只有比從南京得來的多。

柯君還想找點話來說，卻一時想不起，看到站起身預備走的韋護，便又拉着他坐下，說是不如還吃點冰激淋。

韋護也無可不可的又留住了，因為他認為轉去了也一樣的乾燥無味。

在冰激淋又快吃完的當兒，柯君俯着頭去望那剩在杯中的，已變為流質的東西，他忽然叫了起來：

「走，不要遲延了。我們去吧！」

韋護冷然望着他，略帶點可笑的神氣。

他急忙站起，去穿他那件白袍，又催着不動的人：

「包你不錯，去，有趣的地方！你說南京無味，來吧，看看，這就是南京的味！」

章護以爲總是秦淮河那一類地方了；他卻搖頭，問他，他只是那樣像瘋了一般的說：

「唉，告你呵！你可要答應去，我纔說。唉，告你呵！哈，那裏，那裏有的是酒！有的是音樂！有的是放浪和自由！有的是詩！……」

章護聽到這最後一句，忍不住大笑了。他認識他一星期了，他水不想到他會說出這末一句極與他思想和靈魂不相襯的話，他一定不知在什麼地方抄襲了來的。

柯君不理會他，且放重了聲音，完成他自己的話：

「而且……有的女人！」

女人，這於章護無用。他不須要這東西。他看得太多了一月來，在北京所見

就四五十人，在上海又是二十多，且就在這南京，不就有幾個天真的女孩，在很親近他嗎？他真夠受了這東西，那所得來的不痛快，寧使他害病都成。何況他享有得也太多了。那中國另一時代的才女的溫柔，那法蘭西女人的多情，那坦直的，勇敢的新俄的婦女，什麼他沒有嘗過？現在呢，過去了。他無須這個。他只能將他的時日爲他的信仰和目的去消費。他站起身，去握他朋友的手：

「好，去你的吧！去你那有趣的地方吧！我祝福你，可是失陪了。對不起，我要休息了呢。」

柯君露出一副欲哭的臉，握着他的手不放。他非要他同去一遭不行，一分鐘也好，他完爲要證實他並沒有誑語。他又懇求了他。

韋護最後抓着他朋友的腕，向外推着說：

「好，走吧，孩子！陪你去。」

路是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街，魅黑的，沒有燈，很怕人。章護手挽着他朋友，跟着高高低低在不平的路上跑。他極目力去辨認那兩旁的瓦檐，及屋旁的小隙地，他想到一些很奇怪，很浪漫的事上去。他又望他的朋友，看不清，只是氣喘噓噓的，帶着他朝前奔。章護不禁從他朋友身上很感到趣味起來，也就微笑着去碰那肘子：

「說，到底是什麼地方？而且你，……你儘管告我，我好明白，如果真好，我就幫你忙。」

「瞎說！我是無希望無目的的人，你不必問。去了就知道。若是嫌不好，你對我使眼色，我總站起身走。」

章護一聽那聲音，其中就含有笑。看見他老不肯說，似乎問點生氣了。但覺得別人既固執着要保存那趣味，便也原諒了。卻還逗搭着說一些別的話，希望能在這裏面得事實。柯君始終少言的，一直到了一家門首。

門是又低又小，而且從那暗灰色天空中相襯出的牆瓦，也是波似的，總疑心什麼時候在風雨中便會坍倒了下來一樣。柯君輕輕的就敲門。章護朝四下一望，見鄰近只有很稀少的幾棟矮踏踏的黑屋，歪歪斜斜的睡着，安靜得像沒有住人似的。他想，這那裏像個城市。而且很疑心起來。他便看定從黑門上所現出一條長的白的柯君的影子。

一個清脆的女人的聲音便響起：

「誰呀！」

章護似乎有點怕了起來，便退一步站着。他很想立即明白這是一個屬於怎樣的社會。

「是我。」柯君柔和的答着。

「我！我」又是誰呢？「聲音是近了攏來，就在門背後。而且隱隱又聽到一羣吃吃的女人的笑聲。並且又傳來一句另一個像水在岩石上流過的聲音：『不說清，是不開門的。』」

柯君大聲答：「是我，柯君呢？」

門背後的女人就大笑起來了，且大聲朝裏說：

「唉，是柯君呢。開不開門？」

章護是爲這不敬的聲音，打起戰來了。而且氣惱着。正預備要去拖他的朋友走。而門便在幾個女人喊聲中呀的大開了。從房子裏的薄弱燈光中，辨認得出一個頗大的院子，在有着樹叢的大院中，正散處得有好些人影。章護着隨柯君朝裏走，開門的女人是站在門後面去了，等他們走了進去，纔又轉出來在關門。

兩人走到人堆的中心去。柯君極親昵的喊着一個可愛的名字「麗嘉」。章護

便也張着眼四望這些只穿着單衣的女體，更注意那所謂「麗嘉」其人者。

「麗嘉不在家。如若不願走，就這裏坐吧。」一個稍微有點胖的姑娘便站起身，騰出她坐的打張小長條板凳來。

他們兩人便坐到那條不隱的凳上去。

「柯君！說話呀，若是忘記了預備來說的，那我就替你說一句：「麗嘉不在家也一樣，橫順有你，我是不走的，就坐在這裏了。」」韋護去望說話的人，小小的一體，蹲在石階上，大約那身體的伶俐，總與其言語的伶俐一樣。而且韋護覺得這裏的人就沒有一個是生有不會說話的嘴的，且更擅長那輕蔑的笑。他沒有感到愉快，又沒有說話機會，但他忘了柯君所說的使眼色的話，他願意充個極不重要的角色，將這幕劇看完去，且看個清白。所以他毫無感到不安的靜坐在那兒。柯君反一點也不像適纔的高興的樣子了。在這裏有一種空氣壓迫着他，他沒有力量去表現自己，他無聊的向他旁邊睡籐椅上的人說：

「誰，睡在這裏？睡着了，恐着涼呢。」

一件寬大的綢衣，遮隱了那身體，蓬鬆的短髮，正散在臉面上，一雙雪白的脚，裸露着，不同姿式的伸在椅子外面去了。韋護不覺在心上，便將這美的線條，作了一次素描。他願意這女人沒有睡着去。果然，一個小的，不耐煩的聲音便說了。她謝了柯君的關心，卻又拒絕了他的關心。

柯君卻不自禁的叫了起來：「呵，是你，麗嘉！怎麼不做聲，裝睡着？人不好嗎？快告我！麗嘉！」

韋護的精神也提起來了，陡然一清爽，他看了他朋友，便又去望躺着的人。

「不，請你莫鬧，麗嘉很煩惱呢。」這不耐煩聲音，仍是從椅上答出。

「爲什麼呢？爲什麼？」

柯君便動了一下，像要伸手去扳那人一樣，忽然麗嘉便跳的坐了起來，一邊搖擺着亂髮，一過也就大聲笑着說：

「珊瑚，你們看；儀貞，你們說；不好笑嗎，這人還問我呢，告訴你，柯君，麗嘉煩惱，就是因為你來了呢！若不信，請問她們，是不是麗嘉剛纔還同她們笑着，談着得很起勁……」

麗嘉還待說下去時，那坐在石階上的小人便吼起她果斷的聲音：

「豈有此理！麗嘉！我不准你說下去了！安靜的躺下去吧，你不知道我們的柯君是經不起你的玩笑的嗎？」她又好對皇遽的柯君說：「不要理她，她常常要這樣尋開心的。她不歡迎你，我願認招待，在我房中去坐吧，這位生客是誰呢，是同鄉……」

麗嘉搶着補充說：「是同志！」

院中的人又大笑了。

柯君慢慢朝着衆人說出他的名字：「章護先生。」

章護聽到有人喚了一聲。麗嘉也說道：

領章護先生到我房中去。你們大家都來坐，來在燈光下瞻仰我的日記的作者吧。

於是章護便被擁到那有着燈光的房裏去了。麗嘉在前面，她先將洋燈捻大，又在桌子邊拉出一張椅子來，說聲「請坐」。章護便不由得坐下來了。柯君也由人給了他一張椅子。大家都坐好了。章護便來細看這所有人。他已經了解柯君於此中所處的，是一個怎樣可憐的地位。而自己現在又將變成一個被嘲弄的目標。這幾個年輕女人，都不缺少鋒利的神經，和鋒利的話語的。他不願失敗，他願使她們驚訝，她們應當知道章護並不是屬於柯君一流人，可以任她們隨意捉弄着玩的。他開始來望麗嘉。

麗嘉有一頭烏黑的頭髮，黑得發亮，蓬亂得很高，髮又長，直披到肩上了，將一個白的頸項，顯得越白。穿一件大的白綢衣，領口斜着，可以在肩頭上，見到一個小小的圓渦。她翹着腳坐在桌子上，對望着她的章護緊緊的瞅着。兩個圓

圓的大眼，大張着，也發着光，顯得逼人似的。

章護便將眼光落在她眼睛上，動也不動。

望了半天，麗嘉忍不住了：『不必如此看我，我是麗嘉，一個鄉下女人！而你呢，看你這身同你的手，你的臉皮，你的胸脯不相襯的衣服，和你這癡鍾的眼光，及你這可愛的朋友，便知道你是很自謂的一個社會革命者。雖說我很失望，你便是章護，但我相信你比你的朋友卻要高明得多。歡迎你坐在這裏，說一點話。』她把眼皮便閉了下來，裝出等待別人說話的神氣。

章護已經知道他第一步給人的印象並不怎樣壞。而且他素來就不願在女人前讓別人在他身上得了不滿去，於是他變了一個聲音說，眼睛仍然將麗嘉望着。

『有些人的嘴是生來爲打趣別人纔說話，我固然在某種情形下，也得用嘴來帮忙，然而到了你們這裏，卻只須用眼睛來看了。』

於是他巡迴望過去，連麗嘉有五個。都是在二十上下，身體發育得很好的女

人。沒有過分瘦小或癯肥。都裸着四肢；血動着，在皮膚裏；眼睛動着，望在他身上。他知道柯君要來這裏的原故了。他去望到他，柯君垂着頭靠在椅子上，不做聲。他很覺得他可憐，他也明白他縱願幫他忙，也無用。

「韋護先生！請不必浪費你的文章，留着到必須的時候使用吧。這裏只有粗野，很聽不惜這些精緻的語言。你既然歡喜穿着這身可愛的粗布衣服，則請說一點穿粗布衣人說的話，我敢担保這只有更受歡迎一點的。」這是小一點的人說的。她穿一件綠條紋花綢坎肩，坐在門檻上，將兩臂高舉着，托住那後仰的頭。有一個圓圓的額和尖的下巴。

韋護爲這些勇敢的言語，和自由放浪的舉動，提起了興趣，他很奇異這複雜的社會，而且他渴欲知道，是怎樣的環境，會將這些女人養成得這樣性情和倨傲。於是他振着精神，先泛泛的將她們恭維了一陣，然後他又找着了她們的嗜好；他同她們談講到音樂上面來，因爲他看見正有一張小提琴的匣子歪睡在牆根

邊。她們的眼睛都張開來了。麗嘉將頭靠到窗戶上去在嘆息。珊珊（那穿綠綢坎肩的）也走了攏來站在桌前面，嬌嫩的臉上，放着光。章護對於外國的樂器雖不能奏，但他知道（Chopin 知道 Beethoven. 他說得真動聽，比他在會場所激烈爭辯的言辭有力得多了。他從音樂又談到戲劇，於是末後便轉到文學上了。她們都喜歡俄國的作品，這更適宜於他，他論及託爾斯泰，屠格涅甫，梭羅古勃，她們也不吝惜的發表着意見，於是便更熱鬧了。他知道怎樣不單偏重於冷靜的批評。他又列舉些她們還沒有讀過的名作，用他的善於描摹的言語，於是故事便更有聲有色了。他又不忘了說一些名人中的軼事，有趣的，或是戀愛的。這都是些女人們所最愛聽的，所以漸漸她們都忘了一切，她們不再去敵視他，不再想到他是一個康敏尼斯特。在每個眼光中，他懂得他很得了些尊敬，和親近。他也不覺得她們是完全只知道嘲弄男性及無意義的瞎鬧，而且在每個腦中，也不是全然無理解。她們只是太崇拜了自由，又厭惡男性的自私和淺薄，所以她們處處就帶了

輕視，而且，她們是很誤解了馬克斯，是無疑。所以章護在這些地方，總常常留心，不願太袒護了自己在政治上，社會上的主張。他們講的是自由，是美，是精神，是偉大。她們都覺得投機得了不得。最後她們講到戀愛了。蘇俄的婦女，使她們崇拜，然而她們卻痛叱中國今日之所謂解放的，革命的婦女。章護便反對了這話。他說他最怕的便是蘇俄的女人，她們都具有那健壯的身體，和能長談的精神，她們不管一切，鬥也不敵的便到你房裏來了。將大的兩股塞進軟椅去，便抽起烟來。她們自己以為可以發笑的話又特別多，不管你聽不聽，總是大聲說下去。而且找着你鬧的方法又不少，無論你怎樣表示，總仍然有感到趣味的才能。他說他就最找不出精神來同她們做無味的消遣。這話使她們都笑了。麗嘉還說她就只歡喜這些能使男人也討厭的女人。章護又恭維了一陣中國女人之有希望，每句話都是向着她們身上投來，所以這話是更有了效用。

一直到三點了。洋燈裏的油，漸漸的乾了，燈光慢慢小了下來，於是章護想

起該是告別的時候。一看柯君，早已不知在什麼時候熟睡去，打着大聲的鼾。而她們中也有兩個人的眼睛很疲倦的紅着了。韋護向她們說他不該坐得如此久，擾了她們這一夜。她們不答他，只望着睡熟了的柯君笑了起來。韋護心裏也發笑，便去喊柯君。

柯君醒時，猶含糊着說夢話。

他走了。她們沒有挽留他，也不叮囑他再來。只是欣然的從後門送了他出來。因為她們說走後門，越過池塘和菜園，隔他宿處便不遠了。這時，月亮已出來了；清涼的風，微微的拂着；喧鬧的蟲聲，正四野鳴起；夜是如此靜，如此清幽。他再望她們一次，覺得她們都浮着青春和美。他還見了麗嘉是倚在樹幹上，目送着他。風將她的大衫鼓得飛舞起。

這裏留下了五個年輕的女人，她們的思想是一致的，她們都不反抗她們任何種行爲。她們都承認了這新來的客的滿意。她們都目送着他走了遠去，是都忘了那另外一個較高的穿白長袍的人了。她們轉來時，都忘了言語了，互相不說一句話，默默的，前後走了回來。在她們腦中，只縈迴着適纔的有味的長談，而且抹不去一個瘦的，白的穿一件短藍布衣的影子，那南方人的北平腔，又柔和，又躍動。那抽烟的可愛神情，在說話中，也常常將頭微仰起，吹出那淡白的烟氣。她們又歸到房子裏了。洋燈已經熄盡。蠟燭的光搖搖的，椅子狼藉着。桌上散着紙屑和烟燼。有一種淡淡的淒涼，膩膩着在，而且填到一些微微有着空虛的腦中去。好久，好久，那較年幼的春芝便說：

「睡了吧，時候不早了。」接着打了個呵欠。

「唉，我找不出一點瞌睡來呢，我相信是因為太說多了話的原故。」麗嘉接着說。

「韋護真會說話！這是那稍胖的薇英說的，於是室中又靜默了。」

但瞌睡終逼了來。春芝等都歸房去睡了。只剩了麗嘉和珊珊兩人。在她們之中，她倆人是更投洽，雖說是兩種個性支配了兩人。然而珊珊卻極羨慕麗嘉的豪邁和縱性，而麗嘉也極仰愛珊珊的聰慧和膩情。兩人同一樣的愛藝術，愛自由（這是寧肯說她們愛玩還較適宜）是如何的熱烈，兩人在最近兩年中，是學了音樂和圖畫。在起先，爲了過分熱心和大膽，總是麗嘉顯得更更有天才，然而到最後，卻也是麗嘉先厭倦，終竟是兩人都又將嗜好轉了方向。到現在珊珊是偷偷的在做詩，爲的她較多了煩愁。而麗嘉卻願將熱血灑遍了人間，爲的要替人間爭得了她渴慕的自由，她是常常在同一一些所謂中國的安那其黨人來往。但她也同着珊珊談

到雪萊，拜倫，哥德，那些熱情的詩人，是一樣的傾心和神往。她常常覺得在她的血管中，是也常常有看那些詩人的濃厚的苦悶存在着。珊瑚也不是同她一樣感到，但她對於一切都要憂鬱一點。在生活佔有的勇氣，她沒有她朋友勇敢，然而在談話上，她卻常常要比她朋友更來得尖利，所以從外形看來，麗嘉似乎是可愛些了。惟有在麗嘉心中，則分晰得清清楚楚，她承認，無論在智識方面，性情方面，處世方面，她朋友都比她好得多，而且她承認，很少有人能比得過她朋友。因此倆人是更相契重的生活下來了。

麗嘉一見房裏只有了兩人，不覺的便又將她們適纔所談的問題接續了下來。但是珊瑚不答她。於是麗嘉又說起柯君的可憐，她很替他在路上擔憂，真斷不定在路上他不會再打瞌睡，看他在那小椅上也能安安稳穩睡着，便是證明他在路上也有睡着的可能。珊瑚是始終真的憐惜這類人，她責備她朋友太不厚道了。於是麗嘉便又辨明她的無須乎慈善的理由，而最後，她問道：

「你說章護如何。」

珊珊想不出應怎樣答應。這是第一次，她不願將章護太誇獎了，在麗嘉前面。她只說：「這人很聰明。」

「是的，我還沒有遇見一個能如他一樣的人。珊珊，你說呢，我只不喜歡他一樣，他是一個康敏尼斯特。」

「但是，他像柯君嗎？像冬仁嗎？他懂得藝術，而且他懂得人生。你能從什麼地方看出他只是一個社會科學的頭腦。」

麗嘉沒有話說了。她走到牀前去，整理牀上堆積的衣衫，最後彷彿自語似的：「我不喜歡他。我們的思想不一樣。」

珊珊不願辨駁這句話，她就默默的睡去了，

第二天，簡直是變了無聊的日子。天氣又熱，因為熱，不能出去玩。又不能睡覺。幾人吃了飯沒事做。珊珊拿一本雨果的小說翻去覆來的看。她們也各自躺

着看書，或挑補子上的花。麗嘉早已習慣得很會玩。女紅的事，她生來便不屑於理，而書本除了有特別刺激性的，她也無耐心看，她常常將害翻了幾頁，便煩惱的丟下了。她躺在抹乾淨了的，有着花漆布的地上，橫伸着，直睡着，不高興的東滾過去。又西滾過來，衣衫纏了，長髮更亂蓬着。直到兩點鐘的時候，纔又來了一個並不能受歡迎的客。那就是冬仁。冬仁和柯君都在一年前認識了她們，若是只就在女人面前講，則無論在什麼地方冬仁都還及不上柯君，但是她們卻不從打趣他，而且較親近，這是因為冬仁從不知道什麼叫詩，叫女人的原故，他只將她們視為天真的小孩，像自己家中小妹妹們似的。他走到她們這裏，魯莽的便說道：

今天邀你們後湖，准定去啊！

麗嘉懶理會他，將臉翻過去，向着牆根冷笑了一聲。薇英說天氣熱得很。

冬仁便又解釋，說是在晚上。

珊珊問還有沒有人，她最怕人多。

於是冬仁不做聲了，因為他知道總難免至少是有七八個。但是他又說，她們大約都認識。

我很想去玩，只是不願同你們那起人一塊玩。我們若去，我們自己會去的，不要別人邀。麗嘉翻過身來又說。

珊珊要他數十些什麼人。於是他說認識的，大約是浮生，光復，柯君，不認識的有兩個杜李，是北大來的，還有一個是剛從俄國回來的。

所謂從俄國回來的這不認識人，在每個心上，都是很熟識了的，所以大家都

不做聲。麗嘉又無言的將身耀過去了，小腿邊的肉，露出了一大塊，有着細細的紅點隱現着，瑩潔得真像羊脂真像玉了。

冬仁走的時候，是約安月上時來邀她們，請她們早點吃晚飯，打扮停當。

四

這天是他們會議的最末一天，所有的爭辯均有了結束。章護的困惱，也像一條網縛的繩一樣，在不覺中輕輕的消走了。他疲倦的躺在一張板牀上，眼望着屋頂，想着他今夜要回上海去預備教課的事。

教課於他，實不是心願的工作，而這次S大學所給與他的責任，又實在頗重。他曾同陳實同志商量，陳實也只勸勉了他，督促了他，既然這學校的闖入，又是議決了的，若是以頭腦清醒，辦事有序的章護還想推避這艱難，則諸事似應束手，而以前的計劃，也只是理想而已。章護雖是一切都應允了，心中總還保留着一絲猶豫，所以一當散會的當兒，仲清遞過來的一笑，且說：

「喂，德娃利斯，幾時上任呵？」他便又想着這事了。這是他一個秘密，他

幾次預備同陳實商量，但又覺得可笑便又暗住了。真真實實的，他並不是不願教課，也並不是怕主任的責任太大，他實在有點不願同什麼事都和他做對的仲清在一間房子裏辦公。他預定他如果去，則一切事的進行，必是很棘手的，且在爭辯上的用力，必不下於教務上的用力。他想起他將來的種種困難，在牀上不覺呆住了。但是他希望又自信，他總有一天能說服仲清。許多人都見着的，他實在比仲清強。而一切事都如意的很容易像迎刃而解的便做去了，他爲什麼要避着仲清呢？他正應該走上前去。仲清是能幹的，很有手腕，只是太狂忘了，處處都帶着那鄙夷的笑。他應該同他握手，合作，而且糾正他。他很肯定的便立起來去清檢提包。

提包裏面很空闊，一些紙扎之外便只有一件白夏布大褂了。另外還有一些修指甲的，刮臉的，發書頁的小刀，梳髮的小梳，小鏡子，胭脂盒，亂散着。雖然都又髒又舊了，但仍然認得出是非常精緻的東西。他像毫不愛惜這些小寶貝們似

的，將牠們攢在一邊，便將牀上的一牀線氈捲攏來塞進去了。線氈裏面露出精裝的書籍的一角，是赤紅的書面，堆有金花的。這是他最愛的一本普希金的詩集。他將皮包關好，便掣出錢來看。這時那高李便步進來了。他和矮李都是北大的學生，這次代表來南京的。他對於章護非常愛慕，看見將氈子也檢了，坐在提包邊的章護這樣子，便說：

呵！如此急於要走嗎？我希望明天我們一塊走，因為矮李覺得很有經上海之必要呢。

章護說他很想搭下午五點鐘的車，因為很想同仲清談談，交換點意見。聽說仲清就搭這次車回滬的。

矮李也進來了，也留他等一天。並提到遊玄武湖的事。

他終不很感到有趣味。後來矮李像自語般說：

唉，聽說柯君還請冬仁去邀了幾個有趣的密司們，而柯君的愛人也在其中

呢……

一跳的麗嘉的影兒便奔上來了。那兩個嫵媚的，又微微逼人的大眼像正瞅着他，且帶點命云的樣子，挽留他再做一次的晤會。於是他遲疑了一會，便決意留下了。但是他一想到那「愛人」兩字的刺耳，又映起柯君的那愚蠢的狠狠樣子，他不禁很膩煩的要笑出來，他不覺的說：

「矮李，你相信柯君有能力得一個好看的愛人嗎？」

「實在不能相信，但他吹得可利害呢，且有冬仁做證人，他們在南邊久，說不定有許多鬼鬼怪怪的事！」

聽到這末了一句，韋護真也覺得很奇怪，怎麼一下柯君會和那幾個女人認識的，過細想起來，實在不是能拉在一塊兒的人，但又相識是如此久了。牠們又那樣驕傲。而柯君又如此俗。他將昨晚的情形再想過，他覺得恐怕今晚她們不會來，所以他又說他仍然想走，但好久又決不定。

兩李不斷的又同着他談到今天會議上的事。他心中卻慢慢的有點不受用起來。他覺得他們很可鄙。而柯君更甚。而他也像參與了這不名譽的事一樣。他很想望她們會罵冬仁而不來。他又想他去阻止她們前來。總之，柯君實在有點很可笑的地方。而這次的邀請，實在不能說對於那幾位女士有什麼敬意。

他正任躊躇的當兒。冬仁便跳進來了，矮李也跳起來歡迎，大聲問：

「喂，怎麼樣，今夜的事？」

「幸不辱命！幸不辱命！她們都去。自然先是不答應囉，問這樣，嫌那樣，但到後終歸也就答應了。嘿，一羣小孩子，都怪可愛的。你們等下看吧，哼，麗——柯君的愛人，還有，唉……」

矮李便又搶着問成功了沒有。冬仁則打起大哈哈說不曉得。高李也在問其餘的人漂亮不漂亮。冬仁就拍着胸膛敢打賭。韋護一聲也不響的夾着皮包便朝外走，像生着很大的氣。冬仁趕出來一把抓住了，說是在晚上光復還有話和他說。

章護很忍耐的望了他們半天，便又笑着進來，他表示他願到遲搭夜車走，爲的看看他們怎樣和這幾位姑娘玩也好。

五

這是第二次了，章護又來到這小房子裏。他夾在許多人中間，湧了進來，只聽見一羣女人們的笑聲。他退在最後，站在們邊，不敢十分望她們。冬仁在爲她們介紹兩李，兩李局促的將眼釘住她們在說客氣話。冬仁又爲她們來找這新從俄國回來的朋友，她們便都向他微笑起來。他勉強望了她們一下，便笑着又掠開了。只聽見珊珊大聲向冬仁說：

「哈，我們早就認識了，用不着你來介紹。」

麗嘉什麼人也沒有理，只牽着浮生的手，同浮生對望着大笑。她責備浮生都

不來看她。她又責備浮生太太怎麼不同來南京。她又說她掛念他們的小寶寶。而且她鼓起嘴學着小寶寶叫人接吻的樣子，於是他們又大笑了。浮生不斷地拍着她的手，只覺得她天真活潑得有趣，而且美麗得可愛。唉，那白嫩，豐潤的小手，不就正被他那強健有力的手捻着嗎？但是浮生有一種好處，他是誠實正直的人，他不願他有負他太太的地方，因為他們是還保持在戀愛中，所以他從不敢在其他的美的肉體上，做過一次不道德幻想。他只是作一種客觀，毫無關係的審美態度來望着麗嘉的閃動的黑眼和嬌豔的紅脣。

章護已注意到他們，他無所感的，只覺得不很痛快，一切都無意識，都很無聊。他只願早點回上海去，因為那裏有的是工作，工作可以使他興奮，可以使他在勞苦得到一絲安慰。他無聊的像當她消遣的去暗暗來窺察這所有人的神色。忽然，他聽見麗嘉的響亮的聲音：

「喂，怎麼樣，你們這新同志。」

卻本能的向他們望去。麗嘉正做出一付玩弄的臉覷着他。浮生則看他，也望着他，卻向麗嘉說：

「哦，你是說章護嗎？好不好，我來替你們介紹。」

章護心裏很着惱，他不等浮生說完便走過去了。麗嘉卻忽的笑起來，像正熱烈的歡迎着將她的手伸給他：

「我還以為你走了呢！」

章護又讀出她眼裏的另一句話，心不免輕輕跳了一下，使用力的捻着她的手。他心裏想：「哼，想不到，這女人還有點魔力。」

幾個男人都嚷着要動身了。因為天已黑了下來，月亮也上來了。

果然，月亮雖還沒有全圓，但卻明亮極了，這是他們到了兩邊全是曠野的馬路上更容易感出的。他們都能將他們挨得最近的人的臉，朦朦朧朧看得極清白。而遠處的樹叢，聳到天際線上的山的波峯，哈，周周圍圍，都顯得像副畫似的。

了。一切的市聲都遠離了，只有下關那邊的電燈，微微染紅了一抹的雲彩。多麼寂靜呵，只有他們的雜碎的履聲，充破了這龐大的沈寂。

女士們都落在後面了，她們都悠然的互相將手臂搭在肩頭，排排的緩着步伐，眉飛揚的，眼望着四方，或是高低的，輕聲輕聲的哼着歌曲。自然的美景將她們的胸襟洗滌得不染一點塵濁。每個人都不缺少那細柔的情緒來領略這周遭。

只有麗嘉一人離開了她們的羣，她挽着浮生走到最前面去了。只看見她的裙裾，時時向四方飄起

這剩在當中的幾個人，既不能插足留滯在後面的集團中去，又追不到前面的兩人，都有點不高興，而且都不免有點嫉妬起來。矮李嚼着說！

「喂，怎麼樣，柯君？」

柯君裝出一個糊塗樣子，唯唯否否的答：「呵，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不

權。」

「恐怕要警戒一下浮生，他又忘了他同他太太曾有過的幾次爭執。麗嘉真糊塗呢。」這是冬仁的出於衷心的話。

韋護呢，他都聽到和見到了，但他不說，他覺得他很了解這些人。而且他微微有點高興。無論怎樣，他仍是保留了一個較好的地位，在這些女人心上。尤其是對於麗嘉，他很想相信，縱使麗嘉和浮生相撲抱了整天整夜，而她所給與浮生的女人的意義，還不如她所給他的一閃眼光，這眼光中是包涵得有許多話和感情的。他望着她隱隱擺動的膀肢，他自己彷彿覺得曾生了一點點有侮辱這女性的心情在。他只是做成精神很好的，熱心的同光復在討論光復的一件事。

「我懂得，這一種名士的遺毒，你自己不會覺得的。你只覺得被冤屈了。而他們又總以為你是太難了解了。他們說你是個人主義。而他們又都常以自己是會信仰過安那其而驕傲。真是不值什麼，本來支那人就從沒有過政府的思想，都是

極浪漫的，病態的神經質的人，古老的民族呵！你，我懂得的，你是一個感情的人，你常常信仰你自己的時候，總是很多。你又不甘於平凡。而你的那幾位同事又真是不足道得很。我知道的，你自然很痛苦呵。我會替你盡力的。我也曾像你的怪僻過呢。不過這都早就過去了。我們不說牠。你只相信我就是，但是，你呢，你總也得學忍耐，犧牲意見。你們湖南人做事各方面都好，就只常常太偏激了一點。這也是毛病：你覺得我的話怎樣？」

光復緊緊握着他的手，一邊走，一邊說：

「你真知道我，我們永遠做好朋友吧。唉，告訴你吧，你說的不錯，名士的遺毒，我從前本是……」不說了，我們以後再談。」他自己忽然停住了話題，是因爲已走到豐潤門了的原故。

穿黑衣的警士矚矚的望着這一羣男女，而且警告說九點半是必得關城門的。大眾分乘了幾隻小船，迤邐的，魚貫的，向生滿葦葉的曲港行去。有的地方

蘆葦太高了，將月亮遮去，船只在深黑的水潭中無聲的滑走，或是驟的一下，船底觸着斜伸出的短的斷壘，或是風過去，葦葉的尖全顛顛的，細語着，薄的衣衫全鼓盪起，髮覆在額上，呵，這清涼暢快的夏的夜！

章護有好幾年不曾親到這江南的風味了。魁像酒一樣，慢慢將你酥醉去，然而你可以不曾感到這酒的辛烈。牠誘惑了你，卻不壓迫你，正像一個東方式的柔媚的美女，只在輕絮輕笑，一顧盼間便使人無力了，這是沒有什麼緊張，心動的情緒在着的。章護想起他往年的在中學時代的事來，他是多麼一個可以十足驕傲的年輕的人呵！到現在，唉，他的才情呢，逸興呢，一切都已疏遠了，而且那些友人呢，那些「鄭板橋」，「王漁洋」……大約到現在仍然在做着一些瀟灑的或是感慨的新詩吧。他們一定還是那樣多愁落泊的生活着。然而他。那時最驚人的他，卻變了：變得太利害，會使人不相信。他一起過去的生活，想起他被這二十世紀的怒潮所衝激的變形，他真感到有點偉大得可驚嘆！

好多人都像想到什麼去了，全寂然無聲。不久，又經了幾個轉折，船繞過湖心亭，走到一個橋下。月亮搖搖蕩蕩飄在蕩漾的湖水上。像披了一層薄紗的紫金山更顯得俏麗了。忽然，在後面的船上，悠然的響起：「啊，良宵呵！」的歌聲。是三位女士的合唱。他們不能將歌辭細細辨明，然而那聲調的柔和，和微微帶點感傷的淒切，都感動得拍起手來，一致讚好，要求她們再唱。浮生也向坐在他對面的麗嘉說：

「怎麼樣，好不好，你也來唱個吧。」

麗嘉將頭扭了一下，哼了一聲，接着她便笑道：

「歡迎我唱嗎？」

同船的矮李忙將兩手合攏來輕輕的拍了兩下，連說歡迎之至。

麗嘉望也不望他一眼就昂起頭噓着唇，高高的叫了一聲。

這一下便都嘩然笑了，浮生也學着叫起來。

船已到寬廣的湖面了，都慢慢盪着，跟離得很近，因為局面的改變，便都方便地談起話來。

可是時間已過去很多了，他們都怕拖延得太久了，只好又從菱荷叢中趕快的划回碼頭去，都時時可以一伸手便攀住那正在滿開的花，都時時嗅着這花的清香。

走進城時，警士很不高興的申叱着。他已等待了快一刻鐘了。

於是挨了罵的衆人，反更因此增加了笑談的趣味，比在湖上，在回來的路上是更嘈雜了。到最後，麗嘉忽然說：

「這裏面有個人真沈默得很使我疑心呢。」

有好幾個人都驚了一跳，連珊珊都以爲她朋友是開她的玩笑，柯君是更愁慘的默着了。其實麗嘉真無心會說到他身上。唉，這可憐的人！

六

十一點鐘的時候，韋護已獨自的躑躅在冷漠的車站。稀稀朗朗幾個候車的人，和幾個打着哈欠的搬運夫，稍遠的地方，成列的陳着不少的睡熟了的人體，隨着微風，送來那粗蠢的濃軀。韋護心裏異常不安。他像正惱着什麼人一樣，可是又找不到可以發洩的對象。他厭煩的望到一切，又覺得都不是可以將眼光放落在那裏的。燈光黃黃的，照出那建築物的拙笨和污穢。他又擡頭去望天，天空灰灰的，一點雲彩也沒有，月已升到中天了，只冷漠無情的注視着大地，幾個星兒，在不關心的眨着眼，這景象真使入愁慘。韋護勉強鎮壓住自己的無來由的煩燥，他開始去想這次回上海後先應着手辦的事；第一自己得找個住處，陳實那裏是決不能久留的，他有那末一個不體面的家庭。學校是也不能住的，人太雜，做

事不方便。可是這房子事就太難了。他有一些習慣，是很難遷得一些同志了解的。他能比他們更能浪漫，他的歷史可作證，他從前爲了貧苦，他有過兩天沒吃飯，等將最後的衣當得了錢時，卻將來買醉了，他爲了愛情也曾……即使這最近在北京，因爲工作的忙迫，有三個星期都忘記換襯衫了，然而他卻不願住在終夜都可以聽見鄰家打牌的房子，而且這房子准能碰到隔板壁就住有一對夫婦。但是住什麼地方呢？一切都太麻煩了。於是他又去想別的事，想到學校，想到仲清，想到這次的會議，這次會議上，不是仲清也顯然和他做對嗎？他未免更焦躁起來。他在那空落的月臺上，不知來來去去走了許多回。他暴躁的咀咒這遲到的火車，而且在心上他竟罵了一句不文雅的話。

但是忽然，他又靜下去了，她彷彿着見了一個影，這影很模糊，卻使他喜悅。這影裏顯出一雙活潑有力的大眼，像麗嘉。他心裏想：一如我現在又轉到她們那裏去，她們將怎樣呢。立刻他便做好答案了。他斷定她們一定都很驚訝的

張着惘惘的眼，笑着，感到趣味的笑着來歡迎他，她們真都可愛呢。他真決心了，他已舉步又朝站裏走去，他微笑着想到他去驚擾她們的情景。他准可以駭她們一跳，而她們一定會快樂着來怨他的。可是聽的一下，便響起一個責備的聲音：

「韋護！你，怎麼了？難道你還鬧這些無意識的玩意兒嗎？有幾多事等着你做，你還像小孩般在找着女孩子玩！」

他駭得便停步了。而且依稀有點鄙薄自己起來，正在這時，從上海開來的車便轟起了。車頭尖銳地叫着，凶猛地直衝了過來。候車的人都驚慌的忙亂了。搬運夫便亂竄着。而他呢，變得很可笑的，他彷彿又有點恨這車來得太快了。

直到車又快開了，他纔斷然的像氣憤樣的跳上車去，他凝視着城的那方，微微帶點悵惘。這一夜他未曾合眼；及車到上海時，他卻已想好了兩首詩，這是已經掉棄到快兩罕的玩意兒了。

七

第二天，矮李還預備與柯君再來邀請遊山，但不湊巧得恨，天卻變了，大團的黑雲，直蓋了攏來，到下午，大點的雨，便滂沱起來了，矮李很懊惱的望着天色。自嘆的說：

「唉，看情形，今天只得要動身子呢。」他又轉過頭來，望柯君：「但是，你怎麼樣，爲了你，我想我們有應留住幾天的必要。唉，我看你，完全失敗了呢。」

「本來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交情呵！」柯君心中的希望並不絕，他只以爲麗嘉不過一個天真的小孩，雖然有時喜怒無常，但卻並不是有心的。

「我說，她對浮生太儼然了呢，而且太倨傲，她對我們連正眼也不看；而且

在湖上時，她還很嘲笑了章護。唉，我說，她到底有什麼夠得瞧不起我們還瞧不起章護？」高李簡直有點氣憤起來了。

「女人麼，不就是這樣，她若不裝出一點自大的樣子，她不是就找不到一點自己美好的滿足來做安慰麼？不過，柯君却很有眼力，她實在是出類拔萃的呢，但他單喜歡浮生那呆子，我卻真感到不平。」

兩李的意見，總是與他們的尊軀一樣，相差得太遠。高李聽他說什麼嗽出類拔萃的話，他細着眉，到後來，他像想起了什麼一樣高聲的問柯君：

「那個微微有點胖的，白白臉的是姓什麼呢？」

「呵，是薇英，姓什麼可不知道，她們都廢了姓的。她性子比較好些，容易些，你對她怎樣呢？」

「談不到，談不到……他們都大笑了。」

於是談話的題材便推廣了，但大半總不超過女人的範圍。

至於那幾位被談論到女士呢，卻也在雨聲中講到夜來遊湖的事。不是月亮多皎潔的麼，誰知天氣一下就變了，這場雨已掃盡了夏日的炎威。風從身上吹過，簡直有很深的秋意了似的。她們不禁感到這時間跑得太快了，而對於這秋季的來臨，不知怎樣纔好。她們討論着行止來了。在這些時候，麗嘉總是不願慢表示意見的，她說：

「我真住膩了這地點，而且我們都太閒了，閒得使人真悶，我贊成我們全找事做去。」

春芝第一便反對，理由是她沒有技能，她要念書去，她真須要念書呢。

第二薇英便贊成，贊成春芝的意見。她來南京時，本是預備學體育的，卻爲麗嘉和珊瑚都反對，說她不適宜，強迫她一同跌下來學音樂，學繪畫，看小說的玩過了。她的成績是都沒有學好，只在思想上，個性上受了很大的同化。她從前真是一個拘謹守舊的人。而她之預備學體育，也是不能不走這條生活的捷徑，她

完全是爲了兩年畢業後她可以不難的找到一個位置，她的經濟實不很寬裕。正因爲她受了她們的影響，她很愛自由，又愛藝術，但她覺得她若不能將自己的經濟地位弄得寬裕些，那一切只全是美的夢。她到底沒有全變像了她們，她比她們能多慮到這一層。她說她很想到北京進女師去。那裏學費很低，錄收又並不嚴格，她去學音樂。聽說那裏的教授很有名，她或者可以有點成就。

珊珊同情了她，她說：

「本來，我們同着生活下來，自然是很好，但究竟不是事。我們都太年輕了。所以我們的懶惰總是勝利過我們的別的，牠將害得我們一無成就。你去北京，我覺得很好，再受一番學校的訓練，未始不更有益處些。我呢，我也很想能進一個學校，那裏人多，凡事都顯得有生氣，但又正因爲人多了，我受不了那壓迫，我始終只願和幾個好友過着理想的生活，像我們現在一樣。所以我雖說希望你們都努力去，但在我心上，我終是很難過這分離的，因爲若想再聚時，恐怕就

不易了。』

大家隨着有點黯然了，好像還是不分開的好。

麗嘉則堅持她自己的主張，她給一個在南洋做校長的朋友寫了一封信，她請他爲她找五個教員的位置。她希望大家都能走到那新的境界去。她說了五打以上的夢想，說得像真有其事一樣來鼓惑她的朋友們。真是大家都動心了，只憂愁找不出那些位置怎麼好。

一個禮拜過去了，回信還沒有來。自然回信不會這樣快！郵政還沒有用到飛機呢。薇英便不耐等了。若是再遲延，事又不成功，則學校也不能進，她覺得她不能再一玩又半年，所以無論麗嘉又怎樣說得天花亂墜都枉然了，她決定這天走。她們都送她渡過浦口上了車纜回來。她們在對於要好的女友前，都不會吝惜那戀別的淚，她們都坦率的熱烈的擁抱了好幾次，直到車都開了，薇英還從窗戶口伸出一個嚮着嘴的臉，天真的哽咽着，話說不分明：『南洋有……有信來，你

們告……告我。我再來看……看你們。」

幾天後，春芝和那頂小的一位也考了學校。麗嘉只是焦燥的望着回信。她向珊珊說：『你呢，你怎麼樣？她們都定了。我，我是要走的，我要離開中國，這國度裏的一切都使我生恨。我只想到法國去，但是沒有錢。克強從巴黎來信，說只要四百塊錢一年。四百塊，數目並不多，我相信縱使家裏毫不幫助我，我也可以弄得。什麼工作我不可以做？ 服裝店職員也好，咖啡館的侍女也好。只是路費，而且，你說，我們能不能穿起香港布短衣在巴黎城裏跑。現在呢，只好到南洋去，南洋總比中國好，因為那裏一些我們都生疏得很呢。等到一覺得不好了，我們又走遠一點，又走遠一點……慢慢的可以到巴黎了。又到意大利去，又到德國去……我相信總不會餓死的，而且總是快樂的……而且我們可以見到許多……』

她也不話下去了，她想到同一些熱情的革命家做朋友，那真是幸福的事。

珊珊卻跳起來了：「嘉！你真好。我相信你。我們一同走。我們同做流浪天涯的人吧！」

信是終於到了，但朋友卻將她的意會錯了，他以爲她們來或也是同他抱着同一宗旨的，所以他信上說：

「……近來此地政府壓迫日甚，言論稍不留意，則以過激黨論罪，驅逐出境（朋友中已不乏人，而你認識之本德君，亦已於昨日抵廣州矣）故我等均無法施展，終日惟相對悶坐而已。故你來，我殊不贊成，以你之燥進，如來此，徒取禍耳，（乞恕我設辭），且五人位置，亦甚爲難，因教員之聘請均須取得校董同意，然校董則全爲糊塗之資本家，豬而已……」

麗嘉把幾張信紙扯成粉碎，勉不屑再給這朋友寫信了。

然而她們不得不想法，不久，便只好決定了，是因爲麗嘉的一個女友在上海來信要求她去看一看，這女友正在一個無理由的失戀中。麗嘉覺得有安慰她的責

任在。而珊珊也願同去，她是聽了浮生太大的德惠，想到S大學去聽一聽課，據說這學校是很理想，很自由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二章

一

章

護

57

到上海，是八月末的時候，氣候還不很涼，在太陽正要下山的時候，麗嘉和珊珊兩人所乘的那輛車，已轟然的停止在北火車站了。一切都格外喧嘩。她們從那沈悶的車箱跳出時，直是像闖入了另外一個世界。她們想到去年離開這兒的時候了。她們站在船頭上，驕傲的搖着手巾，向那些高大的建築物，那些醜陋的臉，以及一切遺留在記憶裏的權勢，狡猾，卑鄙告別，她們願意不要再來了。誰知時間還不到一年，又覺得無路可走的一樣，又覺來到這裏了。她們帶點好奇的心，接受了這不堪的嘈嚷，在人堆中擠着向前去，並四處去搜索她們要見的人影。忽的，從她們背後響起一聲尖銳的叫：「呵！珊！」一個淨白的女人便跳縱到珊珊的胸前了。珊珊也握起她的手，端詳着那圓的臉，說：『怎麼，姪姐，你

更漂亮年輕了呀！」接着浮生便也笑着走攏來。他問她們的行李怎樣了，於是她們將一張行李單交給他，而她們便歡笑着走進待車室了。麗嘉第一句便問小寶寶怎樣了，乖不乖，因為頭次她生在南京曾告訴她，說是小寶寶很像她，尤其那對黑眼最像，時時放出全色的光來。雯便顯出母親的笑，說是睡着了，等下回去便可以看見，她不必說出那小天使的可愛來，她想准可以使她們驚訝而痛愛的。珊珊又去打趣雯的舊友。她便頗有點放賴的神情蹲在麗身旁了。她正經的說：「珊！你不知道，我想你來，比浮生離開我了時想他還利害，總覺得朋友還使人難忘呢。」於是她們都不信的笑起來了。

這夜她們便住在浮生的家裏，在他們堆滿什物的後樓裏，抹去了積塵，費了許多力氣，纔騰出一張擺了不知多少破亂書籍的牀。她們談到了三更天纔睡。這在浮生真是少有的事，所以一倒下頭便發出沉重的鼾聲了。

浮生近來很勞苦。在S大學也擔任了幾點鐘社會科學的課。這在他不能不算

很吃力。他不是苟且的人，所以他預備編講義的時候是兩三倍超過上講堂的時間。薪水又實在不夠用。他參考的書籍是一天一天的覺得太少了。他真不能減省的。而太太也是一天一天覺得所須的多。尤其是關於小孩子的東西。兩人常常要爲這些事體鬧架。譬如太太站在百貨公司的帽子部儘瞧，男的卻硬拖着她回來了。太太嚷了幾個月的重要爲小寶寶買張吊的搖牀，而浮生得了錢，信也不給她一個，便換了幾本書回來了。太太當時雖不好說什麼，然而像如此情形一壓積多，便總得找機會發洩出來的。所以不怕是很相愛，但爲了這些小事不免常常要反目的。想起往日更窮的日子，卻安寧，溫柔得使人慕護不止，浮生在編講義之外，還要翻點文章，請人在各書鋪去賣，想得點錢使太太歡喜。又常常要到他們小組裏去開會。又常常列席S大學的教務會議，因爲章護很看重他。而且學生們又有一起沒一起的來找他談，他總是振起精神竭力陪他們坐，爲他們解釋一切問題。他雖說不喊困倦，然而一歇下來，便頹然躺着了。他忘了他的第一功課，他

將他同太太玩的時候減省得可怕。尤其使太太不滿的便是他對於小寶寶的冷淡，縱有時逗着玩時，也顯然看得出是勉強敷衍着的。所以不怕浮生是怎樣自信，他是只愛她的，她是他永久的愛人，然而在愛這方面是難免有時總會感到像有所憾一般。這情形是使剛來的兩人，一下便看清了。第二天，珊瑚便勸了他們一些話，又請浮生去替她辦進學校的事，又在學校附近去找房子，房子一下便找好了，是一間小小的亭子間。浮生他叫也要搬，便又在她們間壁也找好了。進學校的手續很簡單，只要繳清費便可隨時上課了。

這些麻煩事，帶同幫忙浮生搬家，足足忙了三天。

一一

一切事情都很妥當了。麗嘉心裏卻更茫然。這本來都不是爲她預備的，她不

須要這些。這天她送珊瑚去上課，到大門時她向珊瑚說：

「小姐，都很好了。你就這樣生活吧。我呢，我要離開這裏幾天。你知道的，我要去看看毓芳了。他們糾葛的事，還不知樣了呢？」

珊瑚給了她憤怒的一眼：「你總歡喜使人不快活，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兩人上課不更好嗎？」

她彷彿沒有聽見一樣的，只笑了一笑，便快步的走了。

她轉了幾個灣，纔搭上一輛電車。又轉搭了一次車纔走到了辣斐德路的極西端的一個里口。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都張着大減價，九折七折的旗子。有的打着洋鼓。有的開着留聲機。有的跳叫着。處處都進出着體面的男女。她彷彿也很有精神的去觀賞一切。直到走進了里口，被一股強烈的便溺的腥臭衝進了鼻觀纔將那些熱鬧的影像抹去。縐着眉心，掩着鼻子去找門牌的號數。

到最後的一家纔找着了。門大敞着。有三個男人在圍着圓柳吃稀飯。她特意

去敲響門環：

「喂，我是找趙毓芳的，她住不住在此地？」

「誰呀！」樓窗上伸出一個頭來了，聽聲音便可以知道那正是毓芳。兩人同時都「呵」了一聲。樓板上便只聽見咚咚的足音了。

「呵，我正盼着你呢？怎麼纔來，我們上樓去吧。」毓芳看見她時直嚷。

她也抓着她跳了起來：「我真高興！我真快樂！你還是同從前一樣，一點也沒有變阿！」

她們穿過客堂，走上樓去時，那三個年青夥子同望着她們笑，有一個還說：

「毓芳小鬼你真樂呀！」

兩人都緊緊的望着。不知說什麼好。還是毓芳想起來，問她的行李。她纔告訴她已同珊瑚租好房子了。

「你不是說珊瑚要上學嗎？」

「是的，她已在S大學上課了。」

「那你呢？」

麗談望了她半天，總不知怎樣說纔好。她覺得她自己很煩惱。又覺得這煩惱不必向人說。因為別人不限定能了解，而且毫無用。因此她倒呆了半天。毓芳卻接着說下去：

「那末也上學囉！只是你們到底在周仲清那一起人們下學什麼呢？社會科學，他們懂嗎？一古腦兒問他們看了幾本書？文學，你去打聽一下吧，什麼人都在那裏做起教授來了，問他們自己可配？除了翻譯一點小說，寫幾句長短新詩，發點名士潦倒牢騷，看可有一點思想在那裏？他們太看輕了你們這般大學生了呢！我總不會去向他們請教，學問是向人學得來的嗎？全靠自己呢。」

麗嘉笑起來了。她早把眼光將全室搜羅遍：只兒這房間，一點也不整齊。四處都散着一些陳了的報紙，紙屑，桌上髒極了，厚厚的一層灰。幾個不乾淨的茶

杯，孤另另的站在那兒。牀上不知堆積了許多折縷的被襖，衣服之類的東西。她覺得她的朋友的怠惰的素性，仍然保留得利害。她銳利的望了她一眼，她將自己的銳利的言語制住了。她常遇着別人意見太偏時，她便反承認那被反對者的一部分理由。因為不願在久別後剛相見的好友前起衝突，她只好只她說，又將手去拍她友的肩：

「哈，倒看不出，你有這麼多意見。不過，你可放心！我不是能耐煩的人。我受不了那上課的罪。橫豎我不想學什麼。我只想找事做。倒是你呢，你和保霖的關係現在怎樣了？我很掛心呢。特意跑來看你的，卻將話說到些無意義的事上去了你詳詳細細的告訴我吧！」

於是在毓芳口中，便赤裸裸畫出一個簡單的，淺薄的，過分自私的男子的型體來。聽着聽着，只覺得這歷史，這經過，太不精采了。而且很醜惡，同麗嘉原來的想像全不對。她希望她朋友是至少也應有點兒悲哀的調子，或是正又挾着報

復的心。誰知事情只是這樣：原來兩人就並不怎樣相投，時時吵嘴，這次又爲了一點小事，都不相讓，終至於咆哮的動了武，於是一個氣衝衝的就走了，一個也隨他。到現在恐怕兩人都已記不清到底是爲的什麼事纔起頭，因爲那原因太小了。麗嘉只覺得太糊塗，太可笑了。原來本想來安慰她朋友的，到現在只覺得正適宜於打趣了。可是毓芳又從抽屜裏翻出一張照片給她看，說是一張紀念品，是在保霖走後第三照的，前幾天剛送來，她說她從此要過清靜生活，好好做點事。像拍得盡常豐豔。麗嘉不禁望着像片嬌媚的說：

「這太美了，又應再來個戀愛。爲什麼要說尼姑們說的話？看這像，就並不是麼足戀愛的像呢，真的，那下面的幾位是誰呢？」接着她做了一個會意的笑。

毓芳把嘴一撇。但同時像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問道：

「醉仙那裏你去過沒有？他有幾次同我談到你呢。在那裏可以會着許多人。大半都是同志——對了，你一定不高興這名稱吧。不過好些人都視你爲頂好的同

志呢。去，我們就去吧。我想你認識一半人呢。

「是的，我們早先不很熟，雖知道他資格是很老，但我不很高興他那不莊嚴的樣兒，所以不去親近他，還是今年在孫九先生那裏見到的，我從不佩服人，只是對孫九先生的那種熱忱，我卻不得不欽佩，他無論對人，對事業，對學問，都極其忠實的那樣做。我在他面前，只覺得慚愧。我只希望我能為她感化過來。只是他又走了，我仍然是無頭緒，一天天又沈於夢想和說不出的不痛快起來。好在既然醉仙在這裏，和你去，我也很想見見上海的這一黨人。」

「唉，走吧，別說那孫九先生了，他們都說他是一個三千年的無政府政策呢，就是說照他樣做去總要三千年後纔能實現他的理想呢。」

她們手攜着手便去了。

麗嘉在毓芳處玩了兩天之後，便又很膩煩的走了回來。房子已清檢得更清爽美好了。又添了兩盆桂花。花正盛開，一股甜的香氣佔滿一室，使人油然而起一種幽靜愉快之感。但是珊珊卻不在房子裏，只在那鋪有織花布的桌上，堆了好幾本珊珊新買來的書，大都是一些關於文藝的書籍。在每本書角上，都由她寫上一些小小的字：『與嘉共讀之！』麗嘉很高興，她像小孩一樣的又去審視那書架上安置的些小東西，又去審視牆上的畫片，又去仔細着那精美的牀，她不覺又很悵悵起來。她真希望能立刻看見珊珊纔好，她像不見她好久了一樣的。但她不願到學校去找她。她只好一步一步踱往間壁浮生家去，想找他們小寶寶玩，好等珊珊回來。

但當她走進浮生家的後門時，她便看見章護正坐在客堂裏，臉向着她。她正要喊出，章護也倏的一下迎着她來：

「呵！麗嘉，是你！我總以為你不回來了呢？」他伸着雙手望着她這樣歡呼。

她也不知所以的便跳過去，將雙手投給他：「呵！是章護嗎，沒有想到會遇見，啊，真好久不見了，近來怎樣？」

浮生也走來門口，握她手，她不理他，只望着章護笑。

珊珊也在這裏，卻很蒼白。麗嘉跑來擁着她：說：「珊，你真好，我已到過家了，見不着你纔來的。」

珊珊淡淡的一笑。

麗嘉並沒有注意到。卻轍過臉去，拿眼在瞅章護的新洋裝了。簡直是一種專為油漆用的那沈重的深暗的灰黃的顏色，並且顯然還是那精選的呢片，裁製得是

那末貼身。真使人一想起那往日藍色的粗布衣，就覺得要好笑，彷彿背項都爲這有直褶的衣弄得昂藏了。麗嘉又去看他脚，是黑漆的鞋，在反射出藍色的光，整齊得適與那衣裳相配合。髮是薄薄的一片，染了一點油，微微帶點棕黃，軟軟的，鬆鬆的舖在腦蓋上。在上了膠的白領上，托出一個素淨的面孔來，帶着一點高興，又帶着一點煩惱，且常常露出好像是知道了的微笑。真是一付具沒稍近中年的不凡男子的氣質。自自然然會令人生出一種愛對的心來，是不會雜一點狎弄的。麗嘉端詳了他半天。她那慣於嘲諷的嘴，已失去了効用，只能將睛眼睜大，然而卻並不是驚訝的神情。在這時一室都默着了。各人都聽到自己的心的跳動，而且那跳動的心是正在說什麼話。

然而這靜默卻同時喊醒了各個人，都彷彿駭着了的笑起來。韋護便騎到軟椅上去，露出一種溫柔的倦態。珊珊便低着頭，凝視自己手指上的細細的指紋，眼睛彷彿有點潮濕了。麗嘉又反反過臉，大聲的同雯說着笑。又去抓着浮生的

手，這是她適纔冷淡了的。她又彷彿與從前一樣，閃着輕蔑的眼光。她又跑上後樓去，將一個有着巨大的眼，和柔細的毛的小孩捧了下來，一個可愛的欲笑的面孔。於是都圍了攏來，將這便做了談話的標幟。父親感嘆着。母親便抱怨了起來。真的，小孩的東西是太缺少了：簡直連一個粗藤的橡皮輪的車也沒有，莫說那有精緻的把手和那垂有重價小紗簾的車了。這使小寶寶要到公園去也不能，小寶寶是正適宜於要晒點太陽，因為她的皮膚是太嫩了。而且在鄰近的這些有着林蔭的安靜的馬路上，就常常有好多小兒車推過的。不怕浮生會好多次願抱着小寶寶去公園散步，然而這做太太和做母親的還卻始終害羞將自己這可憐的家庭給別人瞧，她寧肯在家裏陪着浮生來便窮的小女兒玩。

麗嘉覺得這話題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不是會擾起風波來。不知爲什麼，一個女人一做了母親，便將一切都縮小了，且總是那樣小氣，填不滿那物質的奢望。她覷着那快要生氣的一個屬於康敏尼斯特的浮生大笑了起來。她將兩個手指按

着自己的嘴唇，向浮生命令道：

「禁止發言，不准發揮你的理論，誰都懂得的呵，說了也無用，因為不適用呢。你不說，我們都也了解你，而且也同情。但是你假使定要爭執起來呢，我個人便完全站在變的方面，而開始攻擊你了。」

浮生更豎起眉，預備同這調停人開始爭辯，但他看見了那眼光，彷彿陡的聰明了好多，他便默住了。

麗嘉在制止了他的說話後，便又繼續着說：

「總之，車是得買一個的呵！我和珊瑚可以借給你二十塊錢。你再支二十元薪也便也夠了。下星期我們大家都要推着小寶寶去公園玩呢。哼，你做爸爸，簡直不會享福！變，事情就這樣準定了。他不買，我們大家不依就是。」

這話說得珊瑚，韋護都笑了，浮生也只能笑，吐着不清的言語：「好，好，依你們就是，好，好，……。」他那癩頭癩腦的樣子，惹得別人更笑個不止。變

是更舉起小寶寶來喊叫着。

章護再三再四看到這女人。有時覺得很接近，有時簡直是太難捉摸了。他一看看到她那目中無人的傲慢樣子，他便只想抓下她什麼來，問她爲什麼要這樣使人心裏難受？但是他一想到她的那些凶猛的，其實又是同樣柔媚的眼光，他又恨不得將她高高的舉起來，而且自己更向她做一些愚蠢的動作。

他看她那末不費力的管領着她生，像一個馴獅者對於他那撫弄慣了的獅兒一樣。更因爲他知道浮生又是那樣一個無邪心的好人，不知人情的憨直的人，卻那末並不有所希冀的服從了她。而那做太太的，也不能從她那裏找出痕隙。所以他更讚賞她。但是當他看見她將臉伏在小寶寶懷中，那末不知竭制的瘋狂的笑，他忽然像是耐不住一樣的嘲諷般的笑了一下。

麗嘉儼然是很着惱，她擡起頭來，髮散滿一臉，她粗聲的問：

「你笑什麼？笑我嗎？」

韋護不能立即收回那笑容去。又不知怎麼答爲最好。只得連聲說：「並沒有呀，我是想起了別的。」

「哼，你想起了別的。好，德姓利斯先生，你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禮貌？當面侮人！我們還沒見識到這裏呢。」她不等別人回話。她也不再看那正向她投來抱歉的眼光。她颯的立起來，拖着珊珊的手就向外衝去，而且命令珊珊道：「走呀，不要在這裏了。」

珊珊踉踉跄跄的不知抵抗的就被她抓着走了。真更顯得那腰肢的瘦弱。

在走出門口時，她並沒有回頭，但是她卻大聲說：「變，明天再來看你們。」變沒有答應她，她向着韋護安慰似的說：

「完全是小孩。癩子一樣。同生人老歡喜拌嘴。一熟就好了。能要同她一樣小孩氣，真醜也醜不完，恨也恨不完。」

韋護也只是一笑置之，視爲小孩氣而已。但是總有點不痛快，想跑去追回她

來，又不好意思。又覺得無意義。他佯裝很坦然一樣，又同浮生講到他們團體中最近所發生的一樁小事。好久以後，他纔告辭出來，因為他不願意讓浮生他們能在他身上得到一點可疑的地方。

四

章護住的地方，離學校很不近。他一星期總有五天須要這樣往返的跑着。他爲這住處的事，真考慮得太多了。他知道，關於這一層他始終都是難邀得一大部分，幾乎是全體的人諒解的。就是無論怎樣，他不能生活得太髒了。即使在蘇俄，他也生活得較好。所以他必須找一家乾淨的房子，和一個兼做廚子的聽差。但是不知所以然的，他又常常爲一些生活得很刻苦的同志們弄得心裏很難受。若使將金錢花在住房子和吃飯上就花費了那末多，彷彿是很慚愧的一樣。他的這並

不多的慾望，且是正常的習慣。（他自己總橫豎要這樣肯定）與他一種良心的負咎，也可以說是一種虛榮，（因為他同時也會希望把生活糟蹋得更苦些。）相戰了好久。結局是為另一種問題得勝了。就是他必須要有一間較清靜的房間，為他寫文章用。他每月所負的文章的責任是並不輕，他不能棄罪這事不努力。因為能寫的人，在他看來，簡直是太少了。所以他找到了一家房子又好，房東又好，房東的聽差也好的一家了。正因為房東又同他有點戚誼關係，雖說他出的錢比較是太貴了一點，然而向人說起來儘可以說是住在親戚家裏的。他又買了一些，並不是賤價的傢具，和好多房子的裝飾品。儼然房子就很好，簡直使人疑心這是為一個講究的太太收拾出來的。韋護住在這裏，真的是很相安。開始幾天是太忙了，人很累，一倒下那寬大的，有鋪絃的牀，便享福一樣的睡熟了。到過後幾天，學校的事是已走上了軌道，而與陳實等一個特別組織的事，也大體已有了頭緒。他除了上午到一個辦事處翻譯一些稿件，下午到學校上兩個鏡頭的課，那其餘的時

間，便都可以由他自由支配。他是便像一個機械一樣，一回到家，坐在軟椅上，抽兩枝烟之後，便伏在案上，不知天昏地黑的，要到人實在太疲倦了纔停筆。然後他讚進那好聽差爲他理對的薄被中去，再抽一枝烟，又睡着了。他彷彿是頂滿意這伏在案上用筆的工作似的。可是在過不了幾天之後，他將休息的時間，不覺得延長了。而且在筆尖稍一停頓的時候，他的思想便從筆尖飛跑了開去，不知亂想了一樣什麼，纔又自己覺得好笑，讒又將心神收斂了攏來，繼續的寫下去。但不久，卻又忘其所以的，彷彿很有興緻一樣，在另一張空白的稿紙上寫出一首兩首小詩來。雖說常常很責難自己的這裏行爲，然而也很珍貴的將這些詩稿安放在另一個抽屜裏去，真是一些不忍棄置的小東西呵！而且一到了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這在從前實在只能算是太早了，他就彷彿文章已寫夠了一樣，早早的爬上牀去，蹣在被窩裏，靠在大的軟枕上，在小小的紅的燈光底下，他去讀杜思退益夫斯基和屠格涅甫的小說，而且他太歡喜詩了。他翻了一些大的精裝本，他又去翻

一些小的，更適宜於飄着看的書。他一天天的感出這裏面的偉大來，崇高來。他對於藝術的感情，是漸漸的濃厚了。竟至他有時候都很厭煩一些頭腦簡單，語言無謂的人。他只想胞回家，成天與這些不朽的品物接近着。他在這裏來了解一切，是比什麼都快樂。若不是爲男一種不可知的責任在時時都命令他，他簡直會使人懷疑他的怠惰和無才來。他真是勉強在寫那文章。

這天別了浮生回來後，他是更不安的坐在房裏了。同時他對於自己起着反感。爲免除這懊惱，他整個晚上都排遣在小說中。他簡直恨起來爲什麼這時不會有點意外的工作來磨滅他，好讓他爲別的可笑的事件苦着。

但是在睡了一覺之後，他仍然又變得好好的，與從前一樣有精神，有興緻的走到那辦事的地方去。沒有一個人能看得出他是曾在夜來失過眠。而且一切的人忙碌着，臉上放着光輝，他也就異常有勁了。他須要有許多在拚命努力的人來鼓勵他，幫助他。

五

在下了課後，又在教務處坐了一個鐘頭。仲清不在。只有兩三個糊塗的人味那裏。都異常敬仰的在同他敷衍。因為他們不知應說什麼話纔最好。他毫無趣在的同他們講學校的事，又講報紙上的事，然而總無結果，總無真的意見。他們對一切都甚朦朧呢。他看錶，還只四點鐘。回去是太早了，但又無事可做。他再望這些同事們，真覺得還不如與那門房老頭兒說話有趣味。他無法了，只好站起身，做出一付預備要走的神情。其中一人便趕忙去爲他找帽子。另一人便模做着感嘆的聲音說：

「唉，章先生，你簡直是太忙了呢。」

章護不禁顯出苦笑來。但是卻極親熱的又與他們週旋了一會便急急的離了學

校。既到了馬路上，卻又徬徨起來，不知往那兒走纔好。最後還是不覺的又向浮生家走了，最近浮生夫婦之於他，彷彿有很親近的意味了。

一到門邊，便聽着有那響亮的笑聲。他不覺心一動，腳就躊躇了。只想退回去。不過他爲了一種自負的情緒，他不願怕什麼，所以還是帶着一付好好的氣質走進去了。他將他的大的滿的皮包向桌上一攢，便轉臉來向麗嘉笑道：

「還生氣嗎，小姐？章護今天特來陪罪。」

他伸過右手去，也彷彿很倨傲的樣子，但他眼睛卻故意的狠狠的瞅了她一下。

麗嘉也將右手放到他手中去。柔聲的說：

「不懂你的話。我並沒生誰的氣。只唯恐你一賭氣，不理我們了呢。」她並沒有躲避他的眼光。

他又去拉珊瑚的手，珊瑚卻無力舉起那手來。她說不出有許多抑鬱。她一點

也不像就前的鋒芒了。

雯使用手指刮着臉去羞麗嘉，露出一付疑問的笑臉，意思是說：「並沒有生過氣嗎？」浮生也笑着，一半解釋，一半安慰的道：「完全小孩子，哈哈……。」

麗嘉簡直是不在乎。她坐到韋護坐的那張大的沙發上去。很親暱的同他說到生活的一些小事上來。她當面譁議到浮生他們的生活太單調，太不藝術。她又說到：「們的種種無生氣。她又仰慕的問到他在蘇俄是怎樣的情形，那些女人一定都非常自由，非常快樂，她真羨慕她們。韋護也說她們好，因為她們有事做，她們又有信仰，她們是走上了一種固定的生活的軌道。總之她們是不會有許多煩惱的。而且像是生來便不如中國的女人多感慨的。」

珊珊聽來覺得有許多很刺耳的地方，而且她覺得她朋友的牢騷是太說得過分了一些兒。她忍不住說道：「這只是因為太閒了的原故。一個人成天不做事，僅懶腦子來亂想，自然就有許多不如意的事了中國女人，完全都因為是沒有事給她

做呀！」

章護心裏想：「我卻實在忙呢，然而也不安定得可怕呢。」

正爲了有人說他生活法不好的浮生，心裏有點不痛快。他反對他們。拿起他的書末在桌上拍得很響的說：「什麼「生活？」這只是一些詩人們的話。而且是有錢的人纔能討論到的問題。我呢，是一切都不知道，也不過問。只知道就這樣忙迫的過去，一直到非死不可。在勞苦的工作中，人是不會想到什麼煩愁的。」

「哼，然而在勞苦的工作中也會爲了一點小到可笑的事同愛，同愛人吵起來，還要別人勸和呢。」

「那並非這個意思。你不知道，……」浮生無力的辯白着。

「總之，一切都太平凡了。我厭棄這一些不動人的故事。」麗嘉不耐煩的料着。

章護解釋道：「本來是平凡。人並不是超然的東西。但是，得有種力。譬如

我們就是架機器吧，我們有信仰，而且爲着目的不斷的搖去，可是我們還缺少一點點燃料呵！人是平凡得很，正因爲此，卻不能不常常須要一點這助動的熱力吓？浮生，你是成天忙着的，我也成天忙着，但是你能給我一個確實而滿意的回答嗎？我們一切生活的主宰，到底是什麼？

浮生駭得把眼睛張得許多大，不外說什麼纔好。他只想喊：「你簡直有神經病，你簡直有神經病！」

「對了，韋護！我相信你，你懂得只有比我們更多的。我們總是缺少了一點什麼東西。若將我們生活的經歷打開來，真不能使讀的人會有什麼激動的。所謂愁煩，和苦痛，那裏是生活的病呢？韋護！我們到底要怎樣纔能弄得使我們好玩點和充實點。」

韋護用着一種極端同情的眼光望着她。珊瑚只是不安的巡迴望着他兩人，時時噓着氣，既到韋護再去徵求她的意見時，她竟無所措手足的啞啞着。

章護已經了解，他已從麗嘉那裏取到了一種精神上，思想上的信用。他很興奮，他又本不缺少那好的談鋒的。於是他將這情形是更維持到較好的局面。在這裏是沒有浮生夫婦插口的餘地，而珊珊也像身體很不好，缺少說話的趣味。章護是更觀察到在她的後頸邊，有一顆極圓的黑痣。而當她笑的時候，是現出兩個笑渦來，一大，一小，一個在頰上，一個在微微凹進的嘴角邊。那兩片活動的紅唇，真也有點迷人呢。於是他倒常常靜着了。只看她說話。

直到浮生的晚飯都擺上桌子了，大家纔知道時候已不早，是應該告別了。章護執意要回家去吃自己的飯，所以他趕先走了。

不過在麗嘉和珊珊也寂寞的走回她壁後不久，他卻又沈悶的走了轉來，他握住浮生的手說：

『請你恕我，我發揮了一些那樣可笑的論調。但是我很明瞭的，我並不是那樣怠惰的人。想你也相信。只是我近來真彷彿有點神經變態，你看，我從前那麼

忙，每天還能寫正六千字。到現在卻反只能寫兩千字了。然而我總會振作的！我現在將這些話告訴你，因為我當你，也只有你是我在國內最好的朋友。」

浮生並不能了解這到底是什麼意義。只是更緊的握着他，現得又感激，又替他難過，反做出一付乞憐的樣子說：

「唉，我曉得，你一定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吧。我看，你且休息幾天，學校方面，我可以替你做。」

「那到不必。好，你們吃吃吧。我現在回去了。晚上還得寫文章，因為青年週刊無論如何明日得付排。好，不必介意我。浮生若得空，下期翻點稿子給我，要切用，又不要太長了。若能寫，則更好。好，我走了，明日見。」於是他快快的向門外跑了去。

浮生還想去拉他吃了飯再走時，也來不及了。只凝望那消去的後影，覺得那影是又爲工作勞苦得瘦了好些，想起像他那樣不辭勞苦，而又誠懇的從不嘆氣纏

眉的幹着，猶不免一部分的同志的非難，真令人爲他難過。而相形起來，是反覺得自己平日的固執和暴躁，竟能邀得別人的諒解，真是幸遇的事了。因此他更同情他這德娃利斯起來了。「德娃利斯」這外國名兒，是大部分同志單應用在這位懂得外國禮節的章護身上的，然而意義就全因用的人而變更得不同。

六

章護離了浮生的家，一人冷清清的落在馬路上，說不出的對於自己的嫌厭。他在心裏重重的打自己的耳光，這悔恨卻並不是仍像向浮生所說的那些話的意義，是完全懊悔，怎麼又會向浮生，那老實人說一些那末瘋瘋癲癲的話。本來別人並沒有覺出你有什麼病，到是一解釋，反不使人生疑了。若是浮生道了，或是變，女人總容易了解，說是我，章護怎麼了怎麼了，一嘲笑開去，唉，那真糟：

他又悔，爲什麼竟忘了一切，同那末一個小女人：多幼稚的談講得那末有勁？真太愚蠢了。他越懊惱，他就越興奮，他又越對這興奮起着反感。他心裏說：「章護！忘掉這一切吧，讓魔鬼拿去，你去想一點別的更重要的事！」

他竟忘記坐車了，走了好久纔到家。

那表親，一個洋行裏的辦事員，近來因爲事情頗得意，已吃得有點發胖了。走到階邊來迎他：「呵，來得正好。你今天遲了好些時呢。我也因爲有點事，剛回來。好，喊他們開飯吧。」

他頹唐的便倒在客廳的沙發上，呻吟的說：

「人有點不好，只想不吃飯。」

房東又很殷情的周旋了他，親自到了一杯百蘭地，說是吃了總好點。房東太太也來了，一個雖說顏色稍黑，然而卻很健實，又很懂一般太太們的風情的女人。他也只好順從了他們。在吃飯的時候，房東又彷彿打趣般的正經向他說，他

實在應當找一個如意的太太了。房東太太也毛遂自薦的說是願意幫他忙。然而他只好笑了。答應是住在這裏，這有好主婦的家裏，便非常滿足，竟忘記太太的事了。若是承情，幫忙，也應當找一個像這賢惠主婦一模一樣的女人他纔要。男的好像受了奉承，就更樂了。女的則橫眉一笑。於是這從未使他稍稍留意的女人，便使他的心動了一下，同時他便想到另一種模糊的忘想上去了。他勉強歡笑着又敷衍了一會，纔離了那雙夫婦，回到自己的房子裏來。

照例他抽了幾枝烟。但他將稿紙攤開了好久之後，還不能寫一個字。他努力鎮壓住自己的感情。他疑心完全是因爲他走了太多的路的原故，他便想早點睡，只是又太找不到瞌睡了。而且連書也懶於看。他只從那秘密的抽屜中，取出那些珍貴的詩稿來，翻來覆去又看了一遍。覺得有些確實寫得很好，有許多都是在前兩年所不能體會出的情緒。不過他不願將這些他得意的成績拿去發表，因爲只能給一夥那沒有修養的人作嘲諷的談資的。他重將這些東西收藏後，便再也找不到

別的可以混去時日的事情了。無論在心中他是怎樣的在喊着：『明天要發稿了呢！難道你存心延期期嗎？』但他仍然不能執筆。終竟時間還只到九點半的時候他就張着眼睛望天花板的躺在牀上了。

天花板上爲那紅色的小紗燈反映出許多畫着大圓形的黑影，像一個大的，散漫的花朵，他從那些破碎的花瓣中，最先看見了一些他的不明顯的意識。多麼可笑的意思呵，他閉下眼皮來，願意這形象消滅了去，這會使他不由的要生出慚愧之心來的。但是，一些另外的，便在他合攏的眼前跳躍起來了。那逝去了的：曾經陶醉過他的甜蜜。唉！怎麼這些本已成爲毫不可戀的一些影子，也變得很能誘惑人的在擾亂他。而且使他痛苦。他又厭煩的把眼張開來，而那麗嘉的，一點沒有錯，太像那女人了，簡直就是那付神氣望着他。像問他要什麼東西一樣。他心裏想：『唉，這到底是什麼思想？難道……』接着他便否認了。決不會的，那女人就決不會把他放在心上的。若果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

者，竟或是一個音樂家，一個詩人，他都有希望將自己塞滿那處女的心中去。然而，多不幸呵。他再也辦不到能回到那種思想，那種興趣裏去。他已經獻身給他自己那不可磨滅的信念了。而這又決不會能博得她的尊敬的。他想起那最初見她時的一切了。她是那樣侮弄了柯君，而且那樣不勝其諷刺的問到他：「是同志！」若不是因為同時他又我的日記的作者，而他又幸而還勉強應付了過來，她簡直不知早就怎樣的在顯示她的傲慢的技術了。他又從新想過一遍她所說的一切的話，他證實了他是怎樣的不能給她以人格上的刺激和滿足。但是那眼光，唉，爲什麼在剛開始時，她就那樣彷彿欲吞滅人的望着他。而且今天，更是使人疑惑的親切了起來。他越想，越不解。越不解，就越想，竟至有時忘形起來，他不知所以在牀上滾着，幾乎將那小几上放的茶杯和水瓶都碰倒了。

總之，這是事實，麗嘉已一反舊日狂狷的態度。她會很坦然的同他談講過她自己的無聊的生涯。被過一切像是屬於大眾的希望。她很信仰他。她並不暴躁。

而且她並沒有將他視爲一個她所岐視的康敏尼斯特。韋護再三想，他實在沒有絕她的理由。她實在可以做他一個好的朋友。他有許多思想只能給她知道，那些簡單的人真不配了解的。而且也只有她的那些動人的態度，纔能引起他有裸露出衷心的須要。他要將她撲過來給她一個擁抱纔好。他最後放胆的想：「她真可愛」時，他就用力的向空中，他那幻影的嘴唇上大大吻了一下。

七

這時，麗嘉也正在被一種矛盾的思想所糾纏。她覺得她自己簡直是太不懂事了。爲什麼她要向韋護，一個初初相熟的人，將自己的一切生活上的不滿足給他瞧。使他在這裸露的天真的人格上任惡觀覽，將一些不真確的，（就是說並沒有會真真了解她），概念去。他一定已看出她實在很柔弱，很貧乏。也許現在正同

人在說到她，且嘲笑起一切女人了。她不安的向和衣斜躺在牀上的珊珊說：

「珊！你爲什麼老不同我說點親熱話，是不是正有點生我的氣？我真值得你恨的。你看，我會將章護當成那樣一個朋友看。我實在太不顧忌和太不矜持了。你曉得的，我並不是說人應當虛僞點，只是不應四處向人發牢騷，能知道你的呢，他還給你點同情，（然而這也夠多麼可恥），否則，只能給人拿去做笑談了。尤其是我們，一個沒有職業的女人，真該留心所給人的印象是不能太壞的。任人恨也好，惱也好，怕也好，只要是讓人看不起，可憐的那末可欺就好了。珊，你說呢，是不是我今天太老實了。而且到底——唉你看章護到底是怎麼一個人？」

珊珊也有珊珊的煩惱。她比她朋友稍微大一點，又百事都憂鬱一點。在人情上，她自然比較的週到。她有一顆玲瓏的心，她能使人越同她住得久，越接觸得深，越能發現她的聰明和溫柔的韻致。然而在表面上，無論她怎樣鋒芒，也及不到她朋友的這方面的天才。她有一種中國才女的細膩的柔情，和深深的理解。她

卻實在缺少那所謂的「這東西」。若照她的個性，及她並不如麗嘉般火一般的，狂風一般的，漫無頭緒，一任力之所及的思想，她實在應能比較接近章護。她也正是受看一種模糊的人格上的吸引，纔跑到這裏來唸書的。誰知現在她朋友卻更其不讓的也在這人身上感起趣味來了。她還沒有十分反省自己，她卻將她朋友看得清清白白了。這實在有點使她不高興，雖然她也明知這不高興是太無理由，然而也不知不覺的對那最好的友人也像是有點疏遠起來了。她看見麗嘉只是興興奮奮的和她說話，她真不好意思。怎麼自己會不和她一樣能那樣坦然，於是她也竭力打着精神來討論，但她不願說出她對章護的意見。

「你，相信我吧。我不會對你說假話。你並沒有什麼不對。你歡喜那樣就那樣。我只是有點不舒服。我實在無生你的氣的理由。」

「爲什麼你還是這樣態度？而且你不答覆我的話？我許你說那「德娃利斯」是怎樣一個人！」她跳到珊瑚牀前去，她將自己的臉去遮住珊瑚的視線，她不肯

讓她再逃避開去。

珊瑚便坐起身來，握住她的手說：「嘉！我不希望我們將別人討論得太多了。他與我們有什麼相干？而且，韋護，我真不能了解他呢。也許他是好的，他是對的，他比一切我們相熟的人的見解都高明，但是我們何必這樣無窮盡來說他呢？你說你悔，你不該將他看得太親近了，然即這樣不疲倦的老研究着他，不更覺得是將他的意義更看得不同了嗎？我不反對你任何提議，我只不願他，韋護，來佔領我們整個時間去。我看你是一直從轉來到這時，他影兒都沒有難開你腦子的。」說到這裏她便笑，用手去摸撫麗嘉，但她卻咽住了這句感傷的話：「唉，我何獨不然！——只接下去——這真不值得！」

「真的，我彷彿老不能忘掉他一樣。這確不值得，確值你來笑。不身他卻太會說話了。未必你能否認這一層。想想看，在我們初次見面，他就能將我們的頑固的心，用語言融洽了下來。而且在今天。喂，他那種態度和話語，我幾乎疑

心只有他能了解我了。你幾時看到我曾同一個什麼CP，CY份子談到這些話？固然是由於我太不檢束了，然而卻也是因為他有引起我說這話的興越和須要。現在，這些都已成爲過去了。我將如你所說的「不值得，」我不願再多想到他。只是你說呢，我總彷彿他是有一點虛僞，故意做作得如此，來戲弄我們，或是爲暫時敷衍我們，隨口說說而已。真是，我們都要上他當，將他當好人！」

說得珊珊也笑了。珊珊又打趣牠。說是章護可真是可好，她莫疑心多了，將來又後悔。

其實她真的也感到自己太疑心了。她實在沒有一次從章護身上得過一些虛僞的意義。簡直連誇張的意義，她也沒感到。

珊珊不願再繼續這談話，故意擾開些，慢慢便說到浮生來。珊珊說他是好人。麗嘉承認。且說他很可愛。但是她永不會愛如此的男人。只有能爲好母親的愛纔能同他住。他說：「你看那傻樣兒，有時真使你覺得他可愛，只想抱起他來去

打他。可是，這是不關緊要的。若是這是你愛人，成天當着人這樣，給別人笑，你就可真受不了。我喜歡他，因為他有許多特別的地方使你不由要發笑。我也將他當一個好朋友，因為他真是誠懇極了。只是，我們真難了解，他只將我們認爲是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他永不能知道我們究竟是怎麼一個人。」

話說到這裏便停頓了。彷彿都想起：「誰能知道我們究竟是怎麼一個人。」但是話仍然繼續下去了。她們說到雙，又說到毓芳。她們意見總還能一致。然而態度卻不同。珊珊無論如何，她對於同性的寬容，是較她朋友能大些。

直到夜深了的時候。眼皮已提不起，瞌睡來迷了，纔終止了爭辯。麗嘉胡胡塗塗的脫了衣，爬進牀的裏邊去。不久，便也只聽到那微細的勻整的呼吸了。

珊珊沒有睡着去，只想到些別的。她彷彿覺得身體虛飄飄的，沒有一點着落。她認不清她的希望。她願意能認真唸點書，可是不知從什麼地方努力。這位教授講一點翻譯的小說下去了，那位教授又來講一點流行的白話詩。第三位教授又

來命他們去翻一點不會懂得易經和尙書。到底這些有什麼用？她本來對文學很感到趣味的，誰知道末經先生一教，到反懷疑了。然而她能學什麼，一切藝術的東西，過去了，她不能學好一樣。以前還是和麗嘉一起，還可以說也許是受了她的喜新厭故的影響。但是現在呢，她是單獨的依着她這半年來的志趣去行的，可是還只聽了一個星期的課，便彷彿感到很無聊了。她又並無別的新的嗜好。她又不能再返到往日一樣能知麗麗毫無變心的遊蕩。她看見她朋友在那末興興奮奮的談了一回話之後又能那末香甜的睡去，她真認爲是可羨的事。她異常愛惜的將被替她再蓋好一點。她又從那一付可愛的臉上想一日裏的許多瑣事，一切章護的，浮生的，變的，以及麗嘉的影子，都清清白白擺在她眼前，她彷彿明白了許多，但她不敢想到那結局。她覺得她朋友和她都將要跌入一個可怕的深坑裏去，而不能自拔。她實在也不能不承認她朋友的那句話：他有點虛偽，她相信他只是愛討好女人，所以每次都犧牲一些時間和精神來無味的混去。他一定不知有多少次會

玩弄過女人。也曾被許多女人寵幸過。而她朋友呢，太天真了，太熱情了。她雖說被愛過。然而那些愛都從沒有喊醒過她幼稚的心。現在呢，他太聰明了，所以她一定會跌下去。而他自然可以飛起。這是不調協的。她願她朋友幸福。她也不苦難，她們不該來這裏的。但是不久，她又假設了許多去原諒別人。她覺得她確能較多的能懂章護。而章護也了解她。只是她朋友橫站在她前面，使什麼人都會忘記那後面的她了。

但她卻決不會恨那睡在她貼身的人，她反用手去攬着她頸業，她心裏在悄聲的說：『我們要永遠聯結在一起。莫讓魔鬼來毀了！』她又閉着眼，數那勻整的呼吸去試着睡，好久，纔算稍稍睡着去。

不過一會兒天就亮了。衝裏響起一些鐵輪的車，來趕清早裝運髒東西的，珊瑚便又醒了。她很難受的輾轉着，頭又暈，眼皮又重，她須要睡眠，卻又不能睡，她只好又張開眼來望天色。天色已由朦朧的，變成透亮了。一定又是好天氣。

房裏還有一盞夜來忘記捻熄的電燈。討厭的黃光照着。珊珊不願起去關，便又合眼躺下了。她不知挨了多久，纔聽到樓下客堂的鐘響了七下。她覺得還是應該振作，應該上課去。於是她便起身了。摸摸索索的做着一切事的時候，那酣睡的麗嘉纔擾醒。於是這小房的空氣又全變樣了。她那總是感到有濃厚的興致。給與珊珊許多向前的勇氣。她蹣坐在被窩裏，用愉快的聲音在讚美珊珊的柔細的髮和她那又圓又尖的下巴。她常常就是那末好像剛發現一樣的驚詫的來問是！「珊珊！真怪，怎麼你的髮會那麼軟而細，你小時一定沒剃過的。真好看，像一個外國人的頭。而且，你照一照鏡子囉，你那下巴簡直和沙樂美的一個樣子，那皮亞詞侶畫的。唉，我真愛牠呢。我也得有那麼一個就好。哼，明天把這醜的削了去。」

等不到別人答應，是又叫起來了：「呀，好香呀，你看，這盆桃花都快謝了，牠卻還香呢。唉，珊，我說又快要買菊花了。只她菊花我並不喜歡。」

珊珊就這末常常同她成天講一天的話。當是睡足了的時候，更高興。她在珊

珊面前又無忌憚，又有時故意擾得珊珊不能做別的事她就快活。她是又在想法使珊珊缺課了。因為當珊珊到學校去後，他是太寂寞。但今天珊珊是下了決心的，她柔聲的向她說：『我是要走了，八點鐘有課。你無事，可以多膩一會兒。起來看看書，我也就快回來了，以後我們想個法子，不要這樣空玩就好。嘉，我們已不小，我們得憑自己的力找一條出路。我對我們將來還有一點意見，等我回來後我們再談。』於是她一點也不覺得有體貼她朋友寂寞的必要，她跳步的跑走了。

八

剩下麗嘉一個人蹣坐在被窩裏。帶點失望的惆悵。想到她朋友，彷彿有點惱她一樣的。但隨即諒解了：『爲什麼要缺了課，在家裏來陪我玩；既然是誠心老

遠跑了來，又花了那麼多的聽講費？自然，她是對的。我簡直太自私了。」於是她又自笑了，她再歪身靠在枕頭上，預備再去睡，忽的想起珊珊說的：「你無事，可以多睡一會兒」來，又不免有點慚愧。但是她轉灣一想，未必去坐在講堂上聽別人唸兩段書，便算得是什麼「事」，而且到底上了課的人會有什麼與她自己不同？她不能相信去上課是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在。她始終找不到興趣能在課堂中默坐。她說（在心裏說：）「與其在那兒受悶，寧可獨自躺着亂想。」所以她便又很安心的躺着了，而且亂想。她想了許多，將毫無關連的事體也接在一處。事情並不精彩，又不重要，不過她卻很感到有趣。從某一種事體聯想開去，在一秒鐘便有許多不同的影象旋迴過了。但是常常不拘在某種事體中，忽的會跳出一個影子，像章護，她接着去審視那影子時，便又模糊了。她幾次都這樣叫，真幾乎叫出聲來了：「怎麼我老記不清他那樣兒，到底那眼睛，那鼻子是怎麼生法的？」然而她真記得。那眼的光，探求的，那笑容，多麼做得毫不懂拘束的呵。

並且那態度，她就從沒有遇到有比他更動人些。自然，他並不是美好得很，高貴得很，或是豪爽得很，他只是那末一種不帶酸氣的個儻，微微帶點惹人的沉靜，就全憑這個來打擊人的心。麗嘉又來溫習一過他所說的一切。沒有錯，他將她的意思引伸了，他補充了許多她未說出和未想到的話。他又說他的意見，那全與她一樣，只是更具體，更確定，更將她引向他了。她竟會想起：「珊瑚也決不會能知道我如此之深的。」她再去想別人，便都覺得風俗氣了。她只願再見他，即使是說一點小到比什麼還可笑的事，也可以從他那裏得到極滿意的解釋。她跳起身來，預備跑到浮生家裏去，在那裏她准可會到章護的。有一種直覺，使她斷得定，若是章護不逃避她，那他一定也要不斷的望這裏來。她不覺笑了。她笑她自己所料的決不有錯，她又笑她自己太急了，但是她仍然急急的在穿衣服，她要早的到浮生家去，或是別的地方去，這小房子真不能使她逗留了。正在這時呀的一聲，門便大開了，露出珊瑚的頭。珊瑚望到她那慌張張的樣子便問。

「急什麼？你要怎樣？」

她有點不好意思，彷彿被別人窺破了什麼秘密似的。她倒身在牀上去大笑了起來，她說：「你曉得的，我是預備出去玩，這房子太寂寞了，你又不在家，我真無聊透了！」

「既然想玩，我便陪你，只是到什麼地方去？」

她不便說出浮生家，而且現在的浮生家裏也無味，既然珊珊回來了，她仍然是可以不出去的，所以她只懶懶的答：「我也想不出地方。」

珊珊會意的一笑，也坐到牀上去：「那就不出去，還是我們來談談，我缺了兩點鐘課，就是爲不放心你。」

「呵，這你是太好了！以我看，你不必去了吧，」

「我的意思是我們兩人都去，你總得找事做。我呢，你不去，我也坐不牢，總記到你太寂寞了，怕你心焦，而且，嘉，我真須要你給我興趣和勇氣。我自己

常常都覺得奇怪，百事一有你那樣高高興興的在旁邊，我纔更感到那事的意義。若是你一反對了，我好像也灰心了一樣的。自然，這只怪我太不能忍耐了。只是，嘉，我不是說你：你是不免有點任性，若是像你現在這樣玩，你將來一定要後悔的。我只希望你能同我一塊唸書，我也好，你精何嘗不好。」

麗嘉作了一個願看的怪樣子來打斷了這談話。她有一種最不願意的事，便是想到她現下額須解士的問題。她厭倦了學生生活，她又無耐心唸書，然而又無事職她做，她又不願閒坐着。她有許多不功理由的理由，沒有一個人能了解她，原諒她的。她也會想過，但是她所想的都是夢，他也知這行不通，所以苦惱得不願講到這事了！她一聽珊珊說到這裏，便忍不住要皺眉，不過一當珊珊看見她怪臉後，她便覺得很對不起她，所以她隨即又笑着道：

「唉，又來了！你不是已經說過的嗎？明知無效果，還要來碰釘子，看你這人囉！我，你儘管放心，我不願負你不能安心唸書的責任。好，珊，你既然缺課

「回來了，我們還是出去玩吧！」

但是珊珊卻仍致要將話問繼續下去。她說，不錯，她會勸過她一同上學校，不過意義完全兩樣的。以前呢，她完全是自私，她願她朋友能仍爲她作伴。但現在。她是爲着她朋友着想的。肯她定的責問她；「你敢說我們能懂些什麼？雖說處處我們都顯得很聰明，我們同別人談講過藝術，談講過種種問題，主義；以及一切細小的日常生活，而且我們還是多麼做得看不起那些談講不來的人。但是。到底我們思想的根據在那裏，我們到底懂了那些沒有？沒有呀！我們沒有潛心讀幾本書過，我們懂的全是皮毛。我們只彷彿是在驕傲，然而卻一定有許多內行的人在譏笑過我們了。這些呢，過去了！我們本來是太幼稚了。我也原諒了這些，只是現在，嘉！我已經有二十二，而你也滿了二十歲。而且，看一看這社會，是不是還能准許我們遊蕩，准許我們糊塗？我們總得找出一條路來。但是，我不敢說，不多讀點書，會能找到一條頂正確的路！」

嘉始終是擺出一付玩弄的樣子，不將那些話當正經話聽，時時找她別叔鬧着玩，又打岔去問一些不關緊要的話。到後來，看到她朋友是太嚴重了，不好不理，只好點着頭，其實她還是希望這些能半點結束的。但是常她聽到她朋友發出那末一些責問之辭時，她忍不住很氣憤了，她大聲抗爭着：

「錯了！你簡直錯了！也許它是正能應用到你自己身上，可是你不該將我和你說在一起。我要告訴你的：你既然知道這社會已不准你再遊蕩，那，也就未必還能准你讀書！你說，年紀大小，要找條路，但是你認不清那最正確的，所以你要靠書來幫忙，但是書太多了，路也因為書更多了，你將更認不清你應該選擇的那條路，你將永走不上一條路的。人只是應該向前走，走不通了，又來，那纔會有一條真正的路，而且你不是幾次都感嘆你太不懂得什麼了麼？你不是覺得你對於一切問題，主義，都只能講點皮毛麼？但是，讀書吧！讀那些白話詩吧，你就會懂的，哼！不行，我告訴你，這一切都得去實實在在去經驗。你不懂這個

社會，你便讀盡天下的書，你仍然只是一個誤解！哭！得了，我們不被這事了，你看你還那般像演講似的來教訓我，我會不會覺得有笑你之必要？吓，珊——我真要笑了！

她便縱聲的打着哈哈。第一次，她將她朋友當做了敵人。

另外那個被嘲笑的，自然也把臉變紅，她不能忍受這無禮，她堅持着她的意見，她要糾正那錯誤，她不憚煩再解釋且申叱她了。

慢慢的，都忘記了那重要的一點，只在尋求一些精彩的深刻的諷刺，互相拋過來，要打擊對方的心。

珊珊說不出的難道，這局面真不是她能臆想的，她純粹一付好心，她有着希望的，然而現在呢，她不圖在她們的友情中，會產生這可悼的事實來。她真想痛哭，但是她忍着，她罵她惱恨的那人。

麗嘉更是充滿了憤恨她。她原來本是很快樂的，現在卻為她朋友擾亂得不堪

。她了覺得確實反應離開這不愉快的地方。她跳步的衝出這小房的門，她走了。然而她卻故意做了一個極可惡的樣子留給她朋友。

九

外面是灑滿了金色的陽光，天氣像初春。麗嘉彷彿一個被釋放的囚奴，突然闖入了這世界。她用一種奇異的，狂歡的心情來接觸一切。她不斷的噓唇，迎着風快快的向前走去。那清涼的微颺，便頻頻去摸那臉頰，或是很快的抹了一下便跑走了。她又舉眼去望天，是正有着許多團的白的耀眼的東西在那藍的天海中變幻着。她彷彿自己也輕了好些一樣，只想能飛騰上去，於是脚步便換得更快了。像有點要離開地面真的那末跑了幾條馬路。這些馬路都異常安靜，即使在白天，也並不有很多的行人和車馬的。她再想起適纔的爭執時，她簡直覺得那是太愚蠢

和醜陋了。她檢起一匹被秋風吹落在地下的枯黃的葉，像是很珍惜的把玩着，隨即便又不經意的拋下了，風還將那葉吹到好遠去。她又去檢另外的。她又想起珊瑚來，看見她紅着眼睛，額上有兩股細的青筋暴露出。她想：「唉，我怎麼能知道她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她是許久來都在愛護我的。」但她即刻便又轉念道：

「自然，只能怪我太粗暴了。」她又想起過去的一年，不正是這時候嗎，她們剛跑到南京，成天在北極閣，鷄鳴寺這些地方亂跑，那時她們還沒有丟棄繪畫，她常常將她喜歡的色調去染污那白紙。她會有許多她自己滿意的作品。那時珊瑚沒有別的信仰，信仰便是她。沒有別的興趣，興趣亦惟她的興趣是從。而且她以她的聰明，她的豪邁，她的熱情，吸收了一些朋友，她們終日都耽於歡樂中。現在呢，散了，都忘了她，去幹各自的事去了。珊瑚也是一樣。她只信仰讀書，而且她鼓惑了那些人，現在還想來強迫她。她怎能不生氣，而且這過去的一時的榮華，也使她迷亂，她彷彿她還應該要爭得那失去的王座。她不能寂寂寞寞的生。

那珊珊的話，也是有一部分理由的，她說：「這社會是已不准我們再遊蕩了，一對，我們得找事做，我們要鑽入這社會去，我們要認清一條路。她決計了，她一定要同珊珊在一條路上走的。珊珊喜歡那些書本子，她就去讀書，無論那結果是怎樣。她願意幹一點事，她就得去找事做，不必坐在家裏使珊珊不安。現在珊珊一定是被她氣得哭了。她知道珊珊是比她多感傷的。她無論如何不能在街上瞎跑了。她要轉去看看她朋友，向她解釋，向她引咎，而且這真的不值她們來鬧得心裏難過的。她掉頭在朝來的路走回去，纔看見已是離家很遠了。她正預備雇洋車，卻迎頭有部洋車停下了，車上步下一個滿臉都是笑的人：

「啊，怎麼在這兒，要到什麼地方去？」

原來這正是韋護從辦公處回來，很高興的神氣，他給了那車夫兩角錢，打發他走了，他在隨着麗嘉慢慢的走。

麗嘉不覺的也忘記雇車了。他們又講了許多不關緊要的話。麗嘉指着一個極

譚的小麵館告訴他，從前她曾和兩個朋友在這裏吃過麵，只四個銅子一碗。她還買了一斤花鴨喝，由麵館裏給她們一點鱸魚和白菜，她臉都喝紅了。館子外面圍了許多人着她們，她朋友實在受窘不過，強拉着她走了。她們走出館子來，那些看的人便讓開一條路，也不笑她們，也不同她們說一句話。她帶着嘆息的望着韋謹說：

『總之，小約只將我們當做瘋子看而已，他們決不會將我們看作同他們一樣的人。』

韋謹聽着這些話，極感到興趣。他幻想幾個有着明豔的肉體的女性，穿着上海流行的學生裝，在一個只有那些小車夫去吃的館子裏，和那些譚的破衣厮混着，用大碗斟酒，受一羣愚鈍的眼光凝視着，他再回頭去望那麵館，好像有點感情似的笑了起來。他問她好不好再到那地方去吃麵，他願意陪她。她拒絕了。她已經懂得了這意味，再去，便無趣了。他又希望她能和他到別的地方去吃一頓飯。

。她便笑了，那態度又變得與從前一樣。章護恨恨的望了她，她纔停住笑，但她立即便招來一輛洋車，她向他說：「再——會」那全個臉的部分，都是推滿了愛嬌，只是她接着又做出一個嘲笑樣子稱呼他一聲：「德娃利斯先生！」她不等章護的答語，便跳上車走了。

章護心裏很不痛快。爲什麼每當她一說起「德娃利斯」時，她便露出那末一付鄙辱人的態度？她只不過是從那些無聊的人口中檢來這名詞。這並沒有被嘲笑的理由呀！章護再舉起眼去望她，只又一個蓬得很高很長的髮的頭，莊嚴的放在一件紫綠色的夾衫上，被車兒漸漸的拉了遠去。不知爲什麼，他又將她原諒了。他笑他自己，怎麼章護還會被一個年輕女孩逗着。他應該了解她，她實在比別人還能敬重他。於是他向着那車輪所向的地方進行。但只走了幾步，便又退回了，他決計還是轉家吃午飯，等下了課後再到浮生家去會她。

果然，珊瑚已哭過了，眼皮還有點紅腫，坐在桌邊寫信。旁邊放的館子裏送

來的包飯，飯菜都冷了，還沒動一動。她已經看見麗嘉悄悄進來了，但不去理她，仍然低着頭寫信。

麗嘉坐到桌的那方，搭訕的問：「給誰寫信？」

「給家裏。」

「呵，說些什麼呢？」

「不說什麼。只是要點錢做盤川回去。」

麗嘉認真的再問道：「珊！真的嗎？爲的什麼？你給信我看，我相信我是在騙我。」於是她便將臉色轉過來，笑着去陪禮。她要求她原諒她適纔的粗暴，要求她要忘掉這回事。她發誓以後她決不給她難受了。她又強迫她同意。她又放賴似的定要她笑。她最後還亂搖着別人的頭，連聲的問：「說！到底要不要回家？」

珊珊是常常要向她讓步的。自然笑了，而且還同她談講一切她的計畫。回家

的話，當然是臨時編來瞞她的。她又問她是在什麼地方跑了一趟。

她便告訴她剛纔的情形，還告訴她遇着章護，兩人同走了一段路。她又說：「我都想同他去吃飯了，但是一想起你說的一些話，便馬上丟開他，坐車回來了。」

於是兩人便又和好了。一邊說笑，一邊將那冷的飯菜放在一口小鍋內，在煤油爐上熱着。她還笑了珊珊的哭。

吃過舖，她又睇了珊珊到醉仙那裏去。她夢想那裏有許多動人的事做。那裏有好些青年，都是同她一樣的有許多好的理想，都急切要得到施展生平抱負的機會；都當有熱血，不惜爲天下窮苦的人流盡。她要去鼓動那些人，商量着來幹點轟轟烈烈的事。她不能再閒着了。

章護上完了課，便又渡到浮生家裏來。浮生家裏。冷清清的。小孩睡覺去了。坐在桌邊，織一件小毛織衣。浮生也剛回來，躺在椅子上，無聲的看看報。報上正用着二號字排着浦東一個紗廠罷工的事。看見章護進房來了，便打探這罷工的事已弄得怎樣了。

章護躺到椅上去，望了望房內，只想問：「她們來過麼？」但不好意思，只好裝做並沒掃興的樣子說：

「已經派人去了。今天浦東警察非常多。只是還不至於十分放肆。他們工人這次是很堅持的，但卻不很願意接受局外人的意見。完全是少數的工頭在把持着。工人四大半是女工，均憑工頭的命令是聽。而廠主方面，態度已非常強硬。」

所以結局還不敢一定。」

於是浮生便對於這事發表了許多意見。凌只是好奇的說：

「警察多嗎？有演說的嗎？我只想去看看。」

慢慢的，他們又講到過去的一樁罷工的事件。又從那事件中牽到一樁戀愛的事，輾轉又講了一些別的，談話是更其闌珊了。章護實在覺得有走的必要，但仍是在等着。只是顯出了一付無聊的樣子。過了一會，他正預備要走時，凌卻對他一笑，說道：

「我知道你一定悶得很，我去要麗嘉她們來玩吧。」

章護阻止她，但她卻跑到間壁去了。一會兒，便同珊珊兩人走了進來。珊珊的臉色，仍然有點蒼白，微微罩着一層愁怨。她望了章護一眼，便坐到先前凌坐的那張方凳上了。章護仍是很和善的問：「怎麼今天不過來？」

「難道天天一定要過來的嗎？我不知道這理由。」光這聲音就辣辣的，使浮

生都詫異了。韋護卻笑着向她解釋。他不願給人太不愉快了。他也沒有想到爲什麼她又這樣刺人。

浮生問麗嘉到什麼地方去了。她便微微狡笑道：「不清楚呢，是被一個什麼人約着上館子吃飯去了的，不知怎麼還不回來？」

韋護沒有悟過來，以爲是真的，還正奇怪着：「呀，不是我明明看見她雇車回家嗎？」但他也不問。倒是變反逗着他說：「你說麗嘉怎麼樣？」

「自然了不起，你們朋友中，就沒一個錯的。」

她們都知道這是假話。

「就只太愛鬧戀愛了。」浮生說，「昨天樓上住的人還問我她是誰呢。他前幾天有一次看見她同幾個男人在公園裏鬧得凶呢。」

「那裏面還有一個女人，怎麼你們樓上的人又沒看見呢？我敢說麗嘉一次也沒同人戀愛過。」珊珊有點氣忿的爲她朋友分辯。

但是愛卻站在浮生方面，她說珊珊是太偏護她朋友了。麗嘉被許多人誹議過，那是不能只怪別人的。即使是無論那個朋友，同麗嘉很好，好到不亞於珊珊的人，也不能不承認她是太過火一點，她能同許多男人裝做得很相暱，使別人墮入了情網，她卻又要糟塌人了。而她也從沒有同一個女友能相好到稍微久長一點的。

珊珊也竭力的辯着。麗嘉從沒有同誰有一點戀愛的嫌疑，她完全是一個小孩子，在男人面前，稍微有點任性是有的。即使說她是逗別人玩，她都沒有存心過，那完全是對方的神經過敏，致鬧出一些故事。我們是好久來了，都相融洽的。

嬌說了許多，有好些話都使章護感覺到不安，彷彿專爲他放射出來。他很難過，又很無趣的了一會纔走。

他還連來了三天，都沒見着他要見的人

第四天他又去撲了空。這使浮生都對他詫異了。浮生一看到他進房便悄悄向雯說：「唉，我不很懂得，他來我們這裏是也像辦公所了。我已料定他會來的呢。只是他簡直瘦了！」

「我想他是墜在戀愛中了，你看他近來那眼光，不是癡鈍了許多麼？」雯婉曷的望着她愛人笑：「每個人當在戀愛中，總要變得愚蠢些，或特別聰明些。我看他是變蠢了。而你當時是聰明些。」

浮生又惹笑起來。他對奇的望着韋護。

「呀，你們是在議論我什麼呢？」韋護心裏很是不高興，這也不全是因為知道別人在當面議論他。他還是保持着他的原來態度，微微帶點倦，又帶點興奮，卻毫不輕躁的將他倆人審視着。浮生拍着他的肩，安慰着他：「決不會說你的，不要難過。」但他心裏沉思道：「我是扯謊了！我是扯謊了！」

不過女人總常常不願埋沒了她的聰明。所以雯便向着他巧笑起來：

「你望我呀，眼睛不要動。我看得出你的心事來呢。」

章護心裏退縮了一下，他只想罵她一句：「可惡呀，你！」但他瞬即便制住了。他要報復她，他也就緊盯着她。他說：「好吧！你看我吧！請你一直要看到我魂靈。我心中正愛着一個女人呢。只是她不會愛我，因為……只是我終究要瑪知道的！」他故意再狠狠去望她一眼，像要撕碎她一樣的。

她終竟迷惑的將頭垂下了。

浮生語戀的問着：「真的嗎？我願意知道。是誰呢？在你那裏辦事的那個女同志嗎？」

幾這時又昂起頭來：「我知道！我知道！第一次我就發覺了。」

章護不知怎樣說纔好。又加以這幾天來的抑鬱，和對自己的反感，他實在須要一個地方傾瀉。他不能隱祕他的痛苦了。若果有這末一個機會，他能從始末末，連他最微細的思想都表白出來後，他便棄置了這誘惑，再從新做人了。只是

他一望浮生那怒直的臉，他就灰心。若希望他能了解那情緒和痛苦，是全無望。而且他覺得變是那樣的得意着似的，他便生氣了。他只想一脚跳開去。他躊躇的望着門。這時更迫着他。她叫着：

是那個大眼睛女人啊！那常常賣弄着的。唉，不是嗎？麗嘉！麗嘉！——她將麗嘉兩個字叫特別響。她跳到浮生懷裏莫明其妙的大笑了起來。

這使章護抑制不住了。這樣久來從早到晚他都盡了鎮定之責任。他沒有一點想擾過誰。爲什麼這女人要故意來戲弄他？他聽見那刺人的名字時，他幾乎都要發狂了。他不耐的望着她。

她本是有着過分的白皙的，激動的笑，將那臉皮陡然染得很紅，一排齊整的小牙現了出來，完全是一付惟有年青婦人纔有的那豐滿的媚態。章護看見她那末不知顧忌的扭着浮生大笑。還將那身體搖擺着。他簡直不知要怎樣恨她纔好。他凶猛的撲過去便抓着她了。他抱住她腰肢，要將嘴去咬她臉。他用力的說：「唉！

你這女人！怎麼樣？我只太愛你呀！我非強迫你不可！

兩人揪在一團。霎將臉倒仰着，總不讓他去接近。腰都幾乎掙斷了。她大發雷霆的嚷着：「你瘋子！你狗獺！浮生！你怎麼？看！唉！我快死了！」

浮生駭得像個木頭人了！

看你還兇不兇。」章護一轉身便將她丟到軟椅上去。他已經清醒了，他只好來補救，他向浮生笑着說，似乎一點也不介意的：「逗她玩一玩的，誰知這樣經不起。」

她從椅上伸過頭來大大的冷笑着。

他便又跳到那邊去。這次顯然是虛張聲勢。他又假裝着重行威駭她。而她卻格格的笑了起來。

浮生還是茫然的站着。他不了解這些行爲。章護卻極親暱的撫着他的寬大的臂膀，鄭重的說道：

「不好嗎，這樣的女人來做你的愛人？你一切都幸福，使我羨慕。我呢，無論怎麼樣，都不成了。我是一個太不可救藥的人呢。請你莫介意適纔的事。我完全是遊戲。你不會以為是太無禮吧！現在我走了。明天再來看，完全是看你。」他匆忙的逃走了。

他又做了這末一樁錯事。也一想到心就劇烈的暴躁起來。而且一切都錯了。他應仔細想一想，但他已不能想，他想得太多了，他還得不出一個結論來。總有一部分，他是失去了的。他已不能命令自己了。他抱着深深鄙視自己的悲哀。壓制着欲狂的情緒。他快快的走回家來了。那房東女人，又來找着他談天。他垂着眼皮，他不願看那女人凸出了夾衣的外面的部分。

這夜他喝了好些酒，他完全醉了。是發誓他要拒絕誘惑了。雖說他曾幾次想跑到一些賣淫婦女那裏，但是他爲了要表示他看不起這些，他並不希罕這些，他又終止了。

出乎他意想以外的，他彷彿變成另外一人。他完全自暴自棄的過了一晚。

第二天他簡直沒有一點力氣的躺在那牀上，臉色白得怕人。他望了從窗上射進的陽光，光正落在一本多布羅柳波夫的詩集上。他好像很高興的自語着：「一切暴風雨都過去了，我平地無緣無故的獨自害了一場寒熱症。我，章護仍然是章護，我不能稍為放鬆一點的。我還得找點事來做。對的，起來吧！不要再怠惰了。」

他到辦事處時，連那大胖子外國人都注意了。問他近來的身體怎麼樣。他笑着回覆，他只稍稍有點發寒熱。但已全好了。他極力粉飾着，他做出有一付健康人特具的一種興緻。直到下午實在支不住了。他向學校告了假，他吃了一些藥，便睡去了。

但他並沒有病下去，勉強撐持着，倒也見有起色了。他又在忙着做好多事。連學校也不多停留，莫說浮生家了。他還是那天出來後就沒有去了的。

十一

有一天，他剛從學校出來，走出校門沒幾十步，他聽到有人就在耳邊叫他名字。他側道頭來，看見麗魔一個人靠在樹幹上。他繃了一下眉，只好站住了。

「到那兒去？」麗嘉仍舊不動的靠在樹幹上。

他再繃了一下眉。他不去望她。只說：「有點事，再會吧！」他再向前走。

可是麗嘉卻隨着他走去。他快走，她便跳着跑着。他一慢，她就悄聲的咕咕的笑起來了。章護不懂她意思，以為她特意跑來逗他玩。他忍不住掉頭望了她一下。只見她靜靜的臉上佈着一層和善的微笑。沒有一點淺薄的倨傲，和輕率的嘲諷。只是一派天真，而且溫柔。章護幾乎又想去觸她了。只勉強的笑過：

「我看你是來偵探我的了。喂，到底你想要什麼？」

「我是來找你玩的。這幾天我是太寂寞了。我有許多說不出的苦惱。只希望你來談談。你卻又不來。今天我便一人跑到這裏來等你，足足站了半個多鐘頭。你又不理我，藉口說是有事。我很失望。但我又跟着你跑來了。我相信你總不至真的就不再同我說一句話了。章護！我們一向都很好的，爲什麼你對我這樣冷淡？」她竄到他身傍，一邊走，一邊說，又一邊不住的拿眼睛來瞟他。

他什麼都沒有說，只長長嘆息了一聲。

她又無言的隨着他走了一大段路，到後來章護簡直不知覺的去握着她的手了。她稍稍跑在前面半步，反轉臉來望着他說：

「章護，我只相信你！」

章護竟抱着她了。

最後她說：「今天你有事，明天我再來等你。我好像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講似的。」

章護只想能如此再走下去，但他也只好說：『好吧。明天我來看你們。』

『你說幾點鐘，我好等你。』

『五點十分鐘吧。明天我非到這時不能下課。』

『好，準定呵，記着不要失約！』她便從他肩膀中滑跑了。

那舊有的苦惱，像蟲一樣的，又在咬他的心。他並不反對戀愛，並不怕同性接觸。但他不希望要爲這些煩惱，要讓這些佔去他工作的時間，要使他怠惰。他很懷疑麗嘉。他確定這並不是一個一切都能折服他的人。固然，他不否認。在肉體上，她實在有誘惑人的地方，但他所苦惱的，卻不只是限於這單純的欲求。他不能分析他自己的情感。這只是太出於他意料了。他從沒有想到在他毗離了依利亞之後還能傾心於女人。他也不想他又來愛一個中國女孩子。然而現在他卻確實爲一個女孩子苦着了。他要擺脫她，他已經擺脫了。而她自己又走攏來，她是那末變得異常女性的被抱在他手臂上。她眸子放出純正的熱烈的光輝。他當然尋

找不出那拒絕她的理由和勇氣。他想不出一個最完善的方法。他覺得很傻氣的在街上四處穿走。他望着一些紅牆的房子，和襤樓的小販，從那些上面想些不關己的可笑的小事，爲延遲他思慮的決斷。

這時麗嘉正相反。她在另一條馬路上穿着，她時時去搔蓬她的髮，她在有着玻璃的店前駐下足，爲賞鑑她自己愉快的儀容。她並不能十分了解韋護，但她以一種女人的本能，她知道他有一點隱憂，而這一定又是於她有關的。她很高興這發現。所以這天她特意單獨來觀察他，結果她滿意了。她想去告珊珊。但是她怕珊珊見阻撓她，掃她的興，所以她在街上徜徉了好久，等到完全能收斂了那得意的歡容纔歸家。這是她許久以來都沒有過的快樂。然而卻並不全是她悟出了有一個男人在爲她不安，有一大部分還是她以爲她可以從這裏找到一種精神上的援助。她太孤單了，一切都不如她的意。縱是相好到珊珊，似乎也顯露出一種冷淡，這冷淡，她認爲是一種嘲笑的不同情的冷淡。她帶着熱望走到醉仙他們那裏

去，而他們都只在一種莫明其妙中享受着自認的自由生活。他們徒然的背誦着克魯泡特金的理想，徒然的講着高妙的哲學和文藝；徒然的痛吐唯物史觀，和那起集產主義者。而他們卻終日無動靜。那惟一足以使他們誇耀的，只還是當師復在世時的一段勤懇的光榮；然而就只這一點，在許多人口中卻仍然不能解釋得很清白的。他們是曾吸引過麗嘉，因為麗嘉和他們有同一的理想。而現在呢，他們卻只給她失望了。她總希望不要單單用夢想來慰藉自己的懈怠，總要着手幹起來纔好。但他們，她認為可以幫助她的，卻也是無頭緒，而且也並不是有着真助的。利他的精神的。而且當麗嘉莫奈何，想不出別的方法的時候，麗嘉說她願意進工廠做女工去的時候，他們竟會笑起來。這簡直不是像同志的笑。麗嘉同他們住了好幾天，沒有一天不在爭辯中，不特使她將去時的熱心，冷去了一大半，反受了一些刺耳的話。每次一當麗嘉用犀利的言語將他們那崇高理想的論調一推翻，而他們在暫時找不出答語的時候，那他們之中總會有一個人來嘲諷她，說她是在S

大學聽了課，受了某種的影響。所以她不能再留在那兒了。那裏沒有一個是她的朋友。她回來，珊珊又仍是沒有表示她的高興。浮生他們更是不會注意到她了。自然她會想到章護，她確信章護能夠聽她，了解她，同情她。她開始來找章護，章護又正因先望而決心不再來了。她從浮生口中探聽了章護過去的曾有過的一些情形，她決計瞞着珊珊和浮生他們，她悄悄來在馬路上等他。她歡喜知道她對她的態度怎麼樣。現在她滿意了。她知道這在她認為唯一可親的人，是也並不怎樣不願來親近她的。而且她覺得當他那樣沉靜的，像深想到什麼的，單是那末無語的抱着她走的樣子，是比在他能滔滔解釋着什麼還使人動心些。

七

整整一天，麗嘉一刻都沒有停留過。房子又小，她從這邊一步跳過去。便被

桌子抵住了。她再一跳回來，便又睡在牀上了。她很興奮，時時覺得要笑，因為她又要避着珊瑚去玩一點新的花樣。正因為這於她有一種新奇的意味，她不能節制她的愉快的慌張。她已經忘掉了她這幾天來的打擊，她也不介意珊瑚的不溫承她。她也沒有想到要同韋護講的她新近所得的感想。她簡直連這樣的自問過也沒有：「看見他了怎樣呢？爲什麼要這麼鬼鬼祟祟呢？」他只帶着一種好奇的心情：「看他怎麼樣？哈——」。一到四點鐘的時候，她便開始跳到桌子前去照鏡子，她並不是去整理臉上的顏色，因爲她從來就不屑用脂粉的。她是去在鏡子裏，做一個可愛的怪臉，爲自己發笑的藉口。有一次，她竟倒在牀上大笑了。這時珊瑚坐在桌子邊看書，已經注意她好久，忍不住便懷疑的問：

「我真不懂你是樂什麼呢？」

麗嘉又大張着左眼，將隨着的右眼一眨一眨的笑起來：

「哈！看我囉，珊！說我像不像瑪麗碧克護？」

「我不懂你。」

「不懂嗎？聽說有人要開電影公司了，我想去試演呢。」

「我不信你。」

「真的要上臺了呢，人生不演戲那成！」

「那贊成，我也想去。」

「自然囉，你也應該演纔對，只是怕你一到那個時候，你就要攔阻我了。」
於是她又倒在牀上大笑了起來。

珊瑚把眼張着，惑疑她，但她也懶於再追問，她只說：

「好，我知道你，你一定有什麼事故，你喜歡祕密，我就不問。」

「你不必疑心，我真是沒有事的人，如果我有，我總會要告訴你的，請你看錶已經是什麼時候了。我很想去散散步。」

四點三刻，她就辭謝了珊瑚的陪伴，（竟弄得珊瑚都變色了），她一人又向

S 大學走去。時時都可以遇着一兩個穿洋服帶球帽的大學生，夾幾本布面書和講義。她知道學校已經下課了。她站得離校門稍遠，約有六分鐘的光景，韋護便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夾大衣，從那大門出來，似乎是剛還同什麼人周旋過一樣，因為在臉上還保持得有薄薄的一層笑。麗嘉本想笑着去招呼他的，但卻沒有喊出聲，她便默着向前走了。

「到那兒去呢？」韋護迎着她時，彷彿異常憐惜她一樣，因為她是那末的不做聲。

她轉過身來又隨韋護走。兩個手緊緊的插在毛繩衣的口袋裏。

「到你那裏去，好不好？」

她只用疑問的眼光答應他。

「那末，到我家裏去。」

她又躊躇着。

「好，還早，我們且走走路吧。昨天我真走了不少。」

「爲什麼呢？」她爲那快樂的預感鼓動着。

「唉，不爲什麼。麗嘉，你不會笑我嗎？我實在是一個傻子呢。」

兩人同時便都又望了一下，都了解那意義。

在走到比較僻靜的路上時，章護便又去抱她，但她掙遠了。她給了一隻手給他。第一次她纔感到那手是比較其他那些男人的要瘦一點薄一點。而她的手是向來就在女人中也推許爲最柔軟的了，使人只想能像什麼東西一樣的捻着柔着就好的。

他們走了一大段路，都在一種沉默中咀嚼着那情緒的變幻和心的顫動。到後來，麗嘉忽的想起一件可笑的事來，她向他說。

「浮生同叟吵了一大架，你一點也不知道嗎？」

他不信的望着她：「有幾天都沒去看他們了。爲什麼呢？」

「爲什麼？真的你還不明白嗎？」

他立即便抖顫了一下，然而那太無理由；於是他只說他一點也不明白，但他很想知道這究竟。他希望她能告訴他一點，而且他決計第二天去看一看他們。

「我很不願意他們這般胡塗，太冤枉了，麗嘉，你怎麼去說他們呢？」

「我對於他們兩人都是有着一種不同的喜悅的。但是我很希望……——你不知道嗎？愛卻很有一部分像傳奇上，小說中的女主人的。她值得上有個「維特」呢。」

「維特？」你是說……。他說不下去了。

她大聲笑起來：「正是呢！」

在黃昏薄薄的光下，他又看見那會使他抑制過痛楚的眼睛，一種強熾的欲念，抹去了適纔一點輕微的煩厭，他不願再談浮生了。他更將身體觸攏些，微微帶點悼惜似的說：「維特」在爲另一種苦惱所網縛呢。「他沒有望她，但他覺

得他兩眼正爲一些東西燒得很痛，他望不清走到什麼地方了。

麗嘉心裏也得點惶惑，她想：『我總該回去了吧？』但她卻仍然彷彿太缺少意志似的在隨着他找尋那最少人行的路。她又不知說什麼纔好了。

兩人又沈默的走了一段路，這沈默卻使兩人都焦燥了，都有點恨起對方的人來。最後韋護下了一個決心，他在街的拐角處找到了兩部洋車，他命令她道：『到我這裏去坐坐。』不過在臉上，他做出一個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那末一付極可憐的樣子。

她沒有拒絕他。

一路上他都將頭倒轉着，眼光停在她臉上。沒有閃動一下的到了家。在客廳裏遇見了房東夫婦。他道了一聲，便急急將麗嘉引上樓了。

房裏的裝璜，使麗嘉微微驚駭了一下，但她隨即便坦然了。她看出這房主人椅沒有一點地方與這些精緻的東西不相調和。她擲身在一張軟椅上，泛泛的贊美

這房子佈置的匠心。

韋護也倒在椅子上去，溫柔的轉側着，表示這客的降臨，是給與了他寵錫的光榮，和爲這光榮而快樂着。

有一個輕輕的指聲在門上彈着，兩人都駭了一跳。是那好聽差送兩杯茶來。他們都矜持着，一直等到那聽差又出去。

開始還有許多拘束的地方。不久便又很自然了。韋護握着她的手說：「我真感激你呵！」

但她將手掙脫了。她翻起他桌上的書來。只有一本他編的刊物，和一本其他的小冊子是認識的，其餘散着的都是一些精裝的外國書。她問是些什麼書，她告訴她了。他又引她去看那些俄國有名的文學家的全集。她欣奇的讚嘆着，她說：

「可惜我不能來了解牠。然而這也過去了，若是還早一點的時候，我知道你

有這麼多的好書，我一定要學俄文了。只是現在我彷彿不必了一樣的。但我對於這些著作的尊敬，卻當然不同於我對於中國的近日所謂文學。」

「那末你對於我這些書呢。」他指着另一個書架，「這全是世界有名的社會科學論者的譯著。而且這裏有好些種是沒有英文譯本的。你如果高興看，我可以幫助你。」

她喜悅的望着他笑了一下，但她最後還是說：

「我現在只想學世界語。」

於是他便將話仍轉到原來的方向。他說也正如她一樣，只想能放棄文學，他會想將這兩書架的書都送給誰去，不過這只是一種想望，他彷彿在生命的某部分，實在須要這些東西來伴奏，在這些裏是還有許多動人的地方，比一篇最確鑿的理論還能激發他。而且最大的理由，便是他只能在這裏找到同情和同調……

麗嘉想起牠曾有過的一些經驗，她叫着：「正是呀，我也感覺過的。」

她又問起她爲什麼要棄置音樂，她說那太氣悶了，她相信她沒有那方面的天才，她好久都沒有弄好。然而他又說：

「那有什麼要緊呢，一個樂師是並無大價值的。我們更不必要成其爲大藝術的，只是我們要能賞鑑一切藝術。我們可以從那些不朽的東西裏面，認識出那最家高情緒的沸騰，和時代的轉變。你讀過翻譯本的灰色馬吧，你起了些什麼感想？這是本好書。如若你高興，我可以爲你翻譯一本我最喜歡的，那是沙寧。」他便又找出那沙寧的原本來。

只這末輕輕的一下便不覺的將她帶回到她舊有的趣味上了。這是對的，我們總應該要能欣賞一切藝術。而且她覺得韋護確能做到這一層。他什麼都了解，都有他的意見。她拿着原本的沙寧，她高興極了。她又去想灰色馬中的事跡。

聽差又彈門了。這次都非常坦然的毫沒驚張，他們仍然保持着原態，相對的站在書架邊。韋護命令道：

「進來。」

她笑着去望那聽差，是一個很乾淨的和善的年輕人。

「太太問，飯已預備好了：還是請客下去吃嗎，還是搬上來？還有，就是太太和老爺都用過了。」

「那就……」他又轉過來向麗嘉說：「我看我們到外邊去吃飯，怎麼樣？」但是麗嘉拒絕了。她不願白吃別人的。她要回去。

於是章護做了一個手式，聽差便退出去了。

章護又懇求她再留一會兒，便不肯吃飯，也得爲他再耽擱一些時，他說：「麗嘉！你不知道你走後我會多麼難過。」

她做了一個怪樣子給他看，意思是說：「哼！我懂得你在扯謊。」但她卻仍然相信了。她握起他的手來。

他便稍稍表白了一點他近來的苦惱。他又望着她的眼睛說說：「唉，你多望

我一會兒吧，不知爲什麼在南京第一次看見你時，我便深深記住牠了。而且……」他做了一個動作，想去接吻眼睛的樣子。但她逃避了。雖說她心裏是很高興，因爲讚美她眼睛的是太多，而且她自己也知道她眼睛是太美麗而引人了。於是那嘴唇便落在那握着他的手上。他看見麗嘉彷彿有點生氣的樣子，便又變得很悲戚的說：

「唉，你責罰我吧，我是太無禮了！我知道我是不配這樣，你是太好了。」

麗嘉婉媚的望了他一眼，嗔道：「你在罵我嗎？」

他又解釋，解釋得過分了，卻使人歡喜。麗嘉真變得溫柔了，溫柔之中，又帶着強烈的個性，和大方的豪爽，所以也就更使他滿意。更使他覺得有崇拜她，就是說有恭維她的必要。

到他再請她吃飯時，她纔決意走了。他只做一個苦臉望着她默着。

然而終竟他放了她。他命聽差去雇了一輛人力車。他送她直到街口。他再三

再四說他最小的，又是最大的，唯一的希望，他要她明天來。

十三

走回來時，房東又迎着他，關心的問道：「誰呢？」

他只搖着頭。

房東太太也好奇的走來問：「唉，太漂亮了。太年輕了。」

這時便擺上了一桌的菜，因為是預備兩個人的。主婦爲在生人前表示賢惠，所以菜特別多。章護只問有粥沒有。他吃了不多的粥，便覺得有點飽脹了。於是他又加倍的抽起煙來。他在樓下客廳裏延遲了許久，因為他還不願獨自在着。他怕他會感到寂寞，因爲剛纔是太熱鬧了。他又破例的同他玩了一點鐘的撲克。主婦說她會用牌卜命運，他好玩請她卜時，她只捉弄了他。房東又問他，他只好嘆

息着：

「這全不是我預料的，而且也無希望。不過我可以說，都是她在勾引我呢。」他看見那婦人的臉上顯出一道鄙視的光，於是他接着說：「我是說她太使我迷惑了。而她還年輕，她不過是一個姑娘，她還不能懂許多呢，」

「我真希望你進行，大舅父聽見了也高興呢，他老人家也應該看見你成家立業，快活快活了。」那表親的房東就這末做出親戚的關切，說出這一串自以為是很得體的話。

章護自然不會生他的氣，雖說他心裏想：「得了，我還該管你希望不希望嗎？」他只是敷衍的喝着。他又將話說到牌上來。

主人夫婦雖說都太好，然而也太俗，他不能同他們說一句較深的話，他又回到他樓上了。他還看見丟到椅子上的那末曾的麗嘉模索過的沙寧。他又去想她的一切。一切都可愛。她是那末善於會意的笑。她是那末會用眼來向你表白她的

心，一個處女的心。但是他一點不呆板，又不畏縮，她沒有中國女人慣用的羞澀和忸怩。她又不粗魯不下落。他早先對於她的印象，還只是以為有點美好和聰明而放浪輕佻的女人。但現在不同了。他發現了她許多性格上的美處，她那些狂狷的，故意欺侮人的態度，只不過是因為那起人，像柯君的一流，逼得她是然的。於是他又想起柯君的那可憐的樣兒，他幾乎大聲的喊出：「唉：他那配！」

他又去想那第一次見她時候的事，他記不清了，彷彿還有幾個女人，但是她是她們的代表，她們思想的一切都顯然是受了她的統制。他只覺得那時他彷彿對那伶俐的一個就是珊瑚也曾稍稍注意過，不過不久就忘懷了。而且自從來上海後，他還覺得她是有點在厭棄他，他還曾想過：「韋護有什麼地方使人不舒服嗎？」所以他覺得只有她：她始終是有生氣，她若不叫你愛她，她便會給你恨她的根據。

這一晚，他是什麼也沒做，他只坐在麗嘉會坐過的那張椅上，抽着煙，興奮

着，他不願去想到工作和愛情，因為這已經很苦過他了。其實終究還是無結果，他只想且過幾天了看吧。也許章護又會厭倦的。（他自己）也覺得這話有點騙自己。）

他到辦事處去得遲了一點。他縐着眉頭向人說：「唉，只怕還得早點回去，唉，有點討厭的事。」他是又粉飾自己的愧慚，又留下早歸的餘地。

可是一整天麗嘉都沒有來。

到六點半鐘的時候，他已是灰心了。他勉強在吃着晚餐。而麗嘉纔翩然的從聽差大開着的門裏，亭亭的走了進來。她在兩對炯炯逼人的眼光之下，安詳的要章護不要管她，她可以一人坐在他房裏等他的。她還向那審視她的夫婦笑了一下纔上樓去。

「哼，不錯呢！」

但是章護不願聽這些話了。他快活得了不得的跑回自己的房去，他們見面

時，不覺的都走攏來友誼的擁抱了一下。

「我等了你一天。」他在她肩膀上說。微微聞着她的髮的香氣。

「我怕你不在家呢。」她嘴是觸在他的衣服上了。

「吃過了飯嗎？」

「自然。」

於是章護去替她取出一些水菓來。他自己也燃起他飯後的香煙，他說：「我想你不至討厭吧。」

「我是不吃的。但我卻很喜歡別人吃，只是女人要除外。」

「爲什麼呢？」

「不爲什麼，大約是因爲不會吃的緣故吧。」

「那末，是歡喜我吃的。」他故意做出一付頑皮神態。

她只裝着沒有看見，她去剝一個頂大的橘子的皮。她那又軟，又潤，又尖的

手，在那鮮紅的橘子皮上靈巧的轉着。她不由的想起一句……籤手試新橙……的古詞來。

他向她討了兩瓣剝好的橘子。

他覺得有她坐在這身邊，看她的一舉一動，聽她說話，即使是最不關緊要的也使他感到幸福。他自己也知道當在她面前的時候，他是更能敬重她的。他感覺得他曾冤枉自找了那末多的苦吃，簡直是愚蠢的事，他問道：

「你那幾天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真難過，我以為你討厭我呢。」

「哈，你猜？我想你是沒有法可以猜到的。我和一個朋友到浦東的紗廠去過，還會從你的一個朋友，叫——叫什麼……」

「是程濤吧。」

對了。他告訴我他是你的朋友，我卻逗他語，「先生，我想你錯了，我只認浮生，那是因為他愛人同我會同過學」，他回答得真妙，他視沒關係，都一

樣，我終究會認識你的。他在那兒一定有理由的，我朋友告訴我，他是受了委任在那裏任指導的。我呢，我卻完全是——不知是爲什麼，總想去看看，正好這位朋友同那邊一個工頭是親戚，所以我硬強逼着他同去。這次的印象實在使我灰心。你不知道那些女工們是怎麼糊塗，無論你怎麼同她們說，她們的回答總是這麼的：「我們是不管這些事的，無論東洋人開工也好，關門也好，我們只聽工頭的話，他們怎樣說，我們就怎麼做。橫豎家裏的事有老板。」章護，這自然是對的，在這次的罷工上，得她們有這樣的態度，自然要算滿足了。只是我真難過，她們好像並沒有希望和要求，而且她們並沒有感到痛苦和厭迫。我將我想做女工的夢想都爲她們打消了。我知道那無用處，她們不會聽我的話的。」

章護很詫異，與其說是詫異，勿寧說另一種愛好吧。他注視着她，他說：

「那你同她們談過話？」

「而且到過她們家裏。是那工頭引我去的。她們都奇怪的看着我，她們不聽

我的話。我本來還想留在那裏，替她們做點事。但是他們都說無用我之必要，尤其是導引我們的這工頭，他彷彿。怕我的一樣，他怨恨的看着我朋友。我朋友也催促我回來了。只有程濤他希望我留在那裏，替她們組織一個團體，但是我朋友要我莫爲她所利用。而那些女工們也決不會相信我的。所以我回來了。難道你沒有聽到程濤說起我嗎？」

他告訴她他病了幾天，他實在不十分清楚這次的事。

「唉，你還不知道我完全是爲着別方面更煩惱呢。」

但等他再問她時，她又說起別的來了。她不願說她曾友好過的那起人的壞話，雖說他們現在是只使她失望和灰心，而且還動搖起來。

章護已經了解了一部分，他熱烈的希望着說：

「你還想去做一個女工嗎？」

「現在不想了，因爲——你願意我離開這裏嗎？」

他也就笑起來了。他只在心裏大聲喊着：『她愛我呢。』

於是她又談到他的病，他只說那是蠢病，若果她肯早點來這裏，他就不會病了。

她又對他望了一眼。他便又說：

「你如果這樣不吝惜你的美，而要再這末望人的時候，那，麗嘉，你可以饒恕我的魯莽和無禮嗎？」

她不覺的又望了他，然而他卻並沒有魯莽，他只恨恨的說，「殘忍呵，可愛的！」

兩人不久便坐在一張椅上了。麗嘉很幸福的被他攔腰抱着。她講了許多她過去的事。他也講了許多他困苦的經過。他時時很苦痛的望着她，他覺得她太美了。他看見她能這末不倦的聽他說話，他竟快樂得有點悲觀起來。他想，「若是這時大地會沉下去，倒是最好的事。」而她呢，並沒有想到，她只天真問他：

「你會討厭珊珊來這裏嗎？」

「不，絕對的不。只是不能像歡迎你一樣的歡迎她。」

但是她卻這樣拒絕了我邀她。她說她因為這理由，她不會在你這兒坐一分鐘的。

那是正為的她討厭我。他想起珊珊說過的，說是麗嘉從沒有過戀愛的嫌疑的話。他問她珊珊的話錯了沒有。她笑道，那自然是說的過去。她隨即又改變道：「那是她不懂得我，我常常都在愛人的，只是不長久，一會兒就過去了。而且也不完全，也不熱烈。」他又問她為什麼她知道她在愛人，她便笑起來：「我做過夢呢。」於是他緊緊抱住她，在她耳邊，他抖戰的說：

「麗嘉：莫使我失望，告訴我，你夢見過我嗎？」

「沒有，但我想你呢。」

他用力的將她扳過來，使她的胸壓在他胸上。他要求她說一個字，只要一個

字也夠了，她不肯說，但她卻失魂的讓他接吻了。

以後，沒有一個字能超越愛情的範圍，章護是太擅長這些言語了，他使自己陶醉，他也陶醉了麗嘉。直到樓下客堂的鐘不情的猛打了一點的時候，她纔駭得跳起來嚷着：「我要回去了。」

章護只戚然的默躺在椅上，將臉埋起，不做聲。他只想留她，但他沒有表示出。他命聽差雇了一輛汽車來，一路上他緊緊的抱着她，吻了她有好幾次。她說她從前是咒罵過沒車，然而現在，若是有他的話，她願意永遠坐在汽車裏。這話自然是有點矜誇，不久便到了她住的那街口了，他還送她到後門邊。她望見亭子間裏射出的燈光，她悄聲的說：

「珊還沒睡嗎？」

「恐怕在等你呢，好，快點進去。」

十四

她只敲了兩下門，珊珊便從窗戶口上伸出頭來：

「是嘉嗎？」

「唉。」她心裏有點抱歉，覺得使朋友太等久了。她又去望窗戶口，這是章護正鑽到車裏去，有珊也已經走下樓來，爲她開門了。

她隨着珊珊走進去，她說：「我以爲你早睡了。」

珊珊只哼了一聲：「我想你不回來了。」

「爲什麼呢，你會這樣想我？」這時已走進房裏，她看見珊珊像恨不耐煩一樣。她想去問她。不過珊珊卻笑了：「我逗你玩的。因爲知道你會回來纔等你的。只是，就不回來，也並不要緊，我很相信你呢。」

她便擁着珊瑚，感謝的望着她，而且極誠懇的說：

「早上我和你說的，完全是假話呢。但是我並不是想騙你，彷彿也曾那樣覺得。說是只逗他玩一玩。你說那怎能夠。他一望你，他就能了解你的。我有幾次想扯一句謊，只是你還沒有點出來，他就說出你的意思來了。他真比我們聰明。我就只喜歡聰明的人。珊，我實在有點喜歡他呢。你不高興吧？」

「沒有，一點也沒有。不過我覺得你還不只是喜歡他，我很早就知道你會愛他的。因為他太聰明了。我現在只希望你能幸福。他好好的永遠的愛你就好。唉，說是他過去很不好呢。但是他當然虧你的。你是太可愛了。若果他還要丟掉你，那他只是傻子。」

「呵，珊瑚，你說什麼，我不懂得。」

「沒於什麼。是幾晚上來說的，也許是謠言呢。」

麗嘉爲一種自尊心，她不願再問下去了。她不願有人在她面前說章護不好的

歷史，那與她有什麼關係呢。總之，她喜歡他，就完了。於是她將衣服都脫了，只剩一件男人們用的坎肩和短袴。鑽到被中去，她向珊瑚說：『你來睡了吧，不早了，你明天還得上學校呢。』

明天上午不去了。但是——還是睡了吧。』她也爬上牀來，她望了麗嘉半天，望得麗嘉都生氣了。她纔說：『嘉，你真美，我若果是男子，我也只愛你，我看你也很感到幸福呢。』於是她關了電門，偎着她睡了。

過了許久兩人都沒有說話，像是睡着了！似的。忽聽麗嘉卻說道：

『珊！我不能不告訴你，他吻了我呢。』

『我知道，早就從你臉上得知了。那是很自然的事呢。』

於是麗嘉又還回想了一會兒。她想章護是太愛她了。愛得一點也不俗氣。一點不駭着她，不惱着她。她還想同珊瑚說幾句。看到珊瑚閉緊了眼要睡的樣子，纔又閉住了嘴，只打了一個哈欠，簡直是幸福的哈欠，便翻轉身去，睡着了。

她彷彿沒有睡得好久，便被擾醒了。她模模糊糊聽到珊瑚說：

「睡得正好呢，恐怕很遲纔睡着。」

她覺得她牀邊正坐得有個人，她想睜開眼睛看一看，但是睜不開，只聽見這

人，（決不是珊瑚）說道：

「等她睡吧。你儘管看書，我就這麼坐一坐。不妨害你嗎？」

她心裏奇怪着，怎麼是韋護的聲音？她以為她一定在做夢，她反把眼閉着

了。

「怎麼這樣客氣，現在我們是朋友了，我們都愛麗嘉。」

「我怕你不高興我搶走了你的朋友。」

「那兒的話；並沒搶走呀，我們的愛是不相衝突的。」

「那就好了。只是，你看——我覺得我很不配她呢。」

麗嘉已經清清楚楚聽見了。她還想未街真不是夢，她故意欠伸了一下。他覺

得韋護已經將頭俯了下來，白珊瑚也便喊了她。她裝着含糊的問題：「珊！是誰在這房裏？」

「是我，麗嘉。」

珊瑚藉口說是叫娘姨泡開水去，她避出去了。

「是我，麗嘉，你不願意我來看看你的房子嗎？而且我要來看看你，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已起牀要久了，我簡直就沒睡。」

麗嘉說不出的快樂和驕矜。她張開眼來，嘲笑他像個小孩子。他俯下頭要去吻她的時候，她纔真像小孩子似的躲進被窩裏去了。他便狂吻了她蓬鬆的散滿了枕上的黑髮。

有他在房裏，她怎麼也不好意思起來。他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是只穿有一件薄的坎肩的。她分辯她並不怕人，她只是不喜歡在人面前穿着。只要他出外打一轉，她便可以一切都弄好了。他要她答應他一個要求，纔肯出去。於是她

只好將那雪白的臂膀伸出來讓他左手彎上接一個吻。他便看見了那豐滿的，沒有束着的胸，微微有兩條弧線凸出貼身的衣服來，而且那脅下有着稀稀幾根可愛的毛。然而他卻不能不走了。他要去看一看浮生他們。他還想請他們吃飯呢。

自從他攪擾過他們以後，他便沒有再來了。以前本是爲想跳出愛情的圈子，所以就決計不來。他是並未曾對於他們有什麼疏遠的必要的。他雖說知道他你會相吵過，又是爲了他，但是他仍然不舍什麼內容，他覺得那是太平常了。縱使他冒犯了變，他們也應該諒解他，何況他並沒有怎麼樣。所以他實在還是很坦然的來到他們這裏，他還願意告訴他們他是愛麗嘉的。

可是浮生是一個單純而又固執的人。他疑心他是受了變，他雖說同變吵了嘴，他卻還是同情他的，更因爲他的疏遠，他更覺得他們的這「德娃利斯」之可憐。爲什麼他單單要愛一個朋友的愛人呢？但是在前夜，他從變的口中聽到了一些蜚語，他知道了那天真的麗嘉卻被這位「德娃利斯」引到他家裏去了。變又引

證了他一些過去的彷彿是流氓的行爲。（因爲她要罵他是流氓）。浮生本不相信的，現在也懷疑了。他想了好久他爲什麼要抱着雯強逼要接吻的一回事，他還是不能懂得，他不相信是逗着玩。他只覺得章護在愛情上，一定是有點靠不住的。雯呢，很恨他，一種女人的恨。他不該欺負她的，她曾經冒犯了一個女人的尊嚴的。她起先還以爲他是可饒恕的，所以還同浮生吵架；現在呢，正因爲有吵架那末一次曖昧的痕跡，她越覺得她是被他騙了，侮辱了。她若早知道他是這樣的。她當時一定打他的耳光了。這時他們兩人還正在談到他的時候，珊瑚過這邊來了。於是他們更得知了一些新的消息。他們都沒有爲這消息歡喜，反更覺得在自己心上像失去了什麼一樣的惆悵和不安。浮生只懷疑的反覆問道：「麗嘉愛他嗎？」

這時，章護還走了進來。他用一種極親切的態度去同浮生握手。浮生卻只淡淡的。又彷彿嘲笑的笑道：

「恭喜你呀，你們成功得真快！」

他嘆息道：「唉，不快呢。」

他又去握斐手，斐裝做沒有看見的走了開去。

「還不快，你太不費事了，因為麗嘉是小孩呢。」

「呵？」章護去看他們，纔知道他們都有着一種使人傷心的態度。他很奇異他們感情的變幻。難道章護因為永一個女人沒有鄙視他，對他和善了一點。便有不恥於朋友的理由嗎？他思想向他們解釋幾句，但是那刺人的態度，就不是肯聽他話的像。他便又和浮生說一點別的事。斐簡直是鄙視他的坐任那裏聽。他只好又不講下去。她賭氣似的故意告訴他還要去見麗嘉起來了沒有。他做出一付惟有在戀愛中的人纔有的那急遽樣子衝出去了。

他很傷心的告訴了麗嘉。她笑着說：

「她們嫉妒呢。有什麼要緊？過幾天就會好的。我可以同浮生講得很好的，

他會了解我們。而雯呢，她的小兒車還沒有買，我再送小寶寶十塊錢，她就會歡喜了的。只怕她仍然要恨你呢，因為——唉，我不說了，你以後再對她殷勤點也就沒有什麼要責備你的了。你相信這話嗎？」

他相信這話，他卻說他無須他們的了解。他更懶對人殷勤，只要她能不虐待他，天天准他來，准定去看他，他便幸福了，

他們正要出門的時候，珊瑚也轉來了。於是章護向她說：

「若果你是誠心能以我爲朋友的話，而你又不反對她，我希望你能到我家裏去玩玩。」

珊瑚概然的答應了。

於是麗嘉一手揪住珊瑚一手揪住章護的直跑出里門。因爲這天章護要請她玩一天。珊瑚的准諾，更使她高興，簡直是出她意外了，她還只以爲珊瑚很不願她同章護好呢。

她們在一個廣東館子裏吃了一頓便飯。因為珊珊只答應到他家裏去看看，不肯陪他們在外面玩，所以她們就都到他家裏去了。他招待得很好，他又向學校請了假。他們三人談了許多閒話。時時麗嘉都來握他的手。章護覺得珊珊有一種超然的態度，這裏面沒有喜悅，沒有痛苦，只是一種普遍的同情。他很奇怪她是如此的，他很尊敬她。他想到麗嘉有這末一個朋友，真是他的榮幸。不久珊珊便要走了。章護像極了解她的沒有留她。只握了一次很緊的手。珊珊只笑着說：

「好，嘉是交給你的了。」

麗嘉也想同她朋友一塊回來，卻被章護用眼睛留住了。她很害羞的讓珊珊吻了她的髮而且看着她走了。

但是他們沒有出去玩。他們沒有時間。他們是太不願意在形式上還要有一點分難。麗嘉呢，她如今真真的懂得了愛情，而且她在拚命的享有着。這決不是像

述所想的好玩的事。這是太使人好生興奮好生難當了。韋護呢，他是戰鬪過來的，他要在這裏償還他曾有過的痛苦。所以他你只將自己兩人關閉在一間小房裏渡過了一個甜蜜的下午，和一個甜蜜的夜。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 三 章

章

護

165

時間向前慢慢的爬着，章護和麗嘉的愛情也和時間一樣的進展着。而現在是很快的便一星期過去了。他們兩人變成一對小鳥兒似的，他們忘記了一切，連時光也忘記了。他們日繼以夜，夜繼以日，棲在一間小房子裏，但是任他們是並沒有看見這房子之小的，這是包含有海洋和峻山及星辰的一個充滿了福樂的大宇宙。白天，那溫暖的太陽光，便從那窗戶，是兩扇一直落地的也像一個門似的窗戶裏晒了進來，還可以照到椅子的一角，他們便正坐到這裏。他們的眼光，是沒有離開過，而嘴便更少停止了。有時是話說得多，有時是接吻得更多。麗嘉常為一些愛情的動作，羞得伏在他身上不敢擡一下頭。但她卻因為愛情將她營養得更嬌媚更惹人人了。他呢，他年輕了，逝去的青春，復回了，而且那過去的，是多

麼不足道呵，因為他糟蹋了牠。他浪漫過，他頹廢過，但他卻沒有真真的愛過，生活過。現在呀，他愛了。他又被愛。他真奇怪他自己，怎麼卻會在他已經將一切都疲倦過後的一種中年人的氣質上，纔來嘗這最甜蜜的一段。他不能不重視這最使他沈醉，使他忘記一切不愉快的時日。他很怕她會一旦厭倦了跑開去，他應當她不說話默着了的時候，他便要去抱過她來，小心的問：「你想到什麼了，告訴我！麗嘉，愛的！」

她呢：她太滿足了，這意外的愛情的陶醉將她降伏了。她將她的這愛人，看成一個巨人一樣，有了他，一切的精神便有了保障。她現在不再想用一些驚人的詩句去招領一班無用的她的臣僕般的朋友。她也不想做一些動人的，全為虛榮的動作。她只愛他，敬重他，一切均為他傾倒了。她不願離開他，因為沒有他，一切思想便沒有主宰，生活便無意義了。她常常在他的懷抱裏要那末反覆的喊道：「愛我，」章護，永遠的愛我！」

飯也搬來房裏用了。那年輕的聽差，謹慎的一天幾次來扣他們的門。他們都不討厭他。他在早晨要爲他們跑好遠去買一包精緻的點心，和各樣糖果。他們了便可以少吃一點飯，因爲飯吃多了，很使人難過，而且還常常使人有一種愚蠢的感覺。而那些有最好看的紙包裹着的糖片，也便將那時時要接吻的牙齒弄香了。晚上呢，他又要去到一個熟識和水菓鋪，捧一包上好的橘子，蘋果，葡萄之類的東西給他們帶回來。他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次過不好的神色，因爲愛人們都是大方的，不計較小錢的。他們沒有一次要過那找頭。房東呢，他不很管這些事，他只覺得他親戚的這種行爲使人不解，他很想一個機會能問問他們的關係，到底這女人是一個賣笑的，還是受了他的騙，是不是他們要這麼不正式的同居到底。而房東太太則不免有點不滿意這一對，她覺得那女人太無恥了。她時時要在他丈夫前驕矜着。然而她卻有比她丈夫還高興的地方，就是她們親戚卻多給了她不少錢，僅僅爲了很有限的一點伙食。

麗嘉是吃得太少了。又因為把點心同水菓吃得太多，又因為愛情使她太覺得飽脹了。韋護總擔憂她，怕她會消瘦，時時問她最愛吃什麼。她只說：「到你不將你的嘴脣給我的時候，我或者可以想出什麼是我最愛吃的。現在呢，我一樣也不愛，一樣也不討厭。」韋護卻吃得比較多，他常常想「若是都能這樣吃得，我一定會很健康起來的，像從前一樣。」

每一到晚餐的時候，他們都要喝一點菓子酒。麗嘉不很能吃，有時被他勸不過，只好喝一大口。却不能全吞下去，好些都溢出嘴外來了。於是韋護便愛惜的在那紅脣上將那紅色的酒吮乾。是到底不知這還是愛情的酒，還是菓子酒，只常常要這麼醉得暈過去似的兩人默着，紅着臉，沈沈的對望。而且常常一頓飯是使人吃驚的要兩個鐘頭之久。

夜晚來了。麗嘉喜歡將三盞燈都捻亮。三盞燈都是紅色的。一盞吊在房的中央，是純粹中國宮庭裏用的八角的有琉蘇的紗燈。一盞是小小的紙罩的檯燈，放

在寫字桌上，又常常可以放在牀頭的，上下左右，均可自如轉動，是一個日本貨的玲瓏的東西。另外一盞，是韋護來上海不久在魯意斯摩洋行拍賣來的一個又不貴，又好，又使他們兩人都喜歡的架燈，有紫檀木的雕龍的架柱，又有一個仿古山水畫的綢罩，因為是舊東西，龍尾上又缺了一小塊，所以反覺得甚是別緻。均子一為這三盞燈照着時，便更覺得熱鬧，更使人興奮。牆上濛濛的褐色的花紙，也就變成使人歡喜的一種紫褐色了。而且在燈光之下，他們都從眼裏將那可愛的人看出更可愛的地方，他們總是常常捨不得睡去。

又不時有一些鋼琴的聲音從鄰居傳來，縱使是不成段落的彈奏，也使他們傾耳的聽着。他們總以為這便是愛情的合奏了。

一到了夜靜的時候，他們便將那兩盞燈關掉，只剩一盞架燈在沙發的頭前。沙發是長的，麗嘉便靠在上面，有時有點冷，韋護便將那幅軟氈披在她身上。他呢，他枕着她。他從她手上取了一張詩稿，用一種愉快的心情去讀他往日寫下的

悲淒的詩。那燈光便正落在那紙上，還和他的柔軟的，微微棕黃的髮上。他讀完一首，她便要給他一個吻。或者讓他吻一下。詩並不是了不得的好，但那是他愛情的自白，所以他們會常爲裏面的一些句子動心，常常要打斷，要停止下來。因此倒更有現在好了，是充實了的感覺。

韋護又常常要爲她口譯點詩，那些他極喜歡，他覺得比他自己的好，而是兩人都要了解纔好的詩。她也極其願意安安靜靜的聽他解釋之後又來讀。她覺得他讀起外國詩是還比他讀自己的詩好聽。她說她也愛那些，只是她總不會寫。她說珊珊寫了不少好詩，但卻還是沒有他的好。有時她的腿一壓麻了，韋護便又抱着她。她便將她飛蓬了亂髮的頭在他胸前揉着。他要俯曲着頭，纔能吻着她似羞的嬌噴的臉兒。他會極自然的將她當一個小孩般的抱起來搖着。

早晨，一讓陽光透過了紗簾，照到房裏時，韋護便先醒了，他沒有想起他應到辦事處去，他只癡癡的望着那拂在她手臂上的黑髮，和黑髮下的白的，膩人的

項類。有一種醉人的暖香從她那每一個毛孔分泌出來，是還有一點像乳的氣味的。他希望她多睡一點，她睡熟的像是更美，是更使他在身體上有一種快樂的痛苦滋生的。但是，只要他輕微的轉動了一下，她便驚醒了。她撒嬌的啊着：「愛！章護！愛！你抱我呀！」於是她張開了眼。他們緊緊的擁着，又狂亂的接吻。他們爲他們這幸福的一天的開始讚頌起來。在枕頭上，她的眼睛是顯得更大，他有幾次強逼的要吻她的眼珠，使她的淚水都流出來了，她還是沒有生他的氣。

現在，她不一定要他走出外面纔肯起牀了，她還是只穿一件男人們用的小坎肩，因爲她頂喜歡這樣子，她還更喜歡游泳的衣服，只可惜她不會泅水。她說一有機會，她終久要學會的。他常常歡喜去幫她穿衣，他更歡喜有機會去吻她的小脚。

於是 一切又照舊了，不厭的重覆。

直到有一天，是一個星期之後了。在他們兩人間談到珊珊的時候，麗嘉纔想

起她是將她朋友棄置了這麼久。她對章護說她要去看她。章護也正想到他應該去理髮，正擔憂怕將她一人放在房子裏，所以也就贊成了。不過他們還是爲了捨不得分開，又延遲到第二天。

一一

他們在街口分手了。麗嘉坐在洋車上，被車夫飛也似的跑去，一會兒便望不清他的影子了。她帶着一種久別重逢的親暱的眼光去望到一切已經零落，黯談的景色，已經是初冬的時分了，但她卻只感受到一種喜氣。她望着車夫的背，她覺得彷彿也是一個很可愛的背。她看到他快快掉換着的眼，她想，爲什麼他要這麼高興的快跑，他有什麼希望在前嗎？唉，他不知道他卻將我隔離章護得越遠了。她一看見汽車過身，她也要看一看坐在裏面的人，她想知道是不是也像她和

章誰一樣那麼抱着。若是只有一個孤單的坐在上面，她便要憐憫的直望着到那車飛去。她又暗自發笑的思想，假使她再同他坐汽車，她一定不會單讓他一人來吻的。

不久，她便到了，她簡直覺得太快了。她望見了那小樓，那亭子間的窗，她高興的嚷着珊珊的名字從門口一直到樓上。珊珊在獨自的唸英文書。她幾乎都叫出來了，因為她覺得這房子有點陰慘，而珊珊孤寂的像一個修道女似的。她憐憫勝於友愛的將她抱着，她罵自己都忘記來看她了。珊珊也愛撫着她，語一點俏皮的埋怨。而她呢，她彷彿對於珊珊也發生的一種莫明其妙的感情了。她時時摸着她的手，告訴她一些她的幸福。她說她惟一感到缺憾的，便是沒有珊珊在她的面前。她要她以後時常去看他們，而且去看章護做的詩，那是比他以前的「我的日記」好得多，和章護還會讀一些原文的詩。那些詩，她敢管保她是極喜歡的。珊珊答應了他。珊珊還告訴她已經替她縫了一件鑲了邊的緞袍，是她所喜歡的紫絳

色的，因為天氣已冷起來了。而她！定會忘記這件事的。她真歡喜，她覺得那紫絳知是最配她那白頸項的。但是珊瑚自己縫的卻狠壞，很不值錢，珊瑚說錢不夠分配了，只好先儘她，因為她是正在愛情中，應當穿好一點。她有一點反對這意見，但她不好說出來。她是覺得她縱穿破一點，章護還是愛她的。

她又和珊瑚去看浮生他們。浮生不在家，上課去了。她便和她笑謔了好一會，不怕她是怎麼的充得很臉老，卻還得佩服一個做了母親的女人說起猥褻的話時，是使人可怕。她很不高興的走了出來。她要回去了，她要珊瑚也同去。珊瑚沒有答應，只說等過一兩天了總會來的。不過在她們分手的時候，珊瑚卻遲疑的說道：

「你們是太好了，只是——我看你還是要章護明天到學校去上課吧，缺多了課，總是不好的，何況他還是主任。」

「我並沒有不要他去呀，他簡直忘記了，不過我也忘記了。好，我會提醒他

的，只是——唉，他若一到學校去，我便來找你，好不好。

珊珊笑着答應她了。

她很擔心怕章護先到家在等她，她又怕她回去後見不到章護。她覺得時光是停住了一樣的老不得到家。她走進里口時，沒有在走廊上看見等她的人，她幾乎沒有力氣走進屋子去了。他在樓梯上遇見那女主人。那女人望着她笑起來說：

「沒有事，儘管客堂裏坐坐，不要客氣，我們是親戚呢。」

她臉都紅了，她嗒嗒的回答了她，就跑進房來了。

房子裏還留有一股很濃厚的煙氣，他疑心是章護回來過，她叫聽差來問，聽差說是來過兩個客，坐了快一點鐘纔走，他們留了一張條子，叫差交給章先生的。現在小姐問，就給小姐吧，他們說非要給章先生不可。

麗嘉很奇怪，她說：

「知道了。」

她等聽差走後，纔打開那條子，紙便是章護抽屜裏的稿子，只見那上面寫着：

「德娃利斯：

我們本不應該在這正當唱賀歌的時候來責備你。只是你卻太荒疏了，不像一個「德娃利斯。」現在呢，學校裏正有點事，明天希望你要到纔好，五點鐘有個教務會議，謹此恭賀你，並致意你的「安琪兒」（這是從你詩中找下來的名稱。）

溥，日，同留。」

她真有點說不出的不平。她去看抽屜，抽屜裏都翻亂了。她很傷心，她對於這些強暴者起着莫大的忿怒。她想不出一個可以懲罰他們的方略。他們對章護是太殘忍了，她可以從這條紙上看出。她非常替章護難過。於是她把這紙條撕碎，放在字紙籃的下層，這樣章護便可以不會看見而難過了，她把抽屜整理好後，又把窗子都通打開，讓那些討厭的煙氣出去。他真恨那些吃煙的人。她只想章護能

脫離那人就好，但是她又想道：「唉，而天就催他去上課吧！」

韋護正在這時回來了，她投在他懷裏去，幾乎哭了出來，韋護沒有了解這情緒，只連聲問：

「回來好久了，麗嘉？都是我不好，我沒有想到你回來得這麼快，我只到大馬路多跑了一個轉。你猜，這是什麼？」他舉起他進來時丟到椅子上去的一個包。

她似笑似哭的倒在他懷裏望了他一眼：

「我不知道。」

「我早上看見你的襪子的尖上，破了一個小洞，所以去替你買了一雙來，近處又沒有好看的，所以我跑到先施公司去賣了來的，你看好不好？」

是一雙重價的肉紅色的長統絲襪。麗嘉很喜歡，只是碼子又大了，她穿外國襪子總難得合腳，大約外國女人的腳，就沒有象她那麼小的，她也是從來就歡喜

赤着脚在地上跑的天足吓。

有韋護在她面前愛她，她將曾有過的一些不快又忘記了，他們還是很幸福的。渡過這天的其餘的辰光。直到晚上韋護又拿起一本普希金的詩的時候，她纔想起白天發生過的事，她有兩次很想告訴他，卻還是爲怕他煩惱，她不做聲了，她只繞着大圈子問：

「韋護，你還做詩嗎？」

「不做了，我的生活已經全盤是詩了，還須要很笨的去做嗎？而且我沒有心去寫了，心都在你身上。」

「韋護，你怎麼不發表你的詩？」

「我不要那些不了解我的人，去讀我的心境呢。從前只以爲寫了讓自己一人看的，誰知牠還有這麼的幸運，得我愛來聽牠。現在只將牠深藏在我們的愛情中，更不要別人來弄污牠了。愛的，你不以這話爲然嗎？」

「韋護！唉，那這些稿子，你都未曾給人看過囉？」

「沒有呀，怎麼呢，你那麼望着？」

「沒有，沒有什麼。」她又伏在她胸上了，爲排飾嬌的難過，她咕咕咕的笑起來，然而她在心上痛楚的叫道：

「沒有嗎？有呢！在我們出去之後，曾來過了比強盜還凶的人，你不知嗎？我知道呢！他們檢查你一切！他們在你抽屜裏將你不願人看的詩不尊敬的讀過！而且他們還嘲笑了你呢！唉，我愛的人！」

接着，她便又振刷起精神來。她同他講了一段有趣的故事。他也講了一個法國人的笑話。他還模仿那法國人的腔調和神態表演了一段。後來，她便裝着毫不介意的說：

「我想，韋護，你缺的課太多了吧。你都忘記了的工作呢。」

這不意的話，很駭了他一跳，他真的忘記了。她不該提醒他的。他詫異自己

怎麼會這末久都沒想到。他非常難過，難過他太怠工了，他慚愧得難以見人了。他抱着她說：『假如沒有這些事就好了。』

但是他馬上改正了他的話：

『我要謝謝你纔好，你喊醒了我。我應該要出去做事了，你鼓勵我吧，不是我没有離開你的勇氣。明天上午，我還要到另一個地方去，這比學校還要緊，以後我再告訴你吧。但是我會回來同你一起吃午飯，下午我到學校去，我可以稍微遲一點，兩點纔走。只是，唉，你呢，你仍到珊瑚那裏玩去吧。』

也很紛擾的好久都不能睡着。他時時悄悄的接吻她。她也沒有睡着，但她不做聲，裝成睡得很好，像一個小哈巴狗蹣臥在他懷裡。

章護走了，而且還帶走了一切夢幻和甜蜜，只剩下一間空漠的臥室，和一些呆板的用具，還和那不幸的孤獨的躺在牀上的麗嘉。章護放了幾張風景畫片在牀頭，給她玩，又有幾張是章護過去照的像片。有的是穿着中國棉袍，有的又是穿着大皮衣帽在大雪地裏拍的。照像都比現在年輕，可是在她看來只有現在纔更可愛。但是她很快的就厭倦了這些。彷彿一失掉了章護，便什麼都好像不是屬於她了似的。她沒有事可以排遣。她又覺得太睡得多了。

太陽沒有照到屋子來了，她可以看見天是陰沉沉的一種髒的灰色。而且街裏太靜了。她聽不到一點聲音。真靜得使人怕。難道大地死去了嗎？她幾次神經質的跳起來，然而隨即便又躺下了。她焦慮的盼着時間的逝去。

她想過了她一向來的幸福。這不是意料得出的。她以前並沒有想到章護是這麼的好，這麼給了她許多不勝其動心消魂的愛情，然而正因為她享有了，她便多要牢牢捉住這愛情的必要。她不能看着這愛情又飛慘走痛。但是現在，呢一切

都死寂得可怕，她彷彿便正預感着那失戀的來臨。她想：「也許有一日，章護要這末將我棄置了跑掉的！唉，也許就在今天，他會回來嗎？唉，我好像等了他一世紀似的！」

她哭了，她吻了那些像片，她又將那些丟到地上去了，那不是她愛的章護，那是另外一個狠心的人在冷靜的望着她。她哭了好一會，被蒙着頭，眼淚落在軟枕上，落在白被單上，這是些多麼熟稔了他們的親密板可愛的東西呵！

因為夜來睡得不很好，又思慮得大多了，人倦極，便含着淚睡着了去。

這倒正好免掉了看見在臉上罩滿了愁慘的陰雲回來的章護，他也正忍受了一些別後的難堪，和一點不痛快的刺激。他看見她還沒起牀，微微有點詫異，他走攏去時，纔看見一手壓在被面上，一手托住臉頰，那臉頰上還狼藉得有許多淚痕。他檢起那些地上的像片，他喃喃的說：「爲什麼呢，恨我嗎？不愛我了嗎？」他去接吻她。他觸着了些濕的冰人的髮，那小嘴脣靡着，還微微保留了一點

動人憐愛的傷心樣子。她想叫起她來，告訴她她的愛人已經回來了，但是他又覺得她一定很疲倦了，纔睡得這麼熟，還是讓她休息一下的好。他輕輕將椅子拖在牀邊，他望着她的坐在那樣抽煙，他想起那大胖子外國人說他的一頓話。

沒有一點錯，他第一次俯首了。他找不出理由能反駁，雖說在他心裏卻覺得有許有委曲。而且他真不能離她太久了。離開她，他做不出一點事。從一切的地方，有時是紙上，有時是墨水瓶裏，有時竟是從一個有鬚的人的臉上，都會想起而浮泛出她的嬌媚來。他時時都聽到她在他耳邊膩人的叫着他的名字。他想，要怎麼纔他將她和工作溶合在一起呢，既然又是不能不去做工的。

她一直守了她好久，她纔醒來，醒來看見章護時，她又哭了。她勾着他頸項，他說道：「我以爲你不回來了呢？章護！告訴我，你不至於要丟開我吧。」

他竭力安慰了她。他舐去那臉上的淚。他幾乎吻了她眼睛一百次。他吻一次說一次：「看，你把我眼睛哭壞了！」

她告訴她有許多久都沒哭了，不知怎麼今天會變得那麼弱，不覺的就流出了好多淚。翻開被窩看時，枕衣上竟留下龐大一塊漬印，被單上也濕了許多小塊。她還答應她以後不再哭了，因為她又相信章護會永遠愛她的。她又像一個小孩子似的沒有穿好衣服便站在牀上跳舞了起來。還是他強迫她纔把衣穿好。他說今天天氣特別變冷了。他命聽差去買了一些煤和柴來。

吃飯是已經到一點了。章護只想還能延遲一會就好，好讓麗嘉可以多快活一會，他不忍提起他吃過飯還要到學校去的事。這天麗嘉還多吃了半碗飯。她說是因為哭了，她小時也常是哭過後反能多吃飯。她要章護也多吃，可是無論怎樣他也不能多吃，他反減飯了。他很憂愁那將來到的一刻，他不忍心又將她丟在家中去哭泣，她是太可愛了，天真無渣滓。他望着她忍不住只想吻她，他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我愛的小嘉呀！總有一天我會把你吞掉的。』

飯還沒吃完，珊珊便來了。章護感激的燭着她，他沒有想到她是來看麗嘉

的，他幾乎以爲她是爲他來的了。

她替麗嘉帶了許多要用的東西來。

章護走的時候，他向珊瑚說：

「好，你的朋友還是交給你吧！」

麗嘉笑起來，一直追到樓梯邊，她問：

「難道你不回來了嗎？」

「對了，我不再來了，你相信嗎？我的小嘉！」章護大聲笑着，故意騙她

玩。

她也仍然笑着答應雙關的話；「我相信的！」

到樓下他又耍聽差去買了好些麗嘉最愛吃的點心和水菓。

麗麗便和珊瑚這麼度過了一個下午。她們將煤和柴都堆積在壁爐裏燒起來，她們講了好些小時在家鄉烤火的事，和許多在火爐前正宜吃的東西。她又將章護

做的詩拿給她看。她還告訴她章護是沒有給別人看過的。但是珊珊不高興看。她又拿出一張外國女人的照片給珊珊看。珊珊也誇讚了那女人的健壯的美，和那剛毅的眉峯。麗嘉告訴她說：

「這便是他們說章護壞話的道理了。章護告訴我過，他是很愛伊利亞的，伊利亞便是這女人的名字，她也愛他，他們是在一個小劇團裏認識的。她的氣質吃驚了他。而他呢，他說到現在他還不明白到底伊利亞愛他什麼。不久他們就同居了。然而，幸福是不久的，他不能使她滿足。他發現了她常常跑到一個波蘭人那裏過上半後。他還問她住了又三個月，後來實在太疲憊了，他求她放了他，但是她不准。她向許多人都說這中國人騙了她。她罵他，又罵中國人。於是章護便離了她了。但是這女人也真怪，她在章護動身回國時，她又跑來同他睡，她要一同來中國呢。她說她怕中國女人會搶走他，而他一定會愛中國女人而又會被愛的。她不能任這事發生。」

珊珊注視了那像片好一會。

她又說：「你說這應有被責備的埋由嗎？而且他們能不能算戀愛還是問題呢。韋護也說他自己都很懷疑，因為他那時並沒有痛苦，也沒有歉懣，只是有個女人罷了。他們白天各做各的事，距離得很遠，晚上同一塊吃飯和睡覺。在星期日，兩人便到歌劇院，或是電影場打一個轉。而且任他離開了她之後，他也並沒有什麼難過。」

珊珊嘆息着：「你說那不好嗎？我倒很愛這女人呢。」

「我也很愛她，我覺得她的有些地方是我們學不到的！」
於是她們又都默着了，到燃上燈的時候，珊珊纔回去。

還好，這次她沒有等好人，韋護便回了。韋護說他在路上看見珊珊，可是她沒有看見他。他又說……

「麗嘉！你真好，你有這麼一個好朋友，而我卻沒有。她真愛你呀！簡直像

個母親了。』

『你嫉妬我嗎？我還相信她也愛你呢，因為她太愛我了。而且她不會，久不會丟棄我的。而你呢，章護，你也能使我如此深信不疑嗎！唉，未來的事，難說得很。』

『你會這樣不了解我，不相信我，你真使我難過。』

『不要生氣吧，我騙你的。我知道你比她還愛我，然而，我怕呢。』

於是他又緊緊的抱了她，憑愛情發了許多誓言，他決不會丟棄她的。要等她說了一打以上的相信，他纔肯放手。他們的時間，是又在這麼一點小事上，也不知跑了好遠了。

四

章護近來每天都要出去辦事了。只有星期五下午和星期日纔能留在麗嘉面前。然而他們卻更相愛了。每到飯前，麗嘉便要站在走廊上去等他，有時還走到街外去。不管街口上有人沒有人，隔好遠便要跑起來歡呼，投到他懷裏去。他呢，含蓄的笑着，緊緊地把她挾回來，常常都將她的脚步，舉得離了地面了。而且許多次，無論他的表親在客堂也好，不在也好，他都是抱起她跑上樓去，去到他們的小房裏。她都叫起來了，却十分滿足。他們便要這短的一瞬刻，來償還他們不盡的分離的苦痛。麗嘉不知有多少次只希望他會留住，但她却不願說出。或是偶爾他又偷了懶，向學校請了假，這她便更高興了。她感激得了不得。她更愛他，她也更溫柔。於是他本有一點負咎的不安的，也爲她的歡悅消逝去了。他們便極端珍惜的不要這下午有一忽兒是空跑掉了的。

房東簡直太奇怪他們了。有一天，他以成誼的資格直接來扣他們的門。章護鄭重的爲他介紹：

「這是我的愛人！我的生命！你不，她不好嗎，她簡直給與我太多了。」

他一個子的意義也不懂。他看見麗嘉很可人的，他大膽問起她的家世來。

麗嘉很討厭這些問詢，但她現在沒有憎恨一切的心思，也沒有揶揄一切的趣味，她對這洋行辦事員稍稍敷衍了一下。

他又裝做會意的樣子，他向韋護說：

「愛情呢，我是懂得的，我也贊成。只是你們太好了。所有一切小說上戲本上還找不出像你們這麼好的。然而俗話講得好，『月圓必闕』。好，你們笑了，你們一定不信這些的。我就不講了。不過，韋護，你却太使人奇怪了。你變得太快，能不是我天天都在看見你，我一定不認得是你了。不是你的相貌變了，是你的氣質全不同了。我想凡你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出。不是嗎，小姐？」

「是的，恐怕有點變更吧。那是因為他現在有了愛情的緣故。」麗嘉愛好的望着她愛人。

「嘉，你錯了。你聽我說！」他望着那房東，「我是毫沒有變，我仍然還是我；不過我從前只將我的一面，卻是虛偽的一面，給人看的。現在呢我是赤補的，毫無粉飾的了。這是因為我早先雖是有一個軀壳，然而卻沒有心，於是我便爲一切其他的東西，過着機械的時日，於是我只是一個世故的人，爲人所了解和歡迎的人。唉，就是說只是一個市僧呢。現在呢，我有了麗嘉，我爲我們愛情的享受而生活，我忘記一切對人的機智了。於是我便被不了解和詫異了，然而這是一絲一毫都不足輕重的，因爲這不能有所妨害於我們的愛情。嘉，不是的嗎？只要我們永遠相愛！」

於是他們忘情的在人面前也接起吻來了。

這辦事員被他們駭得只搖頭，他心裏想：

「大約這便是所謂新人物吧！」

他到後，他們又笑起他來了，而且還笑自己。她說：

「我看你真白費力氣同他那樣聲明呢。他一生也不會懂得你的。」

「爲什麼我不可以說呢，我恨不得我要大聲喊給全世界，給他們看看我們的幸福呢。」

「不過我却不要厭恨他，他沒權力來反對我們的愛情。」

「什麼有權力呢？什麼也沒有權力！」

他們是更遲到很夜深纔去睡，因爲白天難堪的分離的記憶還遺留在，而明天的這難堪的重覆，也使他們時時恐怖的預感着。她們便偎坐在火爐邊。房子裏的燈都捻熄了，只有熊熊的火光，不定的閃着。臉兒更顯得紅，眼光更充實了。她們不倦的講着往昔的事。

她有許多姊妹，她從不困苦，但是她却孤獨。她惟有常常在小說中，夢幻中
得到安慰。她許多次幻覺着那不可言說的，又是並不能懂的福樂的來臨。她現在

纔知道這福望是些麼。她後來離了家，也讀了一些書，她又結識了許多朋友，似乎是應快樂了，然而還是像缺少什麼一撲。也有人愛過她，但是她太輕視了那些投來的忠藎。她罵那些人是陰謀者。她同男人們好過，遊戲過，那是只因為她覺得男人們容易支使點，更不反抗她，而她卻從不會在他們任何之中，生出一點交誼。她切相信他們，甚或覺得有椰揄之必要。女友呢，她不知循環同許多人好過，都愛她，服從她，招應她，然而都不真真的了解她。她是太容易厭倦她們的感歎。唉，他們永遠就只學會說那麼幾句漂亮話。只有珊珊她有相當的敬仰。她說她對於珊珊近來刻苦唸書的態度，越覺得佩服她的毅力。同時便又因此非常的憐憫她，希望他也能得一個像韋護這麼好的人就好。

韋護的故事是太多了。他說了好幾次他同他表妹的事，那只是一種中國舊式才子氣派的完成。他不能不找出那麼一小點點的傷感。他沒有一點衝動便眼看她別人娶去，他只留下了將一百首的押韻的詩詞。他和歌女露齒的事也告罄了。那

純粹爲的好奇。而露茜則爲的金錢。還有，便是依利亞。依利亞是一個奇怪的女子，她辦起事來，一點也不馬虎。她同許多人好過，但不久她都把他們丟了。她同章護絕裂的時候，她大聲嚷，幾乎打他了。她說：『你，契丹人，你想跪掉嗎？你不知道我愛你嗎？你不喜歡那波蘭魂，他可以去他媽的。我也正討厭他了呢。只是你不可干涉我。你應知道你不配。然而我是不能以榮你的，像你這樣的契丹人，是太使我愛了。』終竟他還是跑掉了，他說她是一個動人的傢伙，却也是個怕人的傢伙。

麗嘉愛聽這些故事，覺得有味，又要爲他惋惜。但是他總常常要在話中停止下來，他說：

『你爲什麼不早點來到我的命運裏呢？你看，我在年輕的時候是那麽浪費的。』

她一定道：

「現在也不遲，我們的未來還長着呢。」

於是他也像學語着：

「我們的未來還長着呢。」

他們就是這麼常常消磨一個晚上。到鐘到一點，兩點的時候，他看見她眼皮無力了，他纔將她抱上牀去。

五

八點鐘的時候，在冬天這真不算晏。韋護又不能不從那使人留戀的被中起來。街上很冷，又常常要飛一點小雨或小雪。辦事處又沒有火。他大衣也不能脫。他又不時要打哈欠，他太缺少睡眠了。人人都笑他，都誤解他，顯然他和麗嘉的戀愛，他們是不理解和不同情的。他也不去叱責他們。他知道他們沒有別的好，

只有一付最切實用的簡單頭腦。但是他也只有忍耐着和扎掙着，他不能有棄置這些工作的念頭。這是他的信仰。無論他的個性是更能成其爲浪漫派詩人也好，狂熱的個人主義也好，然而他的思想，是確定不移的。他不能離開這個集團，他只能像一個馬蟻似的往前爬去，倒在另一些馬蟻的上面死了，又讓後來的爬在他頭上。所以他有幾次都決計將那刊物的事委託給別人，因爲已經延期好幾期，但是他都不肯放棄掉。他要在辦事處抽出時間來整理好。他又在休息的時間去編講義。他是不怕勞苦的，因爲勞苦之後，只要他一回到家，便一切全變了，因爲麗嘉在那裏。他常常這麼對麗嘉說，有時還會對別人也這麼說他之所以要工作，是因爲有她的生活的熱力在鼓動他。然而這話是不能全靠得住的。人總有一種階性，而且兩相比較起來，他常常是眷戀着麗嘉這邊，而潛意識裏，也常常起着可怕的思想，便是丟了那些工作吧，成天留在我的愛面前。

同時也有許多人對他起着反感。原來便有一部分人是不滿意他的有禮貌的風

度的。有的很苛責他過去的殺史。然而都不外乎嫉妬。現在呢，都找到攻擊的罅隙。說他的生活，他的行爲，都足以代表他根本的人生觀。說他只是一個偽善者，投機者。仲清竟到學生前也說起他的壞話，他公開他的住址，這一向本都是祕密着的。他要這些人去參觀，只是像一個墮落的奢糜的銷金窟。

於是當章護和麗嘉飲着晚酒的時候，也有着不熟習的扣門聲。他們都矍矍的去審視麗嘉，卻不能在麗身上得着要領，然而也自以爲得意的走了。

而且有兩次還有人當面嘲諷了他。他忿怒得直想去打那侮辱的，但是他什麼動作也沒有，他隱忍了，只裝出一種不自然的笑，彷彿要人知道他也不願也不必同那一些不足道的糊塗人分辯。這是因爲他知道他的地位是很孤單，很孤單。

他開始了一種恐怖的預感。他試着去多做點事，他接連遲回了好幾天，但結局他自認也是失敗。於是他不知所可的常常煩悶起來。他想起他們剛住在一塊的時日，是多麼快樂的時日，因爲他忘記了他的工作。因此他常常達撓一點她的禁

止，多喝幾杯酒。他常常感傷的抱着她喊道：「我要我們離開這世界纔好。我們去學魯濱孫飄流在無人的島上去吧！」

她呢，還只是天真的附和着他。

夜深了，她枕在他手臂上睡得很酣適。他只望着她，更深的看出她的美，他們的生命的諧和。他痛苦的想那將要來到的恐怕。他能嗎，能抱起麗嘉飛去嗎？但是他也不能離開麗嘉。他想起他會有過的掙扎，他是願在這女人手中跑掉的，但是他只痛苦，卻並沒跑掉。只怪她，後來又找着他。然而他又打了他自己，爲什麼會有這思想？麗嘉只是太對他好了，給與他無上的快樂的享受。他想了許多，總想不出一個好的法子。他不能像從前與世利亞的情形，那時他是沒有覺得愛情和工作的衝突的。而麗嘉呢，起始的時候，就使他不敢接近，因爲他不知覺間，便預感着這是不調協他的。但是這豈能怪她嗎？她沒有一次有妨害他工作的動機。雖說她捨不得他，她怕那分離的痛苦，但是她是不會要求他留在家裏的。

那麼，這衝突是並不在麗嘉或工作，只是在他自己。於是他來反省他自己了。他在自己身上看出兩種個性和兩重人格來！一種呢，是他在他父母那裏得來的，從那一生潦倒落拓的多感的父親，和那熱情，輕躁以至於自殺的母親，便使他們聰明的兒子在很早便有了對一切生活的懷疑和空虛。因此他接近了藝術，他無聊賴的以流浪和極端感傷虛度了他的青春。若是他能繼續弄舞文墨，他是有成就的。不幸，那新的巨大的波濤，洶湧的來將他捲入漩渦了，他經受了許多久的沖積，他纔找到了他的指南針，從此他有了研究社會主義的趣味。他跑到那北方的寒國，那蘇俄，他更堅定了他的意志。他是完全換了一個人。他耐苦，然而卻是極安心的做了三年工作。他又回國來。他用他明確的頭腦和簡切的言語，和那永遠像機器一般的有力，又永久的鼓着精神幹起事來。他得了無數的忠實的同志的信仰。但是，唉，他又遇着麗嘉了！這熱情的，有魔力的女人，只要用一隻眼便又將他已死去的那部分，又喊醒了，且更發展得可怕。他現在是無力抗拒，這個

人的精神的奔潰。他看清了他自己，他也看清了一切。但是他還是不能判斷他對那方的投降。他太愛她了，他不准自己有對於她一點不忠實。他在萬般無奈時，他只有又竭力忘去這些可怕的，完全是他好爲幻覺的憧憬。他狂亂的去吻她全身，這樣他便又可完全沒潤在愛情中，而不煩惱了。

於是他又請了幾天假。麗嘉雖不慍息，卻也不反對的。她以爲這是她的幸福。他又預支了一些薪水。他還常常帶她到電影院去，或是飲食館去。他無節制的，又不思慮的渡過了一些時候，一些像是酗酒者般的醉在愛情中的一些難忘的快活時日。

六

麗嘉本是很喜歡看電影的。現在有韋護伴着，她自然更樂意。她愛許多漂亮

的明星，她更愛那些能表現出熱的和迷人的一些。章護則說都不如她，若是她能現身在銀幕上，那世間所有男子都會在他們的情人身上找出缺陷來。她常常從電影上學來許多可愛的動作來戲弄他。他便更迷亂起來。她也愛吃一點好味的東西。她更喜歡在溫暖的房子裏，將身子烤得熱熱的，又去跑在冷空氣中呼吸，那涼颯的風，輕輕的打擊着熱的，嫩的，膩的臉頰，是有說不出一種微癢的舒服。

章護呢，要他不去辦事，不去上課，不和那些難合的人在一塊，他都是快樂而驕傲的。慢慢的，他竟有點怕到那些地方去了。每去一次，便愈覺得人人都是在冷淡他了，懷疑他了，竟至鄙視他了。而那難處置的問題便又要來擾攪他一次。他未必要爲這些將他的一點生命的甘露棄置去？他苦苦的避開這些。他想，讓那自然的命運來支配我以後的時日吧。現在，且顧現在。但是到最後有幾次，他真不能忍受他的被人歧視的態度了，他彷彿覺得人人在他背後，說他的名字，

而搖頭，而微嘴，他很想自動辭脫他一切的職務，他願退身出來。他離開這裏，去到無人認識的地方去插田也好，做小買賣也好，甚或乞丐也好。而且他做出，種閒談的樣子，對麗嘉說過：

「假使我們或者有一天不能不離開這裏，而迫着到鄉下去生活的時候，你覺得怎樣呢？」

她毫不思慮的率直的回答：

「那正好呢。那時候，你便仍然穿起你藍粗布短衣，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你穿的那件。你的頭髮長了起來，鬚鬚也不剃了。你一定變得更好看：而且強壯。我呢，我也做一件藍布衣穿，我最歡喜赤着腳在草地上走。我幼小時常那麼頑皮的走過。我會做許多事。頂好我們得一個小的乾淨的茅屋。我們像一切鄉下好農人生活起來。但是夜了，我們仍然可以在我們的小的搖搖不定的燭光下來讀起詩來，那時你一定還可以做些好詩的。」

他未免苦笑起來，他還問道：

「若是連一個小茅屋也沒有，要四處去討呢。」

她對他斜睨望一眼；意思是說：「你怎麼說一些無意思的話。」但她仍然答應他了。她覺得即使是這樣，也仍然有趣味的。於是她笑着說道：

「那不更好玩嗎？我可以不要你操有點心思。我能在各種人面前想出各種方法去使他們破鈔的。什麼地方都可以混過一宵，或是那些小山羊的欄前，或是那稻草堆上。你大約不會知道的，那乾的稻草的香氣，躺在那上面，比這鵝絨還舒服呢。」

於是她躺在牀上滾了起來。她將那牀看成稻草堆了。

他也常常爲她的這無愛的氣質鼓動了好些幻想，他知道無論他走到什麼地方她不會丟棄他，而她一定比他更適宜那些新的環境。因爲她是單純，她唯一的只知有愛情。只是他，他雖說幻想了許多，然而他卻不能得一個最後的決斷。那一

切都是行不通的，因為他不能磨去他原來的信仰，他已不能真真的做到只有麗嘉而不過問其牠的了。唉，若是在以前，當他驚服和驕恃自己的才情的時候，便得遇着麗嘉，那是一無遺恨和阻隔的了。而現在呢，他在他的比生命還堅實的意志裏，滲入是一些別的東西，這是與他的原來的個性不相調和的，也就是與麗嘉的愛情不相調和的。他怠惰了，他逸樂了，他對他的信仰，已有了不可饒恕的不忠實，而他對麗嘉呢，也一樣的不忠實了。他想，與其這麼強做快樂去驅她，是寧肯將一切均向她吐實。他又想，若是不能放棄工作而撇開她時，使她去嘗試那失戀的苦，是無寧有一天自己死去，來讓她哀哭的。那樣她是不會對愛情生懷疑，對韋護生懷疑，她仍然還可以保存一顆完美的心，雖說失了他。假如他，他走了，雖仍是同樣的失了他，然而，那情景，是多麼不堪設想呵！她無論如何是承受不住的。他在自己也感到無力能拔起自己的時候，他便又要在麗嘉處找救援。他曾誠懇的問看她：

「你不是很討厭康敏尼斯特嗎？爲什麼你又愛我？」
她也誠懇的答應他：

「那是你誤解了。我固然也曾有過一點莫明其妙的反感，那只是我那時受了一點別的影響。還有，也因爲你們那些同志太不使人愛了。你不知道，他們彷彿懂了一點社會的學問，和能說幾個異樣的名詞，他們也就變成只有名詞了。而且那麼糊塗的自大着。是的，我曾喜歡過一些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但是他們太荒謬和自私了。我很失望。他們還寫信給我，是寄到珊珊那裏的，滿紙只是些任請的謾罵，他們以爲我只該愛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甚或是虛無主義者。但是我卻只愛你，韋護！而且敬重你！我還敬重一個人，便是孫九先生，他純粹是一個理智的人，卻並不是無感情的人。我只欽佩他，卻永不會愛他。他好像是一個仁慈的老人似的。而你呢，你一切都完全！」

他又請她憑她的愛情說一點她對於他的工作的態度。他希望她會說一點她的

不滿意，她會強制的要他脫離那些。她是好勝的人，她一定可以將他搶過來的。

但是她只詫異的說：

「你懷疑我嗎？我沒有一點什麼意思呀！雖說我不能同你分離得太久，然而那並不是我的愛情的矜誇。你不是也這麼感到麼？而且我並不希望你因我而棄置你的工作，我知道，你並不像我呢。唉，韋護！我感覺到呢，你常常在請了假後，你又不安呢。以後，我不准你再請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麼？」

她微微有點不高興起來。

於是他又去哄她玩，他說：

「唉！我的嘉！怎麼你會這麼多心？你不知道我是毫沒有別的意思，只怕我的愛會有一絲一忽在我身上感到不滿嗎？你看，你若還生我的氣，我怎麼好呢？」

他是裝得太好了，所以總容易騙過她。她還是快樂的，而他則真是一切都失

敗了。假使她要帶起他走，那就好了。

因此他仍陷在苦惱中。

七

可是時間一天一天的緊迫起來了。學校已快放假，他到底還是辭了這事，還是繼續下去。而且，他知道不滿意他的人太多了。若是他現在願退了出來，或是無通知之必要的他就走了，那至少在一部分人看來，是值得惋惜的事，因為他是太不忠實了。即使他有了勇氣，他願減少了這一面不光榮的負咎，那他以後就得到了安慰嗎？是的，他是有麗嘉，他爲愛而犧牲了事業，並不爲名爲利的事業。他仍然是可以驕傲而生存着的。只是真的他們能跑到一個無人的島上麼，他們能恢復到簡單的農人的生活麼？這不只是要生活簡單，而是全靠他們有簡單的

精神的。所以雖說他曾算過他最近還可以得到的經費的全部，這是能夠兩人跑到什麼沒有人認識的小縣城裏或這鄉下，可以無事的，專靠極低的糧食，和愛程度過一年以上的。但是無論他計算是是若何週密，連他自己也彷彿瞭然這只是想騙過自己，以安慰自己之對待麗嘉是無所抱愧的那麼愛的深切。實際他卻不能這麼做，且可怕的想到若是麗嘉能不愛他，能丟棄他，則他總可以被釋放了。總可以照舊努力了。

於是有一次，他將性子變得很無理，很粗野的，為一點小到可憐的事上，他咒罵了她沒有說一句話，只用着憐憫的眼光望着他，最後她說：

「我觸怒了你嗎？我相信你不會介意我的。那麼，一定是有別的人或別的事使你煩惱了。那，章護，你不可以告訴給我聽嗎？」

一些眼淚便模糊了那雙巨大的迷人的眼睛。而他。他忍不住大哭起來。他跪在她膝前像一個懺悔的教徒。她又說：

「一定的，你有些什麼，韋護！你說呀！」

他抱緊她的腰肢，一任他眼淚塗污她的新衣，他神經質的哭道：

「是的，我有的，我有的……」

然而他清醒了，他用那男性特有的茹苦的忍耐，他不願說出來，他改正道：

「是的，我有的這不可饒恕的壞脾氣呵！我愛的：忘掉這可怕的記憶吧！我並不是真的對你這麼壞的！你能饒恕我麼？我的愛嘉？」

「沒有饒恕存在的，韋護！我只愛你！」

這一幕短短的悲喜劇，更證明了他的失望。他又開始振作，只是越振作，就越感到內心的衝突，就越痛苦。而這時，那最使他能給以相當敬重的陳實同志，給了他一個警告的暗示。他離了家，在那冬天的無人跡的公園裏，苦思了一個下午。他知道這是最後的一刻了，他不能再延緩。於是在一個長的激烈的爭鬪之後，那一些美的，愛情的，溫柔的夢幻與希望，與享受，均破滅了。而那曾有過

一種意志的刻苦和前進，又在他全身洶湧着。他看見前途比血還耀目的燦爛着。他走到他辦事的地方，答應了他們的委派，他要到廣東去。

他再回到麗嘉的面前時，他是已有鐵的意志的決斷的。唉，只這女人太可憐了。她還在無感覺的沈醉在愛情中，當她去撫着他的瘦胸和那砰砰跳着的心時。雖然，他也不免偶爾又起了猶疑。只是他認清了這局面之不可再延長，這不特害了他，而於嘉麗也決不是有益的。他在第三天上，選到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便是珊瑚也在這裏的時候，他硬起心腸，他向麗嘉的全身作了一個最後的長久的深切的觀望。於是他穿起大衣，說是要出外打一個轉。他用力吻了她嘴唇。便握着珊瑚的手說：

「可感謝的，朋友！你且留在這兒吧，請一直等到我再回來。」

聲音有點哽咽了。手微微抖顫着，於是珊瑚也不覺的在心裏抖顫了一下，她駭得直着聲音說：

『不，我不能等你的。你還是留着吧！』
但是他早已鬆脫手跑走了。

在樓下他還佇立了一會，聽到樓上沒有一點聲響，於是他纔闊步的向外走去，眼淚不覺的流滿臉上。呵！這不可再得的生命的甜蜜啊！

兩個女人都不安的坐在火爐邊，那會充滿了歡樂的火爐邊，等了好久，而且夜也來臨了。麗嘉不快的像是自語的說：

『怎麼還不回來呢？』

『我覺得他彷彿有點難過似的。爲什麼呢？』

『你也覺得嗎？我常常都覺得呢。但是他沒有向我說一句，他只反覆說他是愛我，唉，珊，你說他會永遠愛我嗎？我很怕呢。』

珊珊不知怎麼回答纔好，她只好竭力安慰了她朋友。她說了一些別的故事。然而十一點了，章護還是沒有回來。麗嘉焦急起來，她要在夜暗中去尋找她

的愛。卻被珊瑚阻住了。她說：

「若是你跑走了，他回來又怎麼辦呢？」

於是她們又耐心的等到一點半。樓下這時有人在大門口按鈴。麗嘉跳起來嚷道：

「一定是韋護！」

兩人都走到走廊上去，麗嘉向着下面的黑暗的大門，大聲的問，歡喜得聲音都變得有點抖顫了：

「是誰？韋護嗎？」

聽差走出來在開門，也同時在問：「是誰？」

「是送信來的，韋先生有一封信送給樓上的小姐。」

麗嘉駭得不知所可的望着珊瑚，喃喃的喊着奇怪。

她再跳到樓梯口時，聽差給了她一封厚的信，她發昏的跑回房裏扯去那信

信是這麼的寫着：

「麗嘉！准章護再這麼一次來喊你的名字吧！唉！我這不可饒赦的人！現在呢，我是在殘酷的撞起這可怕的鐘，而且像霹靂一般的來喊給我愛聽：章護是走了！永遠的走了！永不再回！」

唉！我心痛的勞人呵！你不會驚詫嗎，當你看到這封信。而且我哀求你莫哭吧，章護值不得你這麼的深愛呢。然而我希望你聽我解釋幾句。

說我還愛你嗎，這只是使你更其生恨的。因為我是這麼無情的負心的丟棄你走了。唉！我的小嘉！你可以罵我的，而且你該咒罵我的。你說我騙了你，騙了

你純潔的愛吧！但是，章護呢，章護之自責是超過了宇宙間所有的咀咒的。只是無論怎樣，他自己卻知道，他不能不承認他是永遠愛他的小嘉的。

但是事實是這樣，一切旁人對於章護的惡意的批評，都成了確評了！章護又有了流氓的行爲。又欺騙了女人。而你所最恐怕的，也便如斯之快的來摧殘你那純真的性靈了。不過章護卻感到他的小嘉長有對他的寬容，所以他要說一點他近來的莫大的苦悶：

我相信你是會比其他一切人都能了解我的。當你聽了我述完我幼時的困苦，和我母親自殺之後，你抱着我爲我過去嚶嚶啜泣的時候，你便應知道我是得了，種怎麼樣的天秉啊！是一種完全神費質的對一切都起着幻滅之感的人。若果，在那時，我能得到一點愛，即使只有你所給我的百分之一，我一定也滿足了我的夢想，我一定能永遠睡在愛情的懷中嘔歌一世，可是你是知道的，我卻在未得愛情以前，接受了另一種人生觀念的鐵律，這將我全盤變了，這我所同你講過的我三

年的冷靜的勞苦生活可爲證！但能咀咒誰呢，我竟遇着了你，我喊醒了你曾有過的，和未敢夢想的一切熱求。於是爭鬥便開始了。一面是站在我不可動搖的工作上，一面是站在我生命的自然須要上。我苦鬥了好些時，我留下一束詩作爲紀念。但是太不幸了，（真是你的不幸）你爲什麼愛我呢？我一看到我是有希望你聽我說一句話的時候，我便發狂也似的覺得有傾倒在你面前之必要了。於是愛情戰勝了！這要感謝你，呵，多麼甜蜜的時日呵！我們是享有過的。只是太短促了。不久這爭鬥便又開始，而錯誤（果若有錯誤）卻也應有一部分歸咎於你的。假如當我猶疑而有希冀於你的決斷的時候，只要你一種動作，我便可以完全是你的了。多麼可惜呵，你沒有看出我的怯懦來。你沒有一絲一毫想從我工作上取得勝利。於是終究造成了我們的愛情的不可彌補的缺憾，這分離的慘劇！所以我要說，章護終究是物質的，也可以說是市儈的，他將愛情褻瀆了，他值不得麗嘉的深愛呵！

現在我走了！就在明天清晨我會到廣東去，也許不久還要轉來，也許……總之，麗嘉！卻永不會回到你的懷裏了。

而你呢，你不必傷心！我再三說這是不值得的。你應該去找一條你應走的人生大道。而且，你是那麼聰明，只要你稍微刻苦一點，一切在你都不是難題呵！我現在只有一點遺恨，我悔沒有在這三月之中給你一點俄文的基礎，使你還能去讀我所讀過的那些詩句。然而這也是多麼可笑的遺憾呵！

一切都不必多說了，因為這只能給你以更多的紛擾。你可以忘去我的！而我呢，雖說是離你而走了：但即使是當鎗彈打倒我時，我也可以感到充實，因為我是愛你的呵！

最後，我的那些書籍，我很想送給你（我永不看了）。那些時，還有我過去的日記，則均隨你處置，焚去亦是幸事。房租是多交了三個月，最好你能繼續住下去，因為這可以作為我想像你之根據，雖說我是希望我能忘掉你一點的。

好！不再說了！最後再喊你一次吧：我愛的麗嘉！而且准我再向你的眼，
唇，一切……作一次最後的想像吧！

好……

你愛的章護給與你的唯一的信。」

麗嘉幾乎昏過去了。只見這可怕的字組織成一些可怕的句，而竟成了，切不可的印象，她瘋狂的叫道：

「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我要追他去！我要追他去！」

她跳着衝去，卻被珊瑚擋住了。珊瑚得不到一點方法，她看了那信，她知道不切已不可挽回了。然而她卻不能不守着她朋友，她很希望得一點什麼強暴的力，將這可憐的人麻醉去，免得看這慘劇，她抱着她朋友說道：

「鎮靜一點吧！強一點吧！既然他能離開你而生活，那你爲什麼一定要地伴着你呢？而且，他還是說他還愛你呢！縱使他以後會忘掉你，但是他卻那麼熱烈的愛過你呀，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嘉！你平和點吧！我們再一同好好生活吧！」

韋護是決心走了，我看找他恐怕也找不回来了。我們還是要來盤算我們自己的事！

於是麗嘉失望的痛哭起來。一切韋護的聲音和神態都分明的顯現在她眼前，但是都多麼的遼遠了呵！她不聽珊瑚的勸告，她只固執的在牀上滾着，大聲的沉痛的哭着，她不知喊了章護多少聲，不知是恨，還是愛的不斷的叫着那動人傷心的名字。她還是嚷着要去追他回來。即使再見一次也好，因為她想起了許多還未曾，又必須要向他說的話。

可是這時天已在發亮了。一切的市聲已轟起，她幻覺的又明晰的看見那向海中走去的船，而韋護便用着蒼白的臉色，向着海的這方。於是他又哭起來。她遞過一隻手去給抱着她的珊瑚，無力的說：

「唉，什麼愛情！一切都過去了！好，我現在一切都聽憑你。我們好好做點事業出來吧！只是我要慢慢的來撐持呵！唉！我這顆糜亂的心！」

